

脩書目

原學第一

訂孔第二

儒墨第三

儒道第四

儒法第五

儒俠第六

附上武論
徵張良事

儒兵第七

學變第八

學盡第九

王學第十

顏學第十一

清儒第十二

脩書目

學隱第十三

訂實知第十四

通識第十五

原人第十六

序種姓上第十七

序種姓下第十八

原變第十九

族制第二十附詳由即答錄說

民數第二十一

封禪第二十二

河圖第二十三

方言第二十四

訂文第二十五附正名
禮義

-
- 述圖第二十六
公言第二十七
平等難第二十八
明獨第二十九
冥契第三十
通法第三十一
官統上第三十二
官統中第三十三
官統下第三十四
商鞅第三十五
正葛第三十六
刑官第三十七
定律第三十八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明農第四十

禁煙草第四十一

定版籍第四十二

制幣第四十三

弭兵難第四十四

經武第四十五

議學第四十六

原教上第四十七

原教下第四十八

爭教第四十九

憂教第五十

訂禮俗第五十一

辨樂第五十二

相宅第五十三

地治第五十四

消極第五十五

尊史第五十六

徵七畧第五十七

哀焚書第五十八

哀清史第五十九

附中國通史略例

襍志第六十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顏錢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魏湯李

解辮髮第六十三

叙曰。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郤曲。廢不中權。迷鞠迫言。劣自完於皇漢。元和二千七百四

圖書目

十一年章炳麟錄

原學第一

牖書一

視天之鬱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希臘言。海中有都城曰韋葢。海大神洵斯頓常馳白馬水上而爲波瀾。宗教學中國亦云。此非賓海者弗能慮造。

是也。伯禹得龜文。謂之九疇。惟印度亦曰。鴻水作。韋斯峯化魚。視摩拏以曆史。寔曰魚富蘭那。二讖之迹。國有大川而饋餉其誣。寒冰之地言齊簫。暑溼之地言舒綽。瀛隴之地言恢詭。

感也。故正名隆禮興於趙。竝耕自楚。九州五勝怪迂之變在齊稷下。地齊然也。七雄構爭。故宋鈞尹文。始言別宥。以聊合驪。以調海內。雅典共和之政衰。貴族執政。而道益敗。故柏拉圖

欲辨三階。以哲學者操主權。德在智。其次軍士。德在勇。其次農工商。德在節制。柏拉圖生於貴族素賤平民主義

義至是又懲實族主義故構此理想政體周室壞。鄭國亂。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歸於厭世。御風而行。

以近神仙。希臘之末。甘食好樂。而俗淫湎。故斯多葛家。務爲艱苦。作自裁論。冀脫離塵垢。死而宴樂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倍根性貪墨。爲法官以賄敗。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

大冥而倡利己路。索穿窬脫縱。百物無所約制。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極自由。莊周曰。封侯與治統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夫地齊阻於不通之世。一術足以杙量其國。

民。九隅既達。民得以游觀會同。斯地齊微矣。材性者。率特異不過一二人。其神智苟上闕青
天。違其時則與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爲術者。多觀省社會。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訂孔第二

廬書二

遠藤隆吉曰。孔子之出於支那。實支那之禍本也。夫差第詔武。制爲邦者四代。非守舊也。處
於人表。至巖高。後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義。若有刑戮。則守舊自此始。故更八十
世而無進取者。咎在於孔氏。禍本成。其胙盡矣。遠藤氏支那哲學史章炳麟曰。凡說人事。固不當以祿胙
應塞。惟孔氏聞望之過情有故。曰。六藝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
女商事巍君也。衡說之以詩書禮樂。從說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書也。故知女商爲道家。異時老墨諸公。
不降志於刪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復出。則關軸自持於孔氏。諸子郤走。職矣。論語
者晡昧。三朝記與諸告飭通論。多自觸擊也。下比孟軻。博習故事則賢。而知德少歛矣。苟卿
以積僞俟化治身。以隆禮合羣治天下。不過三代。以絕殊瑰。不貳後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禮
穿綴。故科條皆務進取而無自斂。荀子王制上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下言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二義亦非自反雅聲舊文舊器三代所用人間習識若有用五帝之音樂服器於今以爲新異者則必毀廢。故傳注曰。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其正名也。世方諸仞識論之名學。

而以爲在瑣格拉底亞歷斯大德間。桑木嚴翼說由斯道也。雖百里而民獻比肩可也。其視孔氏。

長幼斷可識矣。夫孟荀道術皆踊絕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比。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化。才與道術本各異出。而流俗多視是崇墮之。近世王守仁之名其學亦席功伐已。曾國藩

至微末。以橫行爲戎首。故士大夫信任其言。貴於符節章璽。況於孔氏。尙有踊者。孟軻則躡

矣。雖荀卿卻走亦職也。荀卿學過孔子尙稱頌以爲本師此則如釋迦初教本近灰滅及馬鳴龍樹特弘大乘之風而猶以釋迦爲本師也夫自東周之季。以至禹

連山息。汨作廢。九共絕。墨子支之。祇以自頤。老聃喪其徵藏。而法守亡。五曹無施。惟荀卿奄

於先師。不用名辯壞。故言殺。進取失。故業墮。則其虛譽奪實。以至是也。雖然。孔氏古良史也。

輔以北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斗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畧。孔子死。名實足以侏者。

漢之劉歆。

白河次郎曰。從橫家持君主政體。所謂壓制主義也。老莊派持民主政體。所謂自由主義

也。孔氏旁皇二者間。以合意干繫爲名。以權力干繫爲實。此儒術所以能爲姦雄利器。使

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不如從橫家明言壓制也。案所謂旁皇二者間者。本老氏之術。儒

者效之。猶不若范蠡張良爲甚。莊周則於馬蹠陸篋諸論。特發老氏之覆。老莊之爲一家。

亦猶輸墨皆爲藝士。其攻守則正相反。二子亦不可並論也。故今不以利器之說歸曲孔氏。餘見儒道篇。

儒墨第三

虺書三

春秋孝經。皆變周之文。從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不法其意而法其度。雖知三統。不足以爲政。鑿於王度者。非樂爲大。彼苦身勞形。以憂天下。以若自穀。終以自墮者。亦非樂爲大。何者。喜怒哀殺之氣。作之者。聲也。故渾然擊鼓。士愾怒矣。鎗然撞鐸。于繼以吹簫。而人人知慘悼。儒者之頌舞。熊經。螻攫。以廉制其筋骨。使行不愆。步戰不愆。伐惟以樂倡之。故人樂習也。無樂則無舞。無舞則鬻弱多疾。疫不能處。懼頽將使苦身勞形。以憂天下。是何以異於騰駕塞驢。而責其登大行之阪矣。嗟乎。鉅子之傳。至秦漢間而斬。非其道之不逮申韓商慎。惟不自爲計。故距之百年而墮。夫文始五行之舞。遭秦未滅。今五經猶可見。樂書獨亡。其亦昉於六國之季。墨者昌言號呼。以非樂。雖儒者亦鮮誦習焉。故灰燼之餘。雖有竇公制氏。而不能記其尺札也。烏虺。佚翟之禍。至自樊以樊人。斯亦酷矣。詆其兼愛。而謂之無父。則未流之曠言。有以取譏於君子。顧非其本也。張載之言曰。凡天下疲癯殘疾。鰥寡惇獨。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唐渠知墨氏兼愛之旨。將不一理而殊分乎。夫墨家宗祀嚴父以孝視天下。孰曰無父。詳孝經本夏法說此不具疏至於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始於禹。禹之世。奔命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報政。曰。革其故俗。喪三年乃除。大公反之。五月而報政。然則短喪之制。前倡於禹。後繼踵於尙父。惟晏嬰鑄之。廬杖衰麻。皆過其職。墨子以短喪法禹。於晏嬰則師其職。而未能師其居喪。斯已左矣。雖然。以短喪言。則禹與大公。皆有咎。奚獨墨翟。以蔽罪於兼愛。謂之無父。君子重言之。又案水經淇水注論語比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 觀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尋朝歌回車本墨子事而論語識以爲顏淵此六國儒者從墨非樂之語也。至於古樂亦多怪迂誠有宜簡汰者。然樂則必無可廢之義。

儒道第四

植書四

學者謂黃老足以治天下。莊氏足以亂天下。夫莊周憤世湛濁。已不勝其怨。而託危言以自解。因以彌論萬物之聚散。出於治亂。莫得其耦矣。其於興廢也何庸。老氏之清靜。效用於漢。然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所以制人者。雖范蠡文種。不陰鷲於此矣。故吾謂儒與道辨。當先其陰熱。而後其清靜。韓嬰有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國可恥。儒道之辨。其揚摧在此耳。然自伊尹大公。有撥亂之才。未嘗不以道家言爲急。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 迹其行

事。與湯文王異術。而鈎距之用爲多。今可觀者。猶在逸周書。老聃爲柱下史。多識故事。約金版六弢之旨。箚五千言。以爲後世陰謀者法。其治天下同。其術甚異於儒者矣。故周公詆齊國之政。而仲尼不稱伊呂。抑有由也。且夫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爲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爲田常。漢高祖得木不求贏。財帛婦女不私取。其始與之而終以取之。比於誘人以詩禮者。其廟筭已多。夫不幸汗下以至於盜。而道猶勝於儒。然則憤鳴之夫。有訟言僞儒。無訟言僞道。固其所也。雖然。是亦可謂防竊鈎而逸大盜者也。

儒法第五

卮書五

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箚書八十六篇。而七略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不害主權術。見韓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襍伯。惡足與語治。嘗試告以國僑諸葛亮。而誦祝冀爲其後世。億未知僑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其術亦無以異於管仲申商也。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於周官。而董仲舒之淺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厭酷於刑。而厭歧於律。漢文帝時。三族法猶在。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於輿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

殺人一竊。箠數令。一傷人。箠數令。大辟之獄。差以米。則令誅。自以爲矜。春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於律。則下遁於情。而州縣疲於簿書之事。日避吏議。媿媿不暇給。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獄。則寧過而賈之。其極。上下相蒙。以究於廢弛。是故德意雖深。姦宄瘡。因以暴恣。今日是也。仲舒之浸事比。援附經讖。有事則有例。比於鄜侯九章。其文已宥。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箠之簡牘。拭之木觚。以教張湯。使一事而進還於二律。後之廷尉。利其生死異比。得以因緣爲市。然後棄表。淳之明。而從繆游之蕩。悲夫。儒之蓋也。法之樊也。吾觀古爲法者。商鞅無科條。管仲無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律不亟見。奚有於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烏虐。此可謂儒法之君矣。

儒俠第六

脗書六

漆雕氏之儒廢。而閭里有游俠。韓非顯學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自逃行曲則違於賊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是漆雕氏最與游俠相近也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豈惟儒家擯之。八家亦竝擯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俠士無足屬。侯生之完趙也。北郭子之白晏嬰也。見呂氏士節篇自淩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視聶政。則擊刺之萌而已矣。且儒者之義。有過於殺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過於除國之大害。扞國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

荀卿以爲輔。信陵君。矯節者也。荀卿以爲拂。見荀子臣道篇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者。其稱名有異於儒焉耳。大俠不世出。而擊刺之萌興。雖然。古之學者。讀書擊劍。業成而武節立。是以司馬相如能論荆軻。藝文志。襍家。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天下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佗藉交報仇。爲國民發憤。有爲鷓臬於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得志。當世之平。刺客則可絕乎。文明之國。刑輕而姦諛恒不蔽其辜。非手殺人。未有考竟者也。康回滔天。之在位。賊元元。無筭其事。陰沈法律。不得行其罰。議官者。廛而去之。雖去。其憫黨衆。謹於井里。猶疑疑沮事。當是時。非刺客而鉅姦不息。明矣。故擊刺者。當亂世則輔民。當治世則輔法。治世知其輔法。而法獯誅於刺客。何也。訓曰。大臣能厚蓄積者。必浚民以得之。如子孫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本唐書盧坦傳。載坦語。彼攻盜亦掇取於不道矣。法則無赦。何者。盜與刺客。冒法抵禁者衆。則輔法者不得獨貫以生。哲王者知其裨補於政令。而陰作其氣。道之以義方。已矣。今之世。資於孔氏之言者寡也。資之莫若十五儒。雖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鸞蟲攫搏不程勇者。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獨儒行記十五儒皆剛毅特立者。竊以孔書記博難

得要領今之教者宜專取儒行一篇亦猶古人專授教經也

附上武論徵張良事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自上擊之。淮陰武王韓信也。漢世諸王誅死者亦有諡。燕刺王是其比矣。言自上擊之者。即僞游雲夢事。古史文不甚明瞭耳。張良居

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墜被髮。敢輜車排戶曰。案說文。敢。使也。從支。取省聲。此

非其字。當是擗之。或字說文。擗。推擗也。從手。非聲。此則從支。非省聲。擗。輜車者。推啓其窗。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

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案反害字。當互。譌時。淮南未反也。淮南則在。淮陰王楚亦在。長安東南視淮南

則在。西矣。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引見御覽三。百九十四。世讀大史公書。言留侯如婦人好女。皆念以為運

謀深婉。不兆於聲色間。觀其簪墜被髮。一何厲也。秦漢間游俠之風未墮。良又素習於椎

擊者。下邳受書而後。優游道術以自持。忍也。而輕俠蹈厲之氣。遇亟則亦顯暴。固與諸葛

亮謝安之徒異矣。武德衰。學士慕良。樂聞其濶緩寧靖。其材性則莫之崇法也。是故登為

大帥。而不任舉一佩刀。謀於軒較之下。目可瞻馬。

儒兵第七

墟書七

甚矣陰符經之繆也。其言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以為殺機之蟄。必至

是而後起也。夫機之在心也。疾視作色。無往而非殺。無殺而非兵。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

民之有威力。性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豈必至於折天柱絕地維哉。儒者曰。我善禦寇。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用師。莫我勝也。君子曰。田儼其一曰。我善禦敵。仰屋以思。爲兵法百言。雖以不教民戰。可也。君子曰。黠而愚。隅差智。故而駮。夫治兵之道。莫徑治氣。以白挺遇刃。十不當二。以刃遇火器。十不當一。以火器遇火器。氣不治。百不當一。治氣者。雖孟荀與穰苴。猶是術也。有本有末而已矣。末而末者。可以擇其本。故蹴鞠列於技巧。漢魏文志鞠二十五篇。碁勢皇博列於術藝。隋經籍志兵家有碁勢四卷。皇博法一卷。案今德意志教陸軍有兵碁其來遠矣不知者以爲娛戲也。其知者以爲民性有兵。不能且且而用於寇。故小作其殺機。以鼓其氣。與儒者之鄉射。其練民氣則同。雖孟荀與穰苴。猶是術也。此兵之本也。若夫臨敵之道。則有矣。方機動時。其疾若括鏃。非先治氣。則機不可赴。赴機以先人。而人失其長技矣。故曰。智者善度。巧者善豫。羿死桃楸。不給射。慶忌死劍。不給搏。王守仁知氣。此所以成勝。

學變第八

廋書八

漢晉閒。學術則五變。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教皇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苟得利祿。而不識遠畧。故楊雄變之以法言。法言持論至剴易。在諸生閒。陵矣。王逸因之爲正部。

論。以法言。襍錯無主。然已亦無高論。正部論元書已亡諸書援引猶見大略下論亡書準此顧猥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

之玉杯。魏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擬違其倫類。蓋忿狷之亢辭也。華言積而不足以

昭事理。故王充始變其術。曰。夫筆箸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

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也。作爲論衡。趣以正虛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擿。不

避孔氏。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爲蠶芒。摧陷而無樞要。足以

持守。斯所謂煩瑣哲學者。惟內心之不充。類故言辯而無繼。充稱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於

新論。定賢篇新論今亡。則桓王之學亦絕。或曰。今之漢學。論在名物。不充其文辯。其正虛妄。審

鄉背。近之矣。東京之衰。刑賞無章也。儒不可任。而發憤者變之以法家。王符之爲潛夫論也。

仲長統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論也。皆辨章功實。而深嫉浮淫靡靡。比於五蠹。又惡夫以

寬緩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廣。上視楊雄諸家。牽制儒術。奢濶無施。而三子閎達矣。法

家之教。任賢考功。期於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緯作焉。亂國學者。盛

容服而飾辯說。以貳人主之心。修譽不誅。害在詞主。二語即阮子正論之言見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論作焉。自漢

季以至吳魏。法家大行。而鍾繇陳羣諸葛亮之倫。皆以其道見諸行事。治法爲章。然濶疏者

苟務修古。亦欲以是悻其佚蕩。故魏衰而說變。當魏武任法時。孔融已不平於酒幾。又箸論駁肉刑。及魏杜恕。倜儻任意。蓋孟軻之徒也。凡法家以爲人性伎驕。難與爲善。非制之以禮。威之以刑。不肅。故魏世議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惟杜恕慕聞之。而云已得此輩。當乘桴蹈倉海。不能自諧在其間也。魏志杜恕傳注引杜恕新書恕爲興性論。其書不傳。推校之。則爲主性善者。其作體論。自謂疏情飽食。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引見意林五荀卿所謂順情性而不事禮義積僞者也。蓋自魏武審正名法。鍾陳輔之。操下至嚴。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厭檢括苛碎久矣。執激而遷。終以循天性簡小節相上。固其道也。會在易代興廢之間。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陽狂遠人。禮法浸微。則持論又變其始。稽康阮籍之倫。極於非堯舜薄湯武。載其厭世。至導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莊。玄言自此作矣。魏晉間言神仙者皆出於其遺放獨葛洪篤信丹藥而深疾老莊惡放棄禮法者如仇讎觀抱朴外篇疾謬詰馳其大旨在是矣蓋吳士未遭禪讓無所忿恚故論多守文及其惑於仙道根諸天性亦視憤世長往者爲甚也凡此五變。各從其世。雲起海水。一東一西。一南一北。觸高岡。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於草昧。而最下矣。然箸書莫易以確說。援比諸家。故季漢而降。其流不絕。漢時周生烈已爲要論。其後蔣濟作萬機論。譙周作法訓。顧譚作新語。陸景作典語。杜夷作幽求新書。楊泉作物理論。秦書唐

溺之徒。皆有論筭。或稱襍家。或緣儒老。上者稍見行事興壞。其次乃以華言相耀。惟有悅徐榘爲愈。申鑑溫溫。懷寶自珍。中論樸實理達矣。殷基曰。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榘庶幾也。

學蠱第九

卮書九

宋之餘烈。蠱民之學者。程朱亡咎焉。歐陽修。蘇軾。其孟也。修不通六藝。正義不習。而賸以說經。持之無故。譏議以禦人。辭人也。不辨於名理。比合訓言。反覆其文。自以爲聞道。遭大人。木彊而已。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軾之器。盡於發策。洩科。上便辭。以耀聽者。義之正負。朝莫之間。不皇計也。又飛鉗而善刺也。審語默。以自衛也。不知者。一寧墨藏。其九知不合一也。九合者。不言導人於感忽之間。疑玄之地。以取之。故終身言談無覺。且聽辯之道。甲乙是非。本以筭策校計。少多而斷。優絀斯道。少衰。惟後勝以爲僚。故軾之詰人。嬖以後起。伏擊無間。其得失盈於算數。未也。夫程朱雖未竟。詢眇。猶審已求是。夸不若修。無尋常丈墨檢式。不若軾。修之烈。令嬖已者不學而自高賢。自謂以文辭承統。正體於上。玄駭素王。軾也。使人跌邊而無主。設兩可之辯。杖無窮之辭。遁情以笑。謂道可見端而不覩其尾。謂求學皆若解。

閉者。以不解解之也。孔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恆矣。巫醫尙不可作。況樸學百藪邪。幸有顧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約之。然猶幾不能勝。何者。淫文破典。輯靡者衆。今即誚士人以程朱。輒勃然。以爲侏儒鄙生我矣。誚以修軾。什猶七八。驩舞。校其鄉背之數。學之不講。誰之咎也。易說曰。陰羽之鳴。其子和之。不如翰音。喪其中孚。中孚之喪。不如大風。噫。氣落山。風之噫而山材落也。款言所以爲盡也。嗟乎。赫赫皇漢。博士黯之。自宋以降。彌又晦飾。來者雖賢。衆寡有數矣。不知新聖哲人。持名實以徧詔國民者。將何道也。又不知齊州之學。終已不得齒比於西鄰邪。

世言尊君卑臣。小忠爲教。至程朱始甚。此則未是。唐末說春秋者日衆。要以明其事。君盡諂之義。盛均作仲尼不歷聘解。孫郃作春秋無賢臣論。皆持此旨。宋人張之。亦其勢也。然程朱猶有是非然否之辨。程於婦人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蓋一言以爲不智爾。歐陽則壹任名分。無復枉直可辨。其於孫復。頌美不盡。正以所見翕合故也。朱元晦亦言明復春秋尊王發微。推言治道。癩癩可畏。此則歐陽之餘烈。已流及朱學矣。吾不謂程朱絕無瑕疵。然即小忠爲教一言。其禍首亦非程朱也。

王學第十

廬書十

王守仁南昌桶岡之功。職其才氣過人。而不本於學術。其學術在方策矣。數傳而後。用者徒以濟許。其言則祇益縵簡麤捫。何也。王守仁之立義。至單也。性情之極。意識之微。雖空虛若不可以卷握。其臆理紛。貶人鬻魚網。猶將不足方物。是故古之爲道術者。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莊子天下篇語周官周書。既然管夷吾。韓非猶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後廢絕。言無分域。則中夏之科學衰。況於言性命者。抱蜀一趣。務爲截削。省要卒不得省。而幾曼衍。則數又亡。以施。故校以浮屠諸論。泰西惟心合理之學。說各爲條牒。參伍以變者。蟄之與昭。跛之與完也。夫浮屠不以單說成義。其末流禪宗者爲之。儒者習於禪宗。雖經論亦不欲觀。其卒與禪宗偕爲人鄙。義窶乏而尙辭。固巖質也。嘗試最觀守仁諸說。獨致良知爲自得。其佗皆采自舊聞。工爲集合。而無組織經緯。夫其曰人性無善無惡。此本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惡邪。而類者也。陸克所謂人之精神如白紙者也。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諸程頤。程頤曰。人必真。心了知。始發於行。如人嘗噬於虎。聞虎即神色乍變。其味然。貴人聞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則否。學者真知亦然。若彊合於道。雖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爲順。故燭理明則自樂。行案此即知行合一之說所始。而素者也。徒宋鉞所謂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案以色變為行是即以心之容為心之行也此極直覺之知本能之行耳自此
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雖直覺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徒以事至密切忘其距
離猶敏鏡而聲發幾若聲與敏同起然燭而暗除不見暗為燭所消其實聲浪光浪
亦非不行而至其間固尚有忽微也要之程說已滯於一隅王氏衍之其繆滋甚 其於舊書雅記邪。即言堯

舜如黃金萬鎰。孔子如黃金九千鎰。則變形於孔融者。融為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
 紫磨。猶人之有聖也。御覽八百
 十一引 即言人心亡時而不求樂。雖喪親者。蓄悲則不悵。哭泣擗踊。

所以發舒其哀。且自寧也。則變形於阮籍者。籍為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
 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為樂也。御覽三百
 九十二引 夫其綴

輯故言如此其衆。而世人多震懼之。以為自得。誠自得邪。冥心子思。以成於眇合者。其條支
 必貫其總理。必可以比伍。今讀其書。顧若是無組織經緯。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學。且朱學者。

恒言謂之支離矣。汎濫記志而支離。亦職也。今立義至單。其支離猶自若。悲夫。一。二。三。四。之
 數絕。而中夏之科學衰。故持一說者。傀卓於當年。其弟子無由緣循。條以勝其師。即稍久

而浸朽。敗自古皇漢先民以然。非獨守仁一人也。北震曰王氏自得之義獨致良知一說此固不可推
 究以極其辭何者良知不可言致受致則非良知當
言致可能性爾王氏膠於大學致知之文以是博會說
 既達於論理推究之則愈難通宜其弟子無由恢擴也 抑吾聞之。守仁以良知自貴。不務誦習。乃者觀

其因襲孔阮其文籍已祕逸矣。將鉤沈捃噴以得若說而自諱其讀書邪。夫不讀書以爲學。學不可久。爲是陰務誦習而陽匿藏之。自爾漸染其學者。若黃宗義李紱皆博覽侈觀。劬及短書。然宗義尙往往以良知自文章言不飾。李紱始爲之。

顏學第十一

虛書十一

明之衰。爲程朱者痿弛而不用。爲陸王者奇觚而不恒。誦數冥坐與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顏元返道於地官。以鄉三物者德行藝也。斯之謂格物。案以習行三物爲學無爲傳會格物傳會則格字訓詁終不可通保氏教六

藝者。自吉禮以逮翦要三十六凡目也。更事久。用物多。而魂魄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無不閑習。輔世則小大可用。不用而氣志亦日以槁駟。安用冥求哉。觀其折竹爲刀。以勝劍客。磬控馳射。中六的也。當明室顛覆。東胡入帝。而不仕宦。蓋不忘乎光復者。藉在輓近。則騎而動旂也。故曰勇達德也。又數數疚心於宋氏之亡。儒生耆老。痛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尙武。則義之所激已。然外勅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墮。曲禮自記。言行不欺。晦冥持志。微眇若是。斯所以異於陳亮也。苦形爲藝。以紓民難。其至孝惻愴。至奔走保塞。求亡父北墓以歸。講室列弦匏弓矢。歸樂而不與衆爲黷。斯所以異於墨子也。形性內剛。孚尹翊達。體駿駟而

志齊肅。三代之英。羅馬之彥。不遠矣。獨恨其學在物。物。物。習。之。而槩念。抽。象。之。用。少。其譏。朱
熹曰。道猶琴也。本作詩書猶琴也。與前後文義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於均調節奏之誼。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
其距千里也。卽又有妄人指誼而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均。理性情。通神明。無越於是。誼
果可以爲琴乎。故曰。以書爲道。其距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
調。撫爛其指。弦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協律。是之謂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指從志。音從指。清
濁疾徐有常節。鼓有常度。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
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志與指忘。指與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
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彈。志不會。徒以習誼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
不覩耳不聞。徒以誼爲琴。是指蘄北而談瀛池也。故曰萬里也。錄顏說夫不見其物器而習符
號。符號不可用。然筭術之橫從者數也。數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卽無以跳。匿。何
者。物器叢。絃而數。抽象也。今夫舍誼以學琴。乃冀其中協音律。亦離於抽象。欲織息簡而數
之也。筭者。誼者。書者。皆符號也。中國自六經百家以逮官書。旣不能昭晰如誼。故膠於講讀
者。馳繆於古人而道益遠。非書者不可用。無良書則不可用。今不課其良。不。良。而。課。其。講。讀。

不講讀。即有良書。當一切廢置。邪良書廢而務水火工虞。十世以後。將各持一端以爲教。昔管子明水地。以爲集於天地。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惟佗流士希臘人亦謂宙合皆生於水。海克德斯希臘人明神火。播於百昌。則爲轉化。藏於匈中。乾曠者爲賢人。潤溼者爲愚人。此皆鬼瑣於百物之杪枝。又舉其杪枝以爲大素。則道術自此裂矣。故曰滯於有形。而槩念抽象之用少也。顏氏譏李願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習行。願終身淪於講說。其學者李璿王源。亦皆懲創空言。以有用爲臬極。周之故言。仕學爲一訓。說文仕學也何者。禮不下庶人。非宦於大夫無所師。故學者猶從掾佐而爲小史。秦法以吏爲師。此革戰國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蘖。皆隳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歲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尋張大。以爲空言者。社會生生之具。至交錯古者更世促淺。不煩爲通論漸漬。二三千歲不推其終始。審其流衍。則維綱不舉。故學有無已而湊於虛。且御者必辨於駿良玄黃。遠知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謹於往鏃擬的。外知物墉。而內識墉之不知。此其業不火馳乎。其學術不已憔悴乎。觀今西方之哲學。不齎萬物。爲當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澤。雖玄言理學。至於浮屠。未其無云補也。用其不能實事求是。而饒理紊紜者多。又人人習爲是言。方什伯於三物。是故文實頗

儻國以削弱。今即有百人從事於三物。其二則以愛智為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齊量。學之同律。既得矣。雖無用者。方以冥冥膏澤人事。何滯迹之有。顏氏徒見中國久淹於文敵。故一切以地官為事守。而使人無窈窕曠間之地。非有佗也。亦不知槩念抽象則然也。雖然自荀卿而後。顏氏則可謂大儒矣。案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遷矣。有子惡臥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遷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遷何忍。何危。故濁明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據是則至人無危。其次猶有閑居靜思。關欲遠聲者。以此思仁是非。李侗所謂默坐。激心體。仍天理者。邪。故知此事無與禪宗特以藏息自治。任人自為。不容裁諸學官。律令故師保諸職。未有一言及此。顏氏謂非全屏此功。亦視思仁之道大輕矣。斯其不達荀子者也。

清儒第十二

瘡書十一

古之言虛。以為兩纏之間。當其無纏。本墨子輕上纏即。纏柱上小方木也。六藝者。凡言六藝在周為禮樂射御書數。在漢為便宜無為。古詩積三千餘篇。其佗益錄。觸觸無協。仲尼剝其什九。而弗能貫之以纏間。故曰。達於九流。非儒家擅之也。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為天官。其記錄有近於神話。宗教學業論曰。古者祭定時。故因歲時之計算。而與天文之觀測。至於法律組織。亦因測定歲時。以施命令。是在僧侶則為曆算之根本。教權因掌歷數。於是掌紀年。歷史記錄之屬。如猶交列王紀。略民數。紀略並列入聖書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記錄。印度之富蘭那即紀年書也。且僧侶兼司教育。故學術多出其口。或稱神造。則以研究天然為天然科學。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傳記。或說宇宙始終。以定教旨。斯其流浸錫矣。案此則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人。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

學說則駁。易之爲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臘學派。以爲凡百事物。皆模效數理。其性質有相爲正。乏

者十種。一曰有限無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靜動。七曰直線曲線。

八曰昏明。九曰善惡。十日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萬物。盡之矣。案是說所謂十

中極義。惟直線曲線平方直角二性。易無明文。莊忠誠周易通義曰。曲成萬物在周髀。爲句股。引伸之。爲和。爲較。言

得一角。則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句股。弦不能盡萬物。故一言曲成。萬物又言不遺也。天之運

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澗澗曲成也。人物之筋脈。轉動。詩若薄伽梵歌。書若富蘭那神話。下取民義。

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該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該曲成也。詩若薄伽梵歌。書若富蘭那神話。下取民義。

而上與九天出王。惟樂。猶僂馬。吠陀黑邪柔。吠陀贊誦祝詞及諸矣。鳥獸將將。天翟率舞。觀其

徵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禮春秋者。其言雅馴。近人世。故荀子爲之隆禮義。殺詩書。禮義隆

則士禮周官。與夫公冠奔喪之典。襍沓竝出。而偕列於經。詩書殺。則伏生刪百篇。而爲二十

九。尙書大傳明言六誓五誥其篇具在。伏書伏書所無。如湯誥者。雖序在百篇。而不與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

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殺之。特託其辭於孔子耳。謂授讀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殺詩書之說。則近儒謂孔子本無百篇

壁中之書。皆歎莽駕齊詩之說。五際六情。皮頌與國風。而舉二雅。注鶴齋曰。十五國風。諸侯之本也。三頌

始五際。專用二雅。不用風頌。案劉子駿。移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頌。相合而成。蓋過

矣。三家詩。皆殺本經。而專取其一。秦今可見者。獨齊詩。齊詩怪誕。誠不可爲典要。以證荀說。行於漢儒。爾雖然。治

經。恒以誦法。討論爲劑。誦法者。以其義束身。而有墜殺。討論者。以其事觀世。有其墜之。無。或

殺也。西京之儒。其誦法。既陔隘。事不周浹。而比次之。是故齟差失實。猶以師說。效用於王官

制法淺事。茲益害也。杜賈馬鄭之倫。作即知搏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覈其名實。論其社會。以觀世。而六藝復返於史。神話之病。不漬於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亂於魏晉及宋明。益蕩。繼漢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樞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遠甚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善矣。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韵正易詩本音。古韵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莫焉。大原閩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

晚書爲作僞。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爲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糴襍宋明調言。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尙洽通。襍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始精眇。不惑於謾聞。然亦汜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禛詩。其餘筆語尤衆。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爲尙書集注音疏。蕭客爲古經解鈎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注中。劉台拱。李

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筭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琪、培輩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王引之嘗被詔修字典，今字典與妄如故，豈虛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質，不足刻彫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不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參密嚴，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襍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爲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歆固之學，其卓約過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

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浙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熹爲文辭比興。歛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風徧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寧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遠。言直覈。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爲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櫟。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爲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震爲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案方苞出自寒素。雖未識程朱深旨。其孝友嚴整。躬行足多矣。諸姚生於紈袴。綺福之閒。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爲之。其佗躬行未有聞者。既非誠求宋學。委蛇寧靖。亦不足稱實踐斯倉庫也。故尤被輕蔑。範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微章益分。陽湖憚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爲儷辭者。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儷辭諸家。獨汪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佗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墜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尙書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尙書。然皆以

公羊爲宗。始武進莊存與與戴震同時。獨憲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爲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及長洲宋翔鳳。最善傳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襍以纖緯神秘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卽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好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畧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棍合之所不能通。卽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條理。仁和龔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治公羊。與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爲尙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誦不衰。斯所謂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爲姚易卓犖之辭。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徃往如譎語。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爲有師法。而湘潭王闓運。竝注五經。闓運弟子。有資州廖平。傳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爲儒術。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大抵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

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文明。何者。傳記通論。濶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讎。夸誕何益。鬻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東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爲律。則上世社會汗隆之迹。猶大畧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故惟惠棟張惠言諸家。其治周易。不能無摺摭陰陽。其佗幾於屏闕。雖或瑣碎識小。庶將遠於巫祝者矣。晚有番禺陳澧。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於佗書。始勾合漢宋。爲諸通羣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盍。以爲比類。此猶捕豪於千馬。必有其分刊色理同者。澧旣善傳會。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稍尙記誦。以言談勸說取人。仲長子曰。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佗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見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師法散絕。則唐有五經周禮儀禮諸疏。宋人斷之。命曰十三經注疏。然易用王弼。書用枚躋。左氏春秋用杜預。孝經用唐玄宗。皆不厭人望。枚躋僞爲古文。仍世以爲壁藏於宣父。其當刊正久矣。毛鄭傳注無間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違其本。至清世。爲疏者。易有惠

棟述。江藩李林松述補。用荀爽二家為主兼采漢儒各家及乾鑿度諸緯書張惠言虞氏義。書有江聲集注音疏。孫星衍古

今文注疏。皆削僞古文其注孫用大傳史記馬鄭爲主詩有陳奐傳疏。用毛傳周禮有孫詒讓正義。

儀禮有胡培暉正義。春秋左傳有劉文淇正義。用賈服注不具則兼采杜解公羊傳有陳立義疏。論語有劉

寶柑正義。孝經有皮錫瑞鄭注疏。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孟子有焦循正義。詩疏

稍膠。其佗皆過舊釋。用物精多。時使之也。惟禮記穀梁傳獨闕。將孔疏翔實。後儒弗能加。而

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前無所襲。非一人所能就。故佗易有姚配中。箸周易姚氏學書有劉逢

祿。箸書序述聞尙書今古文集解詩有馬瑞辰。箸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箸毛詩後箋探噴達指。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

裁之於周禮。惠有禮說段有漢詩考段玉裁王鳴盛之於尙書。段有古文尙書撰異王有尙書後案劉逢祿凌曙包慎官之於

公羊。劉有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凌有公羊禮疏包有公羊歷詁惠棟之於左氏。有補注皆新疏所本也。焦循爲易通釋。取諸卦爻

中文字聲類相比者。從其方部。觸類而長。所到冰釋。或以天元一術通之。雖陳義屈奇。詭更

師法。亦足以名其家。黃式三爲論語後案。時有善言。異於先師。信美而不離其樞者也。穀梁

傳惟侯康爲可觀。箸穀梁禮證其餘大氐疏濶。禮記在三禮間。故無專書訓說。陳喬樞俞樾。竝爲

鄭讀考。江永有訓義擇言。皆短促不能具大體。其佗禮經綱目。江永箸五禮通考。秦蕙田箸禮箋。金樞箸

禮說。金鵬禮書通故。周箸諸書博綜三禮。則四十九篇在其中矣。然流俗言十三經。孟子故

儒家宜出。唯孝經論語。七畧入之六藝。使專爲一種。亦以尊聖泰甚。徇其時俗。六藝者。官書

異於口說。禮堂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禮記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

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本鉤命淺及以是知二書故不爲經。宜隸論語儒家。出

孝經使傳禮記通論。凡名經者不皆正經。賈即十三經者當財減也。至於古之六藝。唐宋注疏所

不存者。逸周書。則校釋於朱右曾。尙書歐陽夏侯遺說。則考於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於陳

喬樞。齊詩翼氏學。疏證於陳喬樞。大戴禮記。補注於孔廣森。國語。疏於龔麗正。董增齡。其扶

微輔弱。亦足多云。及夫單篇通論。醇美埒固者。不可勝數。一言一事。必求其徵。雖時有穿鑿。

弗能越其繩尺。寧若計簿善承。衽視而不惟其道。以俟後之咨於故實而考迹上世社會者。

舉而措之。則質文蕃變。較然如丹墨可別也。然故明故訓者。多說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

狀徵驗。其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灼然矣。若康熙離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

往鄙倍。雖蔡沈陳澧爲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糞糶。徒觀

其汗點耳。而徇俗賤儒。如朱彝尊顧棟高任啓運之徒。曹學冥行。奮筆無怍。所謂鄉曲之學。

深可忿疾。譬之斗筭。何足選也。

學隱第十三

牖書十三

魏源默深爲李申者傳。稱乾隆中葉。惠定宇、戴東原、程易暉、江叔灃、段若膺、王懷祖、錢曉徵、孫淵如、及臧在東兄弟。爭治漢學。錮天下智惠爲無用。包世臣慎伯。則言東原終身任館職。然揣其必能從政。二者交岐。繇今驗之。魏源則信矣。吾特未知其言用者爲何主用也。處無望之世。銜其術畧。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卽羅網周密。虞候遯互。執羽籥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蹶蹙。能事無所爲。非施之訓詁。且安施邪。古者經師。如伏生、鄭康成、陸元朗、籍老箋注。豈實泊然不爲生民哀樂。亦遭世則然也。今觀世儒。如李光地、湯斌、張廷玉者。朝讀書百篇。夕見行事。其用則賢矣。若夫袁宏之頌苟。惑者曰。始救生人。終明風槩。數子其能瞻望乎哉。故曰。大儒臚傳。小儒壓顛。詩禮之用則然。比度於無用者。孰賢不肖。則較然察矣。定宇歿。漢學數公。皆攤樹東原爲大師。其識度深淺。誠人人殊異。若東原者。觀其遺書。規摹闊遠。執志故可知。當是時。知中夏蹶黯。不可爲。爲之無魚子蟣蝨之勢。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悒祿仕久矣。則懼夫諧媚爲疏附。竊仁義於侯之門者。故教之漢學。絕其恢譎異謀。使廢則中權。

出則朝隱。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聖武記。以爲一書。才士悉然。東原方承流奔命不給。何至稟項自繫。縛漢學之拙哉。或曰。弁冕之制。紳易之度。今世爲最微。而諸儒流沫討論。以存其概畧。是亦當務之用也。任幼植箸弁服釋例。幼植之學出自東原。張皋文箸儀禮圖。皋文學出金輔之。輔之與東原亦最相善。

訂實知第十四

廡書十四

號鐘。樂之至和也。彈以穆羽。惟中期能辨其律者。非號鐘爲中期調。爲佗人流嘶也。千歲之青瓏。三代寶之。非格人則不兆。是孰爲神靈哉。夫孔子吹律而知其姓。占鼎折足而知魯人之勝越也。亦若此矣。王充曰。聖人不前知。藉於物也。嘗試截解谷之管。使充以中聲。吹之能知己姓所出乎。夫不藉物而知。謂之鬼神。如童謠鳥鳴之屬皆通言鬼神。非謂天神人鬼。藉於物而知。謂之聖人。徒知仁聖義中和聖本一德。毛詩凱風傳。聖教也。說文。聖通也。故昭朗萬形不滯一隅者。謂之聖人。亦猶今言通人而已。春秋時稱臧武仲爲聖人。非爲過情之譽。若後世言神聖者。無所取爾。若上中仁智以下。雖藉物猶不知也。古今人表列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然非以其德慧材性區分。徒以仁智標目而已。今用其義。詹何聖於牛。楊翁仲聖於馬。樗里子聖於地。其術皆聖也。搏精壹思。不足以旁通。至於聖人則具矣。雖然。其末也。夫三統之復。文質之變。聖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則不藉於物矣。堯知稷契後皆王。周公知齊魯彊弱。孰與高祖之測吳濞。犁五十年。故聖萬祀之風教。而射之崇朝者。非聖哲莫能也。既知政教。又以

暇游藝。藉物以誦其姓名人地。則緣圖幡薄自此作。雖然其纏者在姓名人地。而鑿者在政教。則聖人所以作緣圖幡薄者。其本末可知。樓炭也。萬歲歷祠也。隋經籍志五行家。有萬歲歷祠二卷。皇極經世也。筭人之藉物。亦以知來。其鑿在彼不在此。是以非聖人之知也。今夫熒惑之占。填星之課。無益於民物。而巫咸好之。然其昭朗則不在是。知此者可以知聖人之知矣。

通識第十五

煇書十五

積愛爲仁。積仁爲靈。

說苑修文篇語

夫靈何眩譎奇觚之有。以其隱衷。人偶萬物。而視以己之髮膚。

髮膚有觸。夫誰不感覺。是故其疴養。則知之。其怖怒哀喜。則知之。其微聲如蟬如蟋。則知之。其積筭至不可布籥。則知之。秦上之讖。運而往矣。其次生於亡國逸民。將冒白刃。灌九族。

以赴難而不可集。內恕孔悲。以期來者。惟愛惡之相攻取。而亦詞謀於千年。故史者爲藏往。

識者爲知來。凡緯書豫言來事徵驗實衆前史所書不可誣也。然其說經往往譌謬。誠以用在知來而藏往。非其所事。爾近世諸識文義鄙倍多。出明未遺賢其言來事亦信多驗。而往者所不言也。其次。假

設其事。已不知來而後卒有應者。如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此非定知爲劉秀也。而光武世此亦無與中夏革命之事。而凡謀反者皆喜自稱彌勒及韓山童。以是鼓衆。其子林兒卒稱號十有二年。事雖不集。香軍皆奉其正朔。雖明祖亦俟林兒歿後始建吳元。亦可謂帝王之符矣。良由識記既布人心。所歸在是。而帝者亦就其名以結人望。故始

雖假設卒應於後也。何者。金木毒藥械用接構。皆生於惡。惡生於愛。胸栗愀悲。亦生於愛。愛而

其名以結人望故始

雖假設卒應於後也

幾通於芬漢矣。宗教學樂論曰熱情憧憬動生人最大之欲求是欲求者或因意識或因半意識而以支配寫象想所至以構造世界內由理想外依神力期於實見圓滿者猶奈詩篇所載豫言從全國人心之敬畏以頌美邪和瓦每飯弗諛輒曰何時得見彌塞亞也其在支那是等宗教觀念之豫言亦甚不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亦冀望成就之辭也然則世界觀之本於欲求者無往而或異下逮瑣末鄙事寧能適是勿論何人勿執何時有不親歷其境者乎亦有不以神力天助之憧憬佐其欲求者乎是皆反省而可知也世之實驗論者謂此欲求世界觀與設定世界觀夢厭妄想比於空華然不悟理想雖空其實力所掀動者終至實見其事狀而愛之精者曰耳勿能論假於星歷獲遂其欲求如猶奈之彌塞亞畢竟出世由此而動人信仰者固不少矣

五行以爲旌旗。筭術之有代數。則然也。好方者滯其名象。欲一切以是推究來者。是以其言狃悍而不畏中。章炳麟曰。京房、張衡、譙周、郭璞之倫。僮尸千祀。不再起矣。黃道周哉。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原人第十六

牖書十六

赭石赤銅箸乎山。碧藻浮乎江湖。魚浮乎藪澤。果然攫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蘇而漸爲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獷而戎夏殊。含生之類。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戎狄。不比於人。而輒近諱之。余以所聞名家者流。斥天下之中央。則燕之北越之南是已。然則自大瀛海以內外。爲澤洲者五。赤黑之民。冒沒輕儻。不與論氣類。如歐美者。則越海而皆爲中國。其與吾華夏黃白之異。而皆爲有德慧術知之氓。是故古者稱歐

洲曰大秦。大秦即羅馬其曰大秦者明非本稱乃實中國所號猶彼土以震且稱我也明其同於中國。異於鞏鬻獠戎之殘忍。彼其地非

無戎狄也。處冰海者則有哀斯基穆人。燼瑞西普魯士而有之者。則嘗有北狄。倂擾希臘及

於雅典者。則嘗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謂大地神皋之無戎狄。而特不得以是屹白人耳。戎

狄之生歐。美亞一也在。亞細亞者舊國亡。亞細亞比倫亞述之屬禮義冠帶之族。厥西曰震旦。東曰日本。

佗不著錄。岡本監輔曰。朝鮮者韃靼之苗裔。余以營州之域。自虞氏時箸圖籍矣。卒成於箕

子衛滿。文教之盛。與上國同風。宜不得與韃靼爲一族。意者。三韓濊貉之種。姓。屢處其壤。則

猶俄之有鮮卑。西伯利亞或作錫伯即鮮卑與之有匈牙利。歟。即匈奴總之傳於禹籍者近是。其佗大幕之南

北。蒙古厄魯特之窟。委延幾萬里。犬種曰狄。亦自謂出於狼鹿。凡犬種等名皆野人自號及此方以相鄙夷者然其獷悍豈賤不異禽雀

故因其可以非人而非人之說。詳序種姓上篇。東北絕遼水。至乎挹婁。豸種曰貉。甌越以東。滇交趾以南。內及荆楚之深

山。蛇種曰蠻。閩。河湟之間。驅牛羊而食。漣酪而飲。旃罽而處者。羊種曰羌。羯亦從羊然與羌異義

地名上黨武鄉縣羯室晉時匈奴別部入居之後因號胡戎爲羯是羯爲地名非種類名與羌之言羊種人貽者殊矣自回鶻之入。則羌稍陵遲衰微。亦棍殺不得

析。是數族者。在亞細亞洲則謂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獷。雖合九共之辯。有口者。而不能

予之華夏之名也。惟西南焦僂從人。長三尺。莫知其誰氏。要之印度。印度本白種自吠陀以來哲

今俗稱蠻民亦文野半也衛藏與西域三十六國皆猶有順理之性則神農黃帝所不能外亦其種類相似與震且比猶艾之與蒿猶橘之與枳夫西徼以外自古未嘗重得志於中國而南方三苗之裔尤獷愚無文理條貫惟引弓之國嘗盜有冀州或割其半而卒有居三鬲六鈇以臨禹之域者其遂爲人乎非也其肖人形也若禹與爲也其能人言也若狝狝也其不敢狂惑大倍於人義也若異麟也異麟雖馴天祿辟邪雖神不列於人吾珍之字之不獮殺之而止其種類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鳥乎民獸之不秩紋也千有五百歲矣凡大逆無道者莫勦篡竊篡竊三世以後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無大害於其黔首則從雅俗而后辟之亦可矣異種者雖傳銅瑁至於萬億世而不得撫有其民何者位蟲獸於屏扈之前居雖崇令雖行其君之實安在虎而冠之蝮狙而衣之雖設醮醴非士冠禮也夫龍舉於華甬之下乘雲翬負凌兢霖雨注天下號令非不施也吾不事之以雨師之神民獸之辨亦居可見矣案海內南經云無一定予之過濫則梟陽尙以人言况戎狄邪若專以文理條貫格之則戎狄特稍進於梟陽未云人也

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號令種性非文九趕不日人惟行進乃自變耳舊唐書突厥傳頡利部落無類突厥以命歸我教以禮法盡爲農民是說以類爲種類謂奉教則種類自化然雖進於戎狄而部族與中國固殊云種性文雖以罪辜磔亦人若夫華夏而臣胡

虜之酋者。寧自處於牧國。操箠而從之。則謂之臣矣。雖然。德之不建也。民之無援也。以大人豈弟。其忍使七十二王之萌庶。戕虐於諸戎。而不拚其死。不人兮其生也。故假手於臣異類。以全秦氏之民。既臣矣。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臣道也。不持以例民。民力耕冥息。珍食美衣。老幼以相字。夫婦以相驩。朋友以相掖。其名與實。未嘗聽命於戎人。疆與之以聽命之名。則猶曰聽命於龍。其何不辨。辨之而不遷。彈之而不設隱括。惟政令之一出一入。曰以是分戎夏。烏乎。民獸之不秩叙也久矣。辨之而不遷。彈之而不設隱括。曰彼撫有九域。自吾祖。爾至今世。以食毛踐土。據流俗語是則未諱於北山之雅人。楚之芋尹之言也。彼周世也。井田未廢。則天子經畧諸侯五封九畷之土。莫不曰王田。而置農官以督之。則民猶質而耕者也。其言若是。豈不中哉。自秦漢以後。井田廢。約劑在民間。後魏至唐雖有均田然無公私之別又世業在口分外此終與井田異旨也民歸德於君。文飾其辭。則亦曰食毛踐土。此非事實也。譬則以重華之聖。頌其君。銅印以上。皆習之爲恒言。而心知其夸誣也。亦明矣。當秦漢以後。中國之君而猶若是。況異類乎。彼棄其戈壁。而盜居吾膏腴。則踐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盜食吾菽粟。則食我毛也。彼方踐我土食我毛。而曰我踐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應其歸。嗚歎。不然。何其戾也。希臘之臣服土耳其。

也。數百歲矣。一昔潰去。而四隣輔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亂之名者。無佗。種族殊也。意大利初并於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蘭與倫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爲殊類也。間不容翮忽耳。然猶不欲以畀佗人。繇是觀之。興復舊物。雖耕夫紅女。將有任焉。異國之不忍。安忍異種。異教之不耦俱。奚耦俱無教之狼鹿。君子觀於明氏之史。如劉基者。其於爲震且盡矣。難者曰。淳維之祖。猶吳之祖。今獸匈奴而民秦伯。悖曰。匈奴之犬種。先淳維生矣。已夏王之胤。娶胡牝以爲婦。而傳胄焉。其胄非人也。豈直淳維。鄒瞞在三季矣。苟效吳秦伯。雖被髮文身。以奔楊州之域。地故無異種。孰不曰人。若種類非也。蒲石之入帝。蒙古之全制。其猶是封豕巨魚也。凡虜姓今雖進化然猶當辨其部族無令紛糅且夫春秋以吳越從狄者。謂其左衽同浴。不自別於異類。故因是以畀損之。不謂其素非人。若趙盾許止之弑。被之空言而不敢辭。非曰其以刃割也。今蠻閩廣東福建之域。宅五帝之子姓矣。其民有世系。其風俗同九州。其與沙漠之異族。舞干戚而盜帝位者。其可同乎。故曰五者不足言。而種性重也。難者曰。必紕亞洲之戎狄。而襲進歐美。使歐美之人。入而握吾之璽。則震且將降心厭志以事之乎。曰。是何言也。其貴同。其部族不同。觀於黃書。知吾民之皆出於軒轅。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與。任宿之風自蒼牙。則謂之皆

出於葛天可也。說詳序種姓上篇海隅蒼生。皆葛天之胄。廣輪萬里。皆葛天之宅。以葛天之宅。而使侏人制之。是則祭寢廟者亡其大宗。而以異姓爲主後也。安論其戎狄與貴種哉。其拒之一矣。余秩乎民獸。辨乎部族。故以雲門之樂聽之。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一切以種類爲斷。是以綜覈人之形名。則是非昭乎天地。

序種姓上第十七

廋書十七

凡地球以上。人種五。其色黃、白、黑、赤、流黃。畫地州處。風教語言。勿能相通。其小別六十有三。西人巴爾科所分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萬歲。近世人類學者以石屑梁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當距今二十萬年其遠者距今五十萬年如舊約所述不謬萬年其義非是有襍。殺則民種。羶。羶不均。古者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畛。重以部族戰爭。更相俘虜。羶處互效。各失其本。燥溼滄熱之異。而理色變。牝牡接構之異。而顛骨變。社會階級之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爲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非其本始也。言人種學者。一曰太初有黃黑二民。或云白黑。又曰生民始黃。人各異議。亡定說。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踰葱嶺。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大皞至禹。然後得其志。徵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後人文盛。自爲

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別。其比鄰諸部落。有禮俗章服食味異者。文謂之夷。野謂之狄。貉羌蠻
 閩。擬以蟲獸。明其所出非人。自貴其種。而鳥獸殊族者。烝人之性所同也。然自皇世。民未知
 父。獨有母系叢部。數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動植而爲女神者。相與葆之。其名曰託德模。見葛
通古斯 遭侮釀嘲。有以也。何者。野人天性闕誕。其語言又簡寡。凡虛墓間穴宅動物。則眩以
社會學 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亞拉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梟一種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爲祖
 父神靈所託。其有稱號名諡。各從其性行者。若加倫民族。常舉鷲虎狼鬻自名。達科佗婦人。
 或名白貂。或名黼黹足。或名鼯鼠。箸其白皙輕趨。馬麻落民族。以師子視其王。亞細亞埃及
 諸國。以金牛視其王。仍世而後。以語簡弗能達意旨。忘其表象。鳥獸其祖。則自是舉以爲族
 名矣。故排鳩亞尼民族。有巴加多拉者。蟻族民也。有排鳩衣尼者。鱗族民也。有巴多拉西者。
 魚族民也。因忒安種。有虎族。師子族。馬爵族。鳩亞尼廓獸名族。其屬科倫克多民族。崇信狼及
 白項鳥。其傳爲造種者。是故狼爲大族。其下小別。則有熊族。鷲族。海豚族。亞爾加海鳥名族。白
 項鳥爲大族。其下小別。則有鵝族。蝦蟆族。鼈族。梟族。海師子族。狼白項鳥爲全部神祖。其小
 別諸近祖次之。植物亦然。加倫民族。常以絮名其婦人。亞拉畫科民族。常以淡巴菴名。久亦

爲祖。剖哀柏落人。有淡巴菴蘆葦二族。謂其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鄰中夏者。蒙古滿州。推本其祖。一自以爲狼鹿。一自以爲朱果。藉其寵神久矣。中國雖文明。古者母系未廢。契之子姓。自玄貳名。禹之似姓。自惹莛名。知其母吞食而不爲祖。亦猶草昧之緒風也。夏后興。母系始絕。往往以官字謚邑爲氏。而因生賜姓者寡。自是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復遠迹。其姓以別婚姻。故有帝繫。世本掌之。史官所以辨章氏族。芻羅爵里。且使椎髻鳥言之族。無敢干紀。以亂大從。及漢魏世守其牒。則時以門資勳伐援傳。要其大體。未嘗凌襍也。拓跋氏始變戎姓。以從漢氏。唐世諸歸化人。或錫之皇族。以爲殊寵。明太祖興。令北虜割裂姓氏。與漢合符。則統系燮然。焚亂矣。懿亦建國大陸之上。廣員萬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大皞以降。力政經營。并包殊族。使種姓和齊。以遵率王道者數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異者。其終且醇化。是故淳維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竄而爲異。即亦因而異之。丹驩朝蜀。甌越。朝會稽。馴而爲同。則亦同也。然則自有書契。以世本堯典爲斷。庶方駁姓。悉爲一宗。所謂歷史民族然矣。自爾有歸化者。因其類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蹶角。以奔明氏。明氏視以携養。棄子。宜不於中夏有點。若其乘時僭盜。比於歸化。類例固殊焉。有典常不赦。善夫王夫之曰。聖人先

號萬姓。而示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不其然乎。方今歐美諸國。或主國民。或主族民。國民者。湊政府。族民者。湊種姓。其言族民。亦多本歷史。起自輓近者。中國故重家族。常自尊賢。自世本以後。晉有賈彌姓氏簿狀。梁有王僧孺百家謚。在唐。元和姓纂。宋而姓氏書辨證皆整。具有期驗。唯廣韻猶錄漢虜諸姓。其重種族如是。元泰定刻廣韻。始一切刊去之。亦足以見九能之士。不貴其種。而甘爲降虜者衆也。顧炎武遭東胡亂華。獨發憤。欲綜理前典。爲姓氏書。未就。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併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襍改姓第七。無徵第八。其條貫度齊至明。烏虜。正大夫君子邦人諸友之知方而治國聞者。戶言師顧君。顧弗師。其綜理姓氏。余於顧君。未能執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種別。體大。宜博爲一書。今以蠹牘。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亂氏者。爲序種姓篇。以俟後王之五史。

宗國加爾特亞者。蓋古所謂葛天。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古今人表。大皞氏後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覽七十八引。通甲開山圖。女媧氏沒。後有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諸氏皆加爾特亞君長。東來者而一代獨其得名。上古稱號不齊之故。其實葛天爲國名。歷代所公加爾特亞者。爾亞皆餘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地直小亞細亞南。其人種初爲葉開特亞。後與西米特科種合。生加爾特亞人。其舊紀曰。先鴻水

有十王。凡四十三萬二千年。鴻水後八十六王。凡三萬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米特亞僭王。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爲加爾特亞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爲亞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書爲巴比倫人披落沙所紀披落沙共和紀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統一加爾特亞者爲薩爾宮一世。當共和紀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紀元與歐洲耶穌紀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算其後至亞拉伯朝。以巴比倫爲京師。當共和紀元前七百四年。其後二百五十年。爲小亞細亞滅之。薩爾宮者。神農也。或稱薩爾宮爲神農古對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覽七十八引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號皇神農先薩爾宮有福巴夫者。伏戲也。後薩爾宮有尼科黃特者。黃帝也。其教授文字。稱蒼格者。蒼頡也。其佗部落或王於循米爾。故曰循蜚。或王於因梯爾。基。故曰因提。或王於丹通。故曰禪。通。東來也。橫度昆侖。昆侖者。譯言華。俗字土也。故建國曰華。昆侖直拍米爾高原。拍米爾者。波斯語。譯言屋極也。故曰天皇被迹於柱州之昆侖。遁甲開山圖語極與柱皆狀其山之高其旁行者自衛藏。衛藏昔言圖伯特。故曰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語提地與圖伯特一音之轉華陽國志謂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衛藏入蜀也二事皆元和汪榮寶說義證瑣藝特未知天皇人皇其時代於大皞前後何如。緯書或以伏戲女媧神農爲三皇。如保乾圖言天皇樹元陳極以立易威。則天皇即大皞如命歷序人皇九頭紀以後有五龍紀始漸及伏戲。則天皇非其人矣。古事茫昧難盡明也。君長四州。故有四岳。長民十二。故有十二牧。民曰黑頭。故稱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陶土爲文。故

植碑表。尊祀木星。故占得歲。異名紀月。如釋天正月爲陬以下十二名。巴比倫亦有之。故貞孟陬。故曰中國種姓之出加爾特亞者。此其徵也。

上古亞衣倫圖。有柏勒罕法典。其言部酋之富。亡於土地。視牛羊繁殖耳。凡佗部罪人。因事脫竄。或以同部爭戰。人人離散。將入竟。牝牛貴人登高陵而集合之。編其牧豎爲一隊。介以征伐。畧奪佗部畜產。被畧奪者又貸之牝牛貴人。貴人則定其賃藉貢納。希臘初世及加爾特亞。羅馬。沙遜。佛朗哥。斯拉夫人。皆然。加爾特亞鴻水前第一皇。以牝牛獸帶爲統治符號。斯其所謂牝牛貴人者哉。上世畜牧善豢者。彊。易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卦言畜牝牛吉。此謂牝牛貴人。集合逋逃。以編軍隊者。周易錯綜前史而書其成事。若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等語。皆非臆造。牝牛事特稱隱耳。唐虞州伯稱牧。牧亦視牛。及夫賃藉貢納。悉自貴人定之。則井田食邑自此始矣。

文明之民。戰勝之國。大氏起自海濱。爲其交通易也。獨中夏王迹。基隴坻華山間。非自殊方東度亡籙。五帝本紀曰。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一曰玄囑。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次曰昌意。降居若水。素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是爲帝顓頊。帝嚳高辛者。父曰螭極。螭極父曰玄囑。若然。黃帝葬於橋山。地在秦隴。

而項譽皆自蜀土入帝中國。其後譽子放勳。以唐侯升帝位。稍東。及舜之生。世本言在西城。所謂媯虛。或作西。域大誤。西城於漢隸漢中。而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御覽八百三十三引潢陽者。漢陽之譌。漢陽凡漢水之陽皆得稱之。此所指自在漢中。非左氏傳漢陽諸姬及今漢陽地也。六國表曰。禹興西羌。湯起返亳。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周以豐鎬伐殷。蜀王本紀言禹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然則舜禹皆興蜀漢。與項譽同地。即上世封畧。舒於西方。蹙於東南。審矣。傳稱大皞都陳。神農少皞都曲阜。顓頊都衛。舜處邑實河東地。禹父曰崇伯鯀。後爲夏室。在陽城中嶽下。是五都皆偏東。亦其征伐所至。則留戍之。而帝者因以爲宅。若周作雒邑以爲天下大湊。非其本都。察其本都。與區阻深。以麗王公。西方之人歟。

自黃帝入中國。與土著君長蚩尤戰於阪泉。夷其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定之。當堯時。三苗不庭。邊絕其世。竄之三危。其遺種尙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自是俚獠諸族。分保荆粵。至今。自禹滅三苗。而齊州爲寧宅。民無返志。與加爾特亞浸遠。察彼土石刻契者。亞細亞人。卒居商邑。未聞其歸也。至周穆王。始從河宗柏夭。禮致河典。以極西土。其傳言西膜者。西米。特科。舊曰西襄。亞細亞

及前後巴比倫。前巴比倫即加爾特亞皆其種人。膜稷者。西膜之穀也。膜拜者。西膜之容也。膜畫者。西膜之會也。其訓沙漠及南膜拜。皆非是。又言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此以筭東西同言。至於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鴻鷺者。神壇也。加爾特亞人所奉最上神。命曰衣路。其名與希伯來人所奉哀路。西摩亞拉伯人所奉亞拉。聲皆展轉相似。則鴻鷺其近之矣。又西膜種事亞普路神。義曰上天之子姓。轉入希臘。變音曰亞泡路。而爲光明潔清之神。聲類皆似鴻鷺。大抵其神壇在黑水云。當穆王時。蓋先共和紀元二百餘歲。即加爾特亞既滅於亞細亞矣。然猶覽其風土。省其士女。莊周曰。舊國舊都。望之嗚然。雖北陵草之木縉。入之者十九。猶之嗚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其後邨風思西方美人。而小雅言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卷髮如蠶。臺笠野服。不可施於都人。緇布冠者。始冠冠而敝之。後不竟簪。正義亦設此疑而云士以上貌而儉者服緇布案詩明言彼都人士何得以爲庶人且婦人歛髮無髻即執親其卷者。正義謂長者盡皆歛之不使有餘而短彼都人士何得以爲庶人者若贊翦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尤迂明其非周宗法服。而念在西膜舊民也。

穆傳又曰。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案釋地以西王母爲四荒。西母與西膜同音。王。開音也。西膜民族。始見猶炎舊約。本諾亞子名。其後以稱種族。遂名其地。穆王見其部

人之大酋。大酋者。復以地被號。若書有將蒲姑。齊桓之斬孤竹。皆以國名名其君也。古者人君執神權。常自謂攝天帝。是故西山經言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宜即加爾特亞所奉尼加爾神。其形半如人半如虎者。非大酋形體然。其所攝之神則然也。漢地理志。言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及弱水昆侖山祠。此其寢廟適在。而地絕遠矣。穆傳又曰。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先王之所謂卟府。此亦信矣。自薩爾宮一世。已建置書藏。其書皆陶瓦爲之。而彫刻楔文於方面。其厚三寸。其長三寸。或至三尺六寸。寶書復朽。陶土於外。更刻其文。故歷五千餘祀。以至今日。外雖毀剝。內書尙完具可讀。中國初爲書契亦然。觀說文訓專爲紡專。又訓曰六寸簿。足明古者以紡專任書。其後有簿忽。今字作笏也。簿也。手版也。三者異名同實。書思對命。亦以專名。最後稱諸卟籍曰簿。其義相引申矣。夫上世無竹帛。赫蹏。獨取陶瓦。任文籍之用。其山產玉。則亦因而采之。足以攝代。故羣玉爲卟府宜也。薩爾宮之在中國。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不舉文學。而亦無教令。獨爲書藏於其故國。後王懷之。知其自來。稱之曰先王。穆王既西狩。因紀銘迹於縣圃之上。弁山之石。亦以西曠民族。本以瓦石爲書。則而效之。所以崇法先民。則刻石紀功自此始。

章炳麟曰。尙考方夏種族所出。得其符驗。而姓氏次之。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其後亦或以官賜姓。故曰徹官。有百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自品以下。皆稱曰氏。而得氏者亦多術。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祝匠陶段梓倉庾。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然上世自母系廢絕諸姓。會最而爲父系同盟。則邦邑種族姓氏三者。時替亂弗能理。何者。大上。民各保其邑落。百里之國。而種族以是爲稱。其後稍有蹊隧。乃更以王者之都爲號。故舜稱其民曰庶虞。大戴禮記四代篇於時難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豨。豨作千乘篇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豨征庶虞草是也。禹稱其民曰諸夏。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周稱殷民曰庶殷。書召既命殷庶。庶殷不作。皆以京師遂言民種。近世四裔或稱吾民曰漢。亦或曰唐。則邑居種族。其弗辨哉。姜姓也。通子爲氏羌。後漢書曰西羌之本蓋姜姓之別馬氏也。援之潰卒爲馬留。隋書時稱馬留。今日馬來由其種族又因姓氏起云。自帝繫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出五帝。五帝之臣庶。非斬無苗裔爾。晉語曰。黃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河圖亦言慶都生堯於伊祁。御覽一百三十五引然則豪右貴種。因其邦貫。爲姓。細民無姓。而亦從其長者。黃帝十四子分長一部。則因之。姓其國地。與民盟誓。合符同徽。不得異志。亦猶北虜烏桓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後漢書烏桓傳援之遺卒。隋末孳衍至三百戶。而皆從其故帥。同氏曰馬矣。當是時。史籍較略。民無謚諱。仍世相習。則人人自謂出於帝子。稷契之託高辛是也。又上世習於戰鬪。鈔而攤衆多者。常勝。其遇外族亡命。常尉薦拊循之。以爲己子。希臘古史有言。受諸神以赫喬里神爲養子。而羅馬尼爾巴帝之世。其俗日浸。惟中國亦然。離言牝牛則詳矣。又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曰。突者去也。倒子爲去。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然則異族亡命。倍其家長。而畜遺逃者。方旣嫗之。其後亦共爲一姓。所謂技工兄弟者矣。社會學以技工兄弟別於天屬兄弟近在明世。薦紳之家。蒼頭百人。是時承平亡戰。特以飢寒質鬻。然猶舍其氏族以從主人。況於五帝部落至強。攻伐所至。則摧破。以術招携。而佗族革而從之也。則宜及夫分氣受形。正體於上。以守宗祏者雖多。亦十而一已。若緯書苗興之說。恒以帝者受命。功在遠祖。雖起自草茅。必其前世嘗爲貴種。陵夷而在早隸者。以實推之。不亦遠乎。識系至周世始瑤整可信夏商猶懼未諳前此多亂緯書尤甚上世同部男女。有午交會。無夫婦名。戰勝畧佗。

族女始專屬得正其位號。故敗則丁壯旄倪悉戮。獨處女被矜。全使侍房闈。蔣濟萬機論曰。黃帝不好戰。四帝各以方色稱號。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養寇邪。遂即營壘。以滅四帝。令黃帝不虎變。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覽御

七十九引案蔣濟魏人其言必有所據

繇是言之。師失其律。則弱女遠嫁。彰也。其次不以壘囚釁器使服力役。於

是有廝養隸。圉則勝者常在督制系統而敗者常在供給系統。一部悉主。一部悉伏地為僮僕。轉相棍殺。同處一域。猶不能廢階級。印度摩尼法典。制國人為四階。案世異禮。中國亦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共百事。隸僚以下。其始皆俘虜。而後漸以懲謫罪人。一人一族。升降不恒。則階級自是廢也。然其賈販齊民。猶以財力相君。江左區區。旅寓蒞葦。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勝紀。至有列駟以游敖。飾兵以驅叱。宋書周朗傳朗上書語痛夫。十等之法。隸以下迭相君臣。其名則喪。實故在也。夫妃匹亞旅。始皆自佗族。而與玉石重器金布畜產同俘。故一切資產視之。後世傳其遺法。幣者金幣所藏也。說文則稱婦子曰幣。臧藏本者。文書器物之府也。周禮宰夫注而婢僕以臧獲稱。書序有俘寶玉。春秋

傳言內實四致。明其所克獲撫有。則人與資產不殊也。其次怯懦者。亡所略取而歆專。有故
知。合部人相爲盟誓。使凡略於佗部之婦。其息女皆從母姓。則無嫌於內娶。自是一部得并
包數姓。而多縣屬母系。及父系既盛。奢俗未變。猶丈夫稱氏。女子稱姓。然其名實愈矣。父系
之始造。丈夫各私其子。其媚妬甚。故羌胡殺首子。所以盪腸正世。漢王章對成帝語而越東有軼沐之
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墨子節葬下篇何者。婦初來也。疑挾佗姓遺腹。以至故生子。則
棄長而畜穉。其傳世受胙。亦在少子。至今蒙古猶然。名少子則增言幹赤斤。幹赤斤。譯言竈
也。謂其世守父竈。若言不喪七鬯矣。中國自三后代起。宗法立。長獨荆楚居南方。其風教與
冀沈徐豫間殊。時襍百濮諸民種。其俗立少。故傳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左氏文元年傳。文戶水
寬人春秋時代。楚國相
積法曰。秦楚熊渠卒。子熊樂紅立。學紅卒。其弟代立。曰熊延。又熊嚴有子四人。長子伯霜。次子仲雪。
次子叔堆。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熊籍卒。三弟爭立。是亦未嘗立少。蓋楚國民間之法也。其成法然也。宗
法雖萌芽夏商間。速周始定。以適長承祀。凡宗。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繼高曾祖禰者爲
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四親盡。總服竭而移矣。婚姻則別以姓。宗法則別以氏。置司商以
協名姓。而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瞽矇鼓琴瑟。以諷誦之。故能昭明百姓。無失舊貫。遭戰國
兵亂。官失其守。人知氏而忘繫姓。賴有世本公子謙等。識其始卒。然弗能人人籀讀。故自周

季至今。宗法顛墜。豪宗有族長。皆推其長老有德者。不以宗子。婚姻亦以氏別。雖崔郭唐杜。灼然知出於一姓。猶相與為匹耦。禮極而遷。固所以為後王之道也。凡姓世世不易。然其緣因母族。不廢父系者。或一人二姓。故舜姓兼姚嬀。越為禹後則姓姒。為楚族則姓聃。錫土因生而各統其德者。父子則亦殊姓。咎繇偃姓。其子伯益而嬴。唐堯祁姓。其子丹朱而狸矣。及夫異系同姓。惟部落襍廁。更迭雄長。以為故然。則黃帝十四子。其一釐姓。釐亦作儻。其一依姓。謂禹生均國。其後為毛民。亦以依姓。長狄氏亦以釐姓。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猶釐姓也。山海經凡山海經姓氏世系之說多有發亂姑倣用之。凡氏數傳。則易有支庶。別氏於大宗。孟孫之有子服。季孫之有公鉏。荀氏之有中行也。有亡逃懼禍而更氏。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大史為輔氏也。有兼官邑字而為數氏。士又曰隨范。荀又曰智。郤又曰冀也。夫氏於國邑者。封君以為恆義。及漢未絕。故趙兼因國以氏周陽。漢書酷吏周陽由傳而折像者其先折侯張江。後漢書方術折像傳然氏王父字者竟亡。其以事志。則久更踏駁喪實。晉之羊舌大夫者。或傳說李果事。夸矣。中行穆子。嘗一相投壺。因以事氏。風俗通義案相投壺事在左氏昭十二年而投氏亦言本之郇伯。以投策稱。此其割裂而成譌者。廣韻十九侯漢有光祿投調本自郇伯為周畿內侯桓王伐鄭投先驅以策其後氏焉尋郇伯投策史傳無徵而中行本分於荀氏則知投壺氏變為投氏其人尙自知

荀氏苗裔然已忘得氏所由遂造投策之說凡姓氏書多
展轉傳誦而變復爲單之氏尤易傳會所謂割裂成譌也姓氏之大別炳炳如此其失男子猶或稱姓當
周時楚有彭仲爽於鄭姚旬耳也而漢有東平嬴公姜姓箸者尤衆宜慕本返始者所爲觀
晉士氏出於劉曇絕迹千年不稱其族及士會彘子在秦則復故爲劉氏氏有返始其或返
而稱姓宜矣亦有姓氏同言弗能審別若僖姓任姓出黃帝祁姓出堯曹姓出祝融其在周
世曹有僖負羈晉有祁奚潛夫論志氏姓云晉之公族祁氏班有祁氏是也其於黃帝子祁姓下亦引晉祁奚則非也皆以其謚號封邑氏風姓之
任周之曹叔末裔竝氏其國與彼四姓者絕異故彭姚嬴姜或其氏族適與古姓同言不詭
自更也獨漢子南君嘉褒魯侯公子寬用奉二王先聖祠祀返姓曰姬漢書恩澤侯表是乃爲慕本
耳氏同者公孫桓穆之倫闕有而非一姓及夫夏出陳之少西齊出衛之齊惡秦出魯之莖
父非伯禹尙父非子之裔以故國爲氏者其不可同亦猶負羈與僖姓之別也夫王基產東
萊與大原王沈爲婚孔思晦祖尼父而與孔末之後別族見元史孔思晦傳雖在叔季猶知其文字適
同其繫世則不一祖古之人乎宜視於是察矣章炳麟曰余以姓氏分際貞之世本芴撫六
藝故言而志姓謹蓋堯典言百姓今可箸錄者五十有二大暎風姓炎帝姜姓黃帝姬姓其
子青陽蒼林因之其一亦稱青陽是爲少暎與夷鼓同爲己姓餘子爲西姓祁姓滕姓晉語作滕

潛夫論 蒧姓。任姓。晉語誤為荀從廣 儋姓。潛夫論 姑姓。儂姓。依姓。而堯亦為祁姓。高辛之子棄

亦為姬姓。高辛為房姓。古史考見御覽七十八引 子契為子姓。堯子丹朱為狸姓。虞舜為姚姓。亦曰媯姓。夏

后禹為姁姓。詩亦為弋 顯瑱孫吳回為火正。亦曰回祿。有子陸終。生長子樊。為己姓。其後董父。別

為董姓。三子篋。為彭姓。後復別為禿姓。四子求言。為妘姓。五子安。為曹姓。後復別為斟姓。六

子季連。為半姓。咎繇。顯瑱裔子也。為偃姓。子化益為嬴姓。此三十姓。皆有謫諫繫世。出於帝

王。夏時有仍曰緡姓。左哀元年傳后緡方娠女子舉姓故賈侍中曰緡有仍之姓也 周以前霍國曰真姓。史記三代世表 殷遺民在

晉者曰懷姓。左定四年傳 樊氏尹氏曰慶姓。潛夫論 春秋時四國。胡曰歸姓。鄧曰曼姓。狄曰隗姓。

陰戎曰允姓。此八姓者。不知所自出。而山海經復有句姓。似即荷姓疑不能明也 於姓。阿姓。盼姓。桑姓。幾

姓。颺姓。威姓。銷姓。烈姓。氣姓。或繫神聖而分在夷狄之域。說文有攷姓。燃姓。嫫姓。說文又云媯殷諸侯為亂

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姓那洪亮吉曰媯從藝幸竝同音蓋即有莘國也則說文言疑姓者不為定據又曰偃人姓段氏據廣韻知出何承天纂文又曰媯姓也亦屬妄增是等皆後世提氏為姓者故皆不錄 皆史官所

不載者。山海經雖夸。其道神巫。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水經涑水 巫禮。亦作。巫抵。巫

謝。巫羅。大荒西經 巫陽。巫相。巫凡。海內西經 咸彭彭真。咸即 姓也。其佗九巫。宜皆以姓箸者。疑事之不

可實。尚已。其國。風姓。任。宿。須。句。顛。與。巴。流黃辛氏。流黃鄧氏。見海內經海內西經巴鄧與姬姓之巴鄧異國周之辛甲蓋出大隗鄧舒則不

知何別也。凡山海經不盡。姜姓。有逢、齊、紀、焦、申、呂、許、向、州、萊、姜、戎、姬、姓。黃帝子。絕。已、姓。沈、姒、蓐、黃、
 可、信、節、取、其、雅、馴、者、如、此。潛夫論志氏姓 鄰、酉、姓。白、狄。作媯媯即酉 祁、姓。黃帝子。絕、滕、姓。絕、歲、姓。滑、齊。潛夫論志氏姓 任、姓。謝、章、薛、舒、呂、
與羣舒姜姓 祝、終、泉、畢、過、擊、睨、苟、姓。樓、疏。據潛夫論有之然其為國僖姓 長、狄。作漆者由來誤黍也 姑、姓。南、燕、密、須、
之呂異國 偁、儼、姓。依、姓。絕、堯、之、祁、姓。唐、杜、鑄、棄、之、姬、姓。周、也。分、為、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離、曹、滕、畢、原、
 鄆、郟、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東、虢、鄭、丹。鄉語桓公取于邑中有丹國呂覽直諫荆文王得丹之姬故潛夫論五德志姬姓有丹 燕、隗、楊、
 芮、彤、賈、耿、魏、滑、密、沈、唐、隨、息、巴、方、養。潛夫論五德志有 劉、單、召、榮、甘、鮮、虞、驪、戎、大、戎、房、姓。絕、子、姓。殷、也。
 分、為、來、宋、空、桐、稚、髦。北殷 時、蕭、黎、小、戎、狸、姓。房、傅、氏。不、知、其、國、也。姚、姓。媯、姓。虞、遂、陳、廬、姒、姓。
 夏、也。分、為、有、扈、有、南、斟、灌、斟、尋、彤、城、費、杞、鄆、褒、莘、冥、越、匈奴、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莒、董、姓。驪、
 夷、豸、龍、彭、姓。大、彭、豕、章、禿、姓。舟、人、妘、姓。鄆、檜、路、偃、陽、鄆、曹、姓。鄆、莒。鄉語明言莒為曹姓韋解又言莒為已姓大史公又以莒
為嬴姓是 三、姓、也。郟、斟、姓。絕、半、姓。楚、夔、羅、越、偃、姓。六、蓼、舒、庸、舒、鳩、桐、許、英、氏、嬴、姓。秦、徐、梁、趙、葛、邲、莒、二、
姓 鐘、離、運、奄、菟、裘、將、梁、江、黃、修、魚、白、冥、緡、姓。有、仍、真、姓。霍、懷、姓。國、絕、慶、姓。尹、樊、駱、越。潛夫論
樊尹駱案駱宜即駱越世家正義引輿地志交趾周時為駱越秦 歸、姓。胡、曼、姓。鄆、隗、姓。赤、狄、也。分、為、洛、
時曰西甌南越及甌駱皆半姓也言姓氏者古今不一此無多怪 泉、徐、蒲、甲、氏、留、吁、鐸、辰、麇、咎、如、皋、落、氏、允、姓。陰、戎、句、姓。以下、國、在、山、海、經、者、皆、不、能、正、言、其、

地。姬、燃、嬭，亦然。惟威氏有南威。不知其女出何國也。戰國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女子舉姓南之威猶莊子齊物論言麗之姬也尋說文威始也漢律曰婦告威姑然威姑即君姑說文有讀若威則威可借為君明矣訓威為姑殊非本義廣雅釋親姑謂之威亦承其誤竊以威本人姓故其字從女爾南威之國尚無所考至廣韵引風俗通義云威姓齊威王之後此則男子藥氏而非姓而周封黃帝之後於薊。重黎之後有程伯。高辛之後有商。北。大夏。不識其姓。以一人苗裔分數姓故。凡此有姓之國。大略具矣。其支庶分析。各為氏族。則不具記。曰芟夷其偽者。而本氏可覩也。

序種姓下第十八

樞書十八

堯舜彭鏗雖在世。古之名族。箸於世本潛夫論者。不二三而在。亦未能指其虛井。識其喬木也。大人不悲故姓之彫。而悲夫戎部代起。以滑吾宗室者。明太祖革虜姓。令就漢族。漢族文二者削其一。自是繫謀凌襍。不可對理。顧炎武嘗憤痛之。然夷漢之殺。何渠自明世。當晉之衰。而拏錯相亂者。既有萌矣。若淵勒稱劉石。與赤縣箸族相棍。非獨一二。獨孤曰劉。而相似者。三杜伯自堯。獨孤渾曰杜。而相似者四。房自丹朱。屋引曰房。而相似者五。世皆曰。中夏無金氏。盡金日磾裔也。至廣韵則本其出於白帝金天之胄。又復姓有金留氏。其後削二。不可知。隋文帝時。新羅王金真平遣使入貢。隋東蕃風俗記曰。金姓相承。三十餘葉矣。通典一百八十五引新

羅本辰韓種。辰韓耆老。自言秦時亡命至此。自隋而上。三十餘葉。則金氏故秦族也。今在中國者。日磾與金天。亦不知何別也。齊大夫有長孫修。世本曰。食邑於唐。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漢世治孝經者。猶曰長孫。見漢藝文志。暉暉自神明出。拓跋之部。亦有長孫氏。若無忌等。然爲索虜。其淪隱者。未能明也。叔孫亦然。與魯三家同號。周姬姓也。魏獻帝次兄。晉氏署焉。宿風姓也。宿六斤氏署焉。梁羸姓也。拔列蘭氏署焉。周之單子。自文武。魏之單氏。自可單。上黨之黎。自黎侯。河南之黎。自素黎。凡朱氏自邾婁。索頭之朱。自渴獨渾。于之鼻祖。自邳叔。其在東海。有定國爲漢丞相。北庭之于。自万忸于。更氏曰侯。侂本於宣多。自賀吐。更氏曰竇。侂本於廣國。自沒鹿回。鮑氏箸者。於漢有宣。在齊曰叔牙。竊之者自俟力伐。寇氏在漢。恂取卓犖。爲大官。本蘇忿生。爲周司寇。後以官氏。竊之者自若口引。羽之韻。爲大夫於鄭。竊之者自羽弗。連之稱齊臣也。竊之者自是連。費之長房。在漢爲方士。禱於蜀執國兵乘。一曰。自大費。至紂臣費仲。亦曰。自夏禹。出於江夏。一曰。魯季孫後也。竊之者自費連。田千秋者。以乘小車稱車丞相。子孫氏之。竊之者自車焜。黃帝之師。或曰封鉅者。實受族曰封。竊之者自是賁。雲徹。或曰祝融後也。又曰縉雲氏者。受族曰雲。竊之者自宥連。畢公之子曰季孫。食采於潘。楚則

有潘崇。破多羅氏。摭之。共叔與段于木後。皆曰段。檀石槐之後。匹磾摭之。揚之在晉。食於步以爲族。步鹿根氏。摭之。漢之興而有陸賈。婁敬。陸者。步六孤氏。摭之。婁者。伊婁氏。匹婁氏。摭之。漢之亡而王莽有臣曰甄豐。郁原甄氏。摭之。北林氏曰林。錯於放北。敦氏曰北。錯於北明侯。伏斤氏曰伏。錯於博士勝。賀兒氏曰兒。錯於御史大夫寬。可地延氏曰延。錯於京兆尹篤。如羅氏曰如。錯於陳郡丞淳。漢之守巴郡者鹿旗。見風俗通義戎亂之自阿鹿桓。龐儉母曰艾。見風俗通義戎亂之自去斤。齊建之後曰王家。戎亂之自阿布思。此惟安東王氏唐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即胡種也且拓跋曰元。齊歡曰高。尉遲曰尉。胡臧曰渾。則元暉。高倓。尉繚。渾罕之裔。殆皆絕矣。漢詹事有蒲昌。見風俗通義武都之氐而有蒲洪。洪更氏曰符。今遷譌爲符云。中古魯頌公孫雅。仕秦。爲符璽令。以得符氏。望於琅邪。此故有符也。漢大尉曰橋玄。望於梁國。其後書不正爲喬。喬者。匈奴貴姓。而世爲輔相。箸於前代。錄漢則不載。是其文籍踳駁。以亂官族。亦以悲矣。何氏亦有廬江。東海。陳郡。三望。本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譌變而爲何。武仕晚漢爲名臣。安父以細脚胡入郟。而竊其宗。吳公子柯慮。其後爲柯。利用於柯拔。襲有之。獨風俗通義言吳夫槩奔楚。其子在國。以夫餘爲氏。其後百濟王亦氏夫餘。世莫知其同異。漢則有鮮于。妄人薦第五倫者。鮮于襲

也。應氏以爲箕子之世。今在朝鮮者。尙氏鮮于。二國與神州故同祗。同祗者。其玉步同。異祗者。其玉步異。是以有黃中而無陰血。無所析也。非是則屨於石民。烝嘗於炎慮者。謂之診氣。自江左及唐。既有販鬻圖謫。自傅甲族者。北人尤嗜進。不恥隍羶。若元高長孫尉渾之屬。雖一二出炎黃。亦自引致於近貴明矣。上世戎狄。有樹惇者。其享親共主。白鶻之血以飲之。牛馬之漣以洗之。魚鱉鮫鰈以衛之。翠羽菌鶴以觀之。白旄紕屬以薦之。內向非不誠也。報之則胙以侯王。隆以大長。明有旌節。幽有玉匣。獨氏族未嘗錫之以爲寵。至唐。則有賜姓。蠻夷降虜。或冠以李氏。阿史那之削。上狽佚籀重胤。故烏石蘭氏。自更曰烏。以援枝鳴。雖韓愈。依違其間。夷漢互質。爲辭茲沓。昭穆無質。官氏自此。而廟濯自彼。其不蘖芽於豪州受命之世。灼灼也。然猶幸有高儉。柳芳。林寶之倫。辨倫脊。察條貫。成周小史之職。未廢於地。先是賈王諸鉅人。多有纂錄。其後雖鄧名世。王應麟。皆章章有功。自永嘉喪亂。以至晚宋。更九百年。戎夏粹久矣。猶有畛畧。不即於汗漫無紀。亦二三明哲辨章之力哉。蒙古入。遂放紛無次。至明大祖。以行氣致南面。李善長。宋濂。王禕。竝起自蒿萊。不覩金匱。古學廢耗。而姓氏失其律度。茲無謫焉。今又有忙氏。完氏。黏氏。諸族。皆金元遺裔。遭明時未北徙。此其畧可辨程者。其餘

回種。亦日以蕃息。不可究度。萬物莫不知懷土。而樂歸其本。不知地望。不能推陵谷。不自知其氣類。不能觀廟怪。故思古之情弛。合羣之恩國之念亦僚僚益衰。古者貞繫世。辨鄉望。皆樹之官府。銘之宗彝。誓之皇門。然則其民重棄種類。當其流散而魂魄猶斟酌飽滿。永懷其故老。至於臺笠襍佩。一簪一履。悽悽愴愴。有事則率其類醜以赴。亟難自荆翼之亡。賴三閭。九宗得復存立。江左衰微。其民挾注本郡。而不土斷。閭伍不修。賦無所出。亦以愛類得不淪於荒野。有以也。間者經緯諸子。歷算地形。六書彝器。諸執所在。匡飭而讎學不紹。曠六百年。故王道日替。民以風波。悲夫。議者欲舉晉衰以來夷漢之種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無干瀆。愚以爲界域泰嚴。則視聽變易。而戰鬪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氏前於洪武。與漢民通婚媾。婚至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遺其一。今載祀五百矣。七世猶倍進之。與漢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別。則可也。要之無曠謫官。使流別昭彰。諸夷漢部族。其物色故不相棍者。董理則易也。相棍者。雖微味不可察。或白屋無乘載。宜諷其遷徙所自。遞蹤迹之。以得其郡望。必秩然無所遁。虜姓則得與至九命而不與握圖籍。以示甄極。國之本幹。所以胙胤百世而不易矣。巴莢。資。羆。詭之族。或分於楚越。亦與諸華朔鼻。宜稍優游之。爲定差等。勿使自外。獨有滿洲

與新徙塞內諸蒙古。今在赤縣。猶自爲妃耦。不問名於華夏。其民康回虐饕。墨賊無執。有聖王作。儻攘斥之乎。攘斥而不殫。流蔡無土。視之若日本之視蝦夷。則可也。

原變第十九

牘書十九

人謂紫脫華於層冰。其草最靈。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禮斗威儀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浮生之草斯即紫脫矣本非奇卉以致遠物爲奇爾紫脫非最靈也。其能寒過於欸冬。已。鼠游於火。忍熱甚也。海有象馬。噓吸善也。物苟有志彊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變至於人。遂止不變乎。人之相競也。以器。風胡子曰。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黃帝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當今之時。作鐵兵。爲龍淵泰阿工布靡之。至於猛獸獸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見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石也。銅也。鐵也。則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惟玉獨無所見於故書軼事。章炳麟曰。闔胡觀於鞞。鞞。具之用。以知璋之邸射。古之刀也。圭之上。鄰古之鈇也。大圭杼上而終葵首。古之鐵椎也。琮之八隅。古之矛與戟也。及玉不足以刃人。而僅存其瓊琕。以爲容觀。武庫之兵。出之典瑞。以爲聘祭之幣。斯無以競矣。競以器。競以禮。昔之有用

者。皆今之無用者也。民無獸患。則狩苗可以廢。社無鬼神。則朱絲攻鼓可以息。自是以推。坐不隱地而跪詣。克命之跪。曰身非跪。何以跪。人爲此。其一事其詳在禮俗篇。廟不揆景而刻石。大臣戮者。不賜盤水而拜恩。名實既詭。則皆可以替。競以禮。競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無用者也。冰期非茸毛。不足與寒氣格戰。至於今。則須髮爲無用。湊理之上。遂無短絳矣。泰古之馬。其躡四指。足以破沮洳。今海內有大陸。而馬財一指。然則滄熱燥溼之度。變物之與之競者。其體亦變。且萬族之相軋。非直滄熱燥溼之比者也。若是人。且得無變乎。浸益其智。其變也。侗長碩岸。而神明。浸損其智。其變也。若跛鼈而愚。其變之物。吾不能知也。要之。蛻其故用而成其新用。吾不敢道其日益。而道其日損。下觀於深隧。魚鱖皆瞽。非素無目也。至此無所用其目焉。鯨有足而不以走。羖有角而不以觸。馬爵有翼而不以飛。三體勿能用。久之則將失其三體。故知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廢而爲虞雉。人迫之使入於幽谷。天關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廢而爲虞雉。防風釐姓也。後爲僑如。馬留。天漢之士卒也。唐書南蠻環王傳又有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華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竟案。今馬留。徧殖南洋。華乳固廣。而彼土故種。亦沿其稱號也。今其顏色蒼黑。其思慮不徇通。自亞洲之域。中國。日本。衛藏。印度。有駮。其佗不產。與洲無駮。亦無反嚙之獸。其無者。化而爲

野人矣。其有者。庸知非放流之族。檣杙。竊奇之餘。齋宅。窟以御。離彪者。從而變其形也。以是爲憂。故無逸之說興。而合羣明分之義立矣。章炳麟曰。物不知羣。益州之金馬碧雞。太古有其畜矣。沾沾以自喜。蹢躅以喪羣。而亡其種。今僅徵其枯腊。凡鑿石皆生物所化。亦有本是金石。而生物留其印迹者。又有生物已化。去而化金石之質。往代其說與原式無異。者是蓋雞馬枯設已化而金雞代之也。知羣之道。細若貞蟲。其動栩栩。有部曲進退。而物不能害山林之士。避世離俗以爲亢者。其侏張不羣。與夫貪墨備驚之役夫。誠相去遠矣。然而其弊將挈生民以爲康雉。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合羣之義。其說在王制。富國知人之變。其說在八索。

族制第二十

廬書二十

形天無首而舞。跋難陀龍無耳而聽。阿那律陀無目而見。嚴經藉弟令非誣。其抑者若珊瑚與水母。動物而虛其腦也。若夫五鑿異處。而視聽之舍殊。此奚足眩矣。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孕也。舜若多神之無身觸也。亦見楞嚴經此非殊舍也。而猶若是。意者其猶電魚之儲氣。將不行而至者邪。以電臥人。能使前知若遠游。所覩星辰。水波。山谷。人物。蟲獸。車馬。詭譎殊狀。皆如其志。瑞典人著催眠術言以電氣使人孰睡能知未來及知他人所念或見異物殊狀有千里眼夢游諸名其原出於希臘晚有曼可莫立士姆及漢坡諾忒斯沒諸書今皆命曰精神學蓋列子西極化人易人之慮謂王同游諸事

皆非。要之萬物莫神於辟歷。苟非骸質。猶無以覺。無以傳矣。聖王因是以卻鬼神而天所生。

上古受姓皆以母。而姬姜媯姚從女。自黃帝子為十二姓。箸之圖錄。翼統以父。然不能無莽。

亂。是故嬴氏之祖不章。而秦之先乃諱繫顛頊。以出於其孫女脩故。秦本紀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

卯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素隱曰秦趙以母族而祖顛頊非生人之義也左傳鄭國少暉之後而贏姓蓋其族也秦趙宜祖少暉秦少暉已姓素隱誤且諸侯皆一本。惟六蓼則竝祖咎。

繇庭堅。庭堅者。顛頊之才子。古今人表列高陽才子八人以咎繇代庭堅竟謂一人二名此誤女脩於庭堅蓋姑姊妹。母系者。傳甥。

是以舅甥兩名。其祖高之市齊魯長四人皆國王甥也。王子不得嗣位海衣說中部亞非利加之俗亦然。佗斯安。

士史載日耳曼古代風俗曰舅與從母之愛其甥猶父之愛其子甥愛舅與從母或過其父敵國交質不取子而取甥獨財產傳之其子耳印度之連波人夫以財物少許與婦買其子歸冠以己族始得專有其女則必歸婦家而夫不得有也班古羅夫之書所載亞美利加之其尼路人傳財產於女系子孫初克佗人兒童將入學校父不命而舅命之皆重甥之徵也傳稱咎繇子為皋子。如女辯通傳皋即咎惟咎繇亦

稱陶叔。易林需。而許由者寔咎繇之異稱。附說以是知繇者其名。咎則猶咎犯也。作咎犯。咎繇

既傳於母系。已亦從其憲典。而授之甥。自甥稱之曰咎。其後遂以為成俗習言。猶咎犯也。故

化益雖以繇子。而別其姓曰贏。獨國邑未蕪以授人耳。見後附說胥臣曰青陽方靈氏之甥也。夷

鼓。彤魚氏之甥也。方以明彰族姓。而亟言甥。即黃帝子猶有母系無疑也。嗟乎。核絲之遠近。

蕃莖繫焉。傳稱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父黨母黨七世以內皆當禁其相婚以血緣大近故也遺傳之優劣。蠢智繫焉。血液之拘襍。彊弱繫焉。

言人種改良者謂劣種婚優種其子則得優劣之血液各半又婚優種其子則得優種血液八分之六至七世則劣種血液僅存百二十八分之一幾全爲優種矣細胞之餘簡。死生繫焉。之說謂單細胞動物萬古不死異細胞動物則無不死然其生殖質傳之裔胃亦萬古不死民之有統也固勿能斥外其妣矣。觀於深山大澤。而知其將生龍蛇。素成之道。書之玉版。其慎始敬終也。民之蔡哉。平等之說盛。而第高下者。持其故以相詰。曰。女智必不如士。胡蝶以爭女也。而華其羽毛。雞以爭女。故生冠距。師子惟爭女。故修項被鬣。其麗且武。皆以爭而擅於其牡。雖人亦動物也。自大上而靜惑者。不增其材力。又常迫妊娠。至不能事事。是以梓材憐之曰。孀婦也。鰥寡也。嫗之必厚。其權則必不得均於士矣。聖王因是以貴世。適而尊。禰廟。天子則及其大祖。雖文母猶繫之子。世適之貴也。亦曰。遺傳爾其敝。至於任用一姓而貴戚之卿守其胙。守胙者誠。胙其祖父不喪。蟬孀世卿奚譏焉。夫遺傳若冰之隱熱矣。隱於數世。越世以發。以類其鼻祖。不必父子。故商均不宵舜。而宵馨。周幽不宵宣。而宵汾。王且性猶竹箭也。括而羽之。鏃而弦之。則學也。不學則遺傳雖美。能蘭然成就乎。登鬻肥乘。聖之童而擯羊裘之駿。雄於椽杙。其道莫頗。聖王因是以革世。卿而官。天下曰。弗乎弗乎。白雉不貢。泗水不出鼎。吾已矣夫。仲尼之遏於季孫田成子而不得進。子弓之騁角而不得十二游以南面。遏之也。力。故創之也。甚。雖然。使上古無世卿。又安得仲

尼子弓也。彼共和而往。其任國子者。非以貴貴。惟競存其族故。不然。今吾中夏之氏族。礪落彰較。皆出於五帝。五帝之民。何爲而皆絕其祀也。是無佗。夫自然之洮汰。與人爲之洮汰。優者必勝。而劣者必敗。觀哲如五帝。氓固奔逐。喘弗能逮矣。則又封建親戚。以自屏翰。迫劫其異族。使爲一宗。不宗者以律令放流。屏於大荒深阻叢棘白草之間。以伍戎狄。繇軒轅以至孔氏。黷二千年。其名子姓者。至於百姓千品萬官億醜。非其類者。又安所容其趾乎。且古之洮汰亟矣。故戚施直縛。籛篠蒙瑯。侏儒扶盧。朦朧修聲。聾聵司火。有時而用之。若夫童昏瞶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屏之齋土者。懼其傳疾。以敗吾華夏之種故。蹙蹙焉。洮汰之也。凡負傷遺傳如狸犬或失其尾則所產者亦無尾人或墮指其子亦無指又駢指至六七者或數代皆同此則形骸疾苦皆有遺傳矣古之人未嘗不僭濫於賞罰。欲良其種也。則固弗能舍是。比端門之有命。而種既良矣。盡天下而皆出於厲山有熊。則孰爲其優。而孰爲其劣。於是廢世卿。釋胥靡。與天下更始。三古之世卿。若執桃菊以赤发。其不材之種。然後九州去其狼扈。而集其清淑。雖競存。非私也。今至於桓文。四裔之孤憤。其有以干吾族紀乎。其皆吾昆弟與皇之耳孫矣。雖不競存。無進於其公也。自非前世之競存。則仲尼子弓。雕額冒彫也久矣。又安得淵聖之材。而制是法乎。制法有程。而種之日進也。無程。使

人人之皆角犀豐盈者。必革其恒。恒之道。非直嚴父。亦賴母儀焉。十翼以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上繫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處注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歸妹卦詩。故表獨稱天地之大義也。此則風如關雎。書首益降義。皆該之矣。又案自大極而兩而四而八則自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自可類非邵讎之私說也。今生物學家謂細胞極球一裂爲二。二裂爲四。自此爲八。爲十六。爲三十二。爲六十四。是即歸妹之旨。其成績究乎使跛能履。使眇能視。案瘞疾負傷若夫婦同病則必爲遺傳若婦非跛眇則幸可改良凡改良之說視此烏虛。民之蔡哉。

附許由卽咎繇說

唐虞以貴族行禪讓。瞽瞍者虞君。而舜其世適也。不欲以天位授庶人。大史公稱堯讓天下於許由。宋氏尙書畧說以爲伯夷。其義曰。大傳陽伯。鄭謂伯夷掌之。左隱十一年傳。夫許。大岳之胤也。墨子所染。呂氏當染。皆云。舜染於許由。伯陽。陽伯也。故知許由卽伯夷矣。史言堯讓許由。正傳會咨岳。巽位之文也。此其說知放勳之不禪布衣。其實猶未審諦。案呂氏高注。謂伯陽卽老子。說誠誣繆。然尸子言舜得六人。曰維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御覽八十一引是固別有伯陽。非許由矣。余以許由卽咎繇。古今人表書作許繇。正與咎繇同字。夏本紀曰。封皋陶之後於莫六。或在許。皋陶卽咎繇古者多以

後嗣封邑。逆稱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許。而因稱咎繇曰許繇。亦猶契曰殷契。殷庚遷殷始有殷名契始封商

不曰殷也而殷本紀亦稱殷契棄曰周棄。大王遷岐始有周名棄始封邰不曰周也而魯語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不一一曲譬也。禪讓之說。本在夏世。

夏本紀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後。乃展轉譌遷。以為堯讓。古事茫

昧。未足怪也。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夏本紀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

箕山之陽。益固咎繇子也。高注呂氏當染。以許由為陽城人。箕山者。下臨陽城。括地志曰陽城縣在箕山

北十三里。由冢在是。歸葬故里也。益辟在是。誓守父墓也。亦猶禹辟商均於陽城。陽城以北為

崇伯之國。將守故封。而視終身不好天室之政矣。夏本紀正義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案嵩本

作崇即崇伯繇所封禹繇封邑相鄰特分南北耳若皇覽言咎繇冢在廬江六縣。與許由箕山不相應。此猶堯葬濟陰。五帝本紀集解

節葬以為蛩山。呂氏安死以為穀林。舜葬九疑。五帝本紀而孟子離婁以為鳴條。古事茫昧。亦

未足怪也。又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

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是說

則後起者。然許昌即許縣。與陽城同屬潁川。續漢郡國志則意咎繇封邑。本自陽城達許。其後

世封許者。亦即守其故土。未可遽定也。或曰。墨呂既箸舜染許由之文。又言禹染於皋陶

伯益誠使許由咎繇爲一人。何故變名更舉。是則以堯讓之謬言。遠起三季。墨呂固習聞焉而不察其爲異稱也。

民數第二十一

卮書二十一

陰陽之氣。發斂之度。無古今一也。叢林喬木。不一日而茲。惟蟻蠓醯雞歟。蠕動羣飛。其卵育亦不迭。人者獨異是。自嬴氏以前。里閭什伍之數。尙已。蓋漢平帝元始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後漢和帝永興元年。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此據續漢郡國志注引伏無忌所記東漢戶口此爲最盛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明神宗萬曆六年。口六千六十九萬。清興以來。康熙四十九年。口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乾隆五十九年。口三萬七百四十六萬。道光二十八年。口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其辜較如此。夫自元始以來。至於康熙。千七百年。民數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財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說也。借曰天下久無事。民不見水火蠶刃。故日以孳乳。然自建武以逮和安。由天寶溯貞觀。中原無狗吠之警者。其距年亦相等。而倍不至是。借曰疆域袤延。前代所未有。未有者即回部耳。漢嘗開朝鮮高句驪以爲樂浪玄菟。今亦未能郡縣之也。蒙古今爲汗。羈屬理藩。唐時則且

滅突厥以置刺史。較其長短濶隘亦略相當。且沙漠之地。固稀人而曠土。其戶口何足選。天府所登。未越九州也。章炳麟曰。均庸調於地者。始自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蘇秦漢民皆有口賦。有口賦則民以身爲患。雖有編審必爭自匿矣。有司懼負課會計其數。又十而匿三四。口賦既免。貧優於富。厚游惰優於勤。生民不患有身。雖不編審而爭以其名效於上矣。故乾隆之民數增於前十三倍者。瘠之隱竄伏匿者多也。且升平之世。疆吏喜以臆盛媚於上。彼將曰。益民數既不足以彙郡縣。聖靈斐然。宜有所潤色。以樂主聽。則虛增之可也。非直虛增爾。戶籍屬草。稟多受成於保甲一人。而遠游地既。鬲越有司。不相知。榜其名家。復榜其名。在所及要。取既上。無校讎者。卒不爲刪除。纏複若是。則以一人爲二人也。一隱之一增之。故相去若北谷。至十三倍其舊。然則元始以來。民必有盈萬萬者也。乾隆道光之世。民不過倍萬萬也。雖然。古者樂蕃遮。而近世以人滿爲慮。常懼疆宇隘小。其物產不足以襲衣食。今淮漢以南。江秦河瀕沮洳之地。蓋樹藝無甌脫矣。東南之民數。宜必數倍前代。使闢地於巨島灌莽間。則鄰國先之。使從事於河維。昔之膏腴。今乃爲沙磧。地質易矣。不可以植稻梁。而猶宜於嘉卉。莫掣之則竄也。故弱者道殣。彊者畧奪。終則畧奪不可得。而人且畧奪之。章炳麟

讀小雅至於螟蛉有子蝶蠃負之。馭然歎曰。烏虜。後司農見之矣。言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

封禪第二十二

臆書二十二

烏虜。後世之封禪。侈心中之。而假於升中燔柴以恣其佚樂。斯無足論者。夫古之升中燔柴者。曷爲者也。封大山。禪梁父。七十有二家。以無懷爲最近。當是時也。天造草昧。榛蕪四塞。雄虺長蝮。盡爲顛民害。人主方教民佃漁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議禮。然則其所以封禪者。必有所職矣。吾嘗以爲古之中夏。羸於西極而縮於東南。東南以岱爲竟。徐楊淮海。禹迹之所蹈。同於羈縻。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疆。故春秋夷吳越。成周之盛。淮夷徐戎。其種族猶吾人。而以其椎髻之俗。憬然犯南甸。若然。自岱而南。王教之所不及。帝王治神州。設險守固。其封大山者。於周禮則溝封之典也。因大麓之阻。衆土爲高。以限戎馬。其制比於蒙古之鄂博。是故封禪爲武事。非爲文事。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之以祭天以肅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順其禮。文之以秩羣神以揚其職。是其示威也。則猶偃伯靈臺者也。三王接迹。文肆而質難。而本意沒微。喪其本意。而曰行以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者。爲仁物也。夫國有嶠墮。不崇其高。壑

之鑿之。楮之蕩之。以爲魁陵糞土。即有大寇。其何以禦侮。爲封域。計土石。可傷邪。古者野廬。幾竟。宿息井樹。單囊公有言。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故至於俠溝叢樹。而戎車寔矣。爲封域。計草木。可傷邪。然則所以惡傷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車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號於九圍。而實陰收其利。故封禪可尙也。嗟乎。嬴劉之君。南殄滇粵。而北逐引弓之民。其所經畧。則跨越乎七十二家之域矣。去病以武夫。知狼居胥之可封。而人不以僭越罪之也。使漢武寤於此。則岱宗之徹迹。可以息矣。

河圖第二十三

尙書二十三

亡人至於五鹿。而得塊以爲天賜。其實野人也。慮犧之王也。其形龍蛇。不知所自始。傳者以爲出於加爾特亞。陳矣。根棘之未伐。九有之未列。雖趨中夏。無以知中夏之形也。河圖者。括地者也。獲於行迷。而以寫青黑黃赤。雖腐敗則珍之。吾安知夫。豐駭河圖。以爲天賜者。非亡人之塊邪。鱗鱗化而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物之更迭生也。惟人亦然。昔者美洲有紅人。當明中世而驅。人以其前爲蛟螭紫貝之族也。然而今之龔地於美洲者。得華屋焉。吾安知夫前乎慮犧者。非有聖哲之士邪。彼且儀其地之象。而淪於河。慮犧得之。而以爲陳泉。斯猶蕭

何。之。收。秦。圖。籍。以。知。地。形。隱。塞。也。夫。何。瑰。偉。矣。哉。禹。之。維。書。其。猶。是。圖。夫。有。周。行。於。禱。海。以。立。辭。者。遂。書。其。度。劑。粟。忽。遇。而。拾。之。寵。靈。其。書。以。爲。天。賜。也。亦。宜。烏。虜。夏。氏。所。以。爲。四。國。綴。游。者。其。地。形。吾。見。於。書。矣。大。焱。之。燼。蟄。地。中。而。發。浸。假。而。積。沙。與。潭。以。闕。巨。流。則。山。川。之。變。曾。不。鎔。金。與。埴。之。在。陶。若。當。夏。氏。之。未。奠。吾。未。之。覩。也。吾。觀。於。江。今。之。潮。薄。乎。廣。陵。而。古。之。潮。上。薄。乎。武。昌。王。仲。任。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論衡書 繇。是。言。之。當。慮。犧。之。時。則。吳。干。舒。桐。盡。瀛。海。矣。惜。乎。吾。不。得。河。圖。而。讀。之。也。潮沙致日漸長論曰古月離地十二萬里時攝潮之力大今二百十六倍

方言第二十四

暄書二十四

中國之燕樂。輓世以南曲爲安雅。而宛平成都會六百年。趨市朝者習其言。其樂浸隆。今南紀諸倡優。皆效幽冀爲殺伐悲壯矣。章炳麟曰。格以聲音之倫。而燕趙間多清急。陸法言曰吳楚則時傷輕 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此以紐切言之。燕趙多以輕唇爲牙音。故云重濁。若音響之緩急剛柔。則反是。所謂噉音也。且京師者。有時而爲陵谷聲樂之大湊。必以水地察其恆爲都會者。齊州以河漢分南北。河衛之岸。謂之唐虞。漢之左右。謂之夏楚。舜以南風。紂以北鄙。劉向辨其違矣。周人作四始。而音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取說苑修文篇義 古者北方有五聲。至文武始增和穆。二變。明南音獨進化完具。故韓詩之說。周召以爲其地。在南陽。

南郡間。大史公曰。潁川。南陽。禹之所都。至今謂之夏人。南郡固全楚時郢都也。孫卿有言。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夏之與越。相爲正。夏之與楚。相爲扶持。故質驗之以地。二南如此。質驗之以水。沔漢之川。下流入荊州。而命之曰夏水。其國曰楚。若然。夏楚者。同音而互稱。楚從疋聲。聲本同夏。其說詳後。晉名於晉水。齊名於天齊。楚名於夏水。其比類一也。母其南陽南郡者。故爲二夏。若鎬池伊雒之爲二周。與殷之有三薄邪。齊州之音以夏。楚爲正。與河衛絕。殊。故曰能夏則大。然猶謂楚聲南蠻侏離。此河衛之間。里巷婦子之私言。未足以爲權量也。察文王之化。西南被於庸蜀。濮彭而江漢間。尤美。故克殷之役。史岑稱之曰蒼生更始。朔風變楚。出師頌。審師文王者。必不夷俗。襲音楚矣。二南廣之以爲雅。雅之義訓爲鳥不反哺者。而古文爲正。正者即人腓脛。樂府無所取其度。此以知雅則同。夏而正。與楚同聲。其文皆段借。故二雅者。夏楚之謂也。二雅張之以爲頌。頌者在周官。則隸九夏。故金奏肆夏者。頌之時邁也。繇是言之。四始之聲。惟楚夏以爲極。十三國獨楚無風。儒者皆言以僖王不貢包茅擯棄之。失也。元氣廣厚。而物博。而用者當其無有。黃鍾小素。不以名宮。元音含少。惟同律則不專其月。何者。以十二調所公也。詩三百皆以楚言爲中聲。尙安取楚風矣。今夫種族之分。合必以其

言辭異同爲大齊。故自變楚以夏始。則殷薄之族爲頑民。自此始也。天之草昧。大陸之先民。必資巨川以爲宅。舟楫旣盛。資其流衍。溯之泗之。厲之杭之。然則百貨殷賑。市里良奧。方五千里之間。而都會山出基置矣。惟齊州人自西方來。一自秦。一自蜀。北賓河衛而居之。南賓江淮而居之。然先周帝王之宅。東南以大山梁父爲眇略。岱南徐揚。羈縻不絕。於漢若有朱厓九真矣。帝王者。樂得殖民之地。從其喜好。繇俗甘食宴居。而憎故都僻隘。故蜀亦浸廢。荊州處徐揚蜀間。則終古淪爲要服。周而始有楚聲。而非莫也。熊嚴之作。與上國抗衡諸。吳越復繼起。及孫氏王於武昌金陵。諺晉之東。冠帶在是矣。案抱朴外篇審舉曰。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見同於左。左之類。據此。晉初中原人士。猶賸視吳楚。至東晉始翕合無間也。然至唐世。仕宦者猶不欲得南方。揚詡以爲樂土。亡與比。曜者。其在雒師鄴下。是何也。王景之治河。功施千年。始永平卒之開運河。無鬻潰。是故砥柱可漕。孟津可下。商旅駢闐。亭候修飭。都邑士女芋以閔。其氣不彫益。南方者。卑溼隳促。得與比邪。熙寧以降。河則歲歲橫浸。水門崩圯。隄不息。下自勃碣。上至二陵。三千里間。水道所在梗塞。故其槩船絕迹。化居鬻滯。民日蔽。幄亡職業。而獮不狎。非獨被金元之殺掠爲然也。河之不治。則有焉。當是時。南方江漢之水。其波淪如故。以是使其行旅日通。俊民日蕃。乃幾

與北方異氣。中國謂谿谷諸苗蠻。滿洲謂漢人蠻。見揚州十日記淮北人謂淮南人蠻。距鬲川濱耳。而相鄙賤若異種矣。迹江漢之盛。有輪郭於春秋。張於吳晉。闢於宋。以至今。然其萌芽。即自變楚始。夫聲樂者。因於水地。而蒼生當從其文者以更始。幽冀之音。其道不久矣。凡今語言。略分十種。河之朔暨於北塞。東博海。直隸。山東。山西。南得彰德。衛輝。懷慶。爲一種。紐切不具。亢而鮮入。唐虞之遺音也。陝西爲一種。明徹正平。甘肅皆之。不與關東同。惟開封以西。郤上。陸法言曰。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至今猶然。此即陝西與關東諸部無入者之異也。汝寧南陽。今日河南。故荆豫錯壤也。及沿江而下。湖北至於鎮江。爲一種。武昌漢陽。尤暉緩。當宛平二言。其南湖南。自爲一種。福建。廣東。各爲一種。漳泉惠潮。又相轄也。不足論。開封而東。山東曹沅沂至江淮間。大略似朔方。而具四聲。爲一種。江南。蘇州。松江。大倉。常州。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爲一種。賓海下邳。而內多渠澮湖沼。故聲濡弱。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處高原。爲一種。厥附屬者。浙江。衢州。金華。嚴州。江西。廣信。饒州也。浙江溫處。台。附屬於福建。而從福。福建之汀。附屬於江西。而從贛。然山國陵阜。多自鬲絕。雖鄉邑不能無異語。大略似也。四川上下。與秦楚接。而雲南貴州廣西三部。最爲僻左。然音皆大類關中。爲一種。滇黔則沐英以兵力略定。脅從中聲。故其餘波播於廣西。

湖南之沅州。亦與貴州同音。江寧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撫治所。音與佗府縣絕異。畧似中原。用晉宋嘗徙都故。夫十土同文字。而欲通其口語。當正以秦蜀楚漢之聲。然執不舍徑而趣回曲。觀於水地。異時夏口之鐵道。南走廣州。北走蘆溝。橋東西本其中道也。即四鄉皆午貫。於是君子知夏口則爲都會。而宛平王迹之磨滅不終朝。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聲於二南。而隆周召。

訂文第二十五

墟書二十五

秦述之人。款其皋門而觀政令。於文字之盈歉。則卜其世之盛衰矣。昔之以書契代結繩者。非好其繇也。萬事之蠶萌。皆伏於蠱。名實惑眩。將爲之別異。而假隲遠以爲文字。然則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則文以益繇。亦執自然也。先師荀子曰。後王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是故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綱紀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晉。雖欲文之不孟晉。不可得也。國無政者。其出話不然。其爲猶不遠。官事民志。日以嵒媮。雖欲文之不嵒媮。不可得也。吾聞斯賓塞爾之言曰。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與繪畫。故非有二也。皆昉乎營造。宮室而有斯制。營造之始。則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後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禹之鑄鼎。

而爲萬彪。屈原之觀楚寢廟而作天問。古之中國。嘗有是矣。奧大利亞與南亞非利加之野人。嘗墜淫其地。形漆其壁。以爲畫圖。其圖則生人戰鬥與上古之異事。以敬鬼神。埃及小亞細亞之法。自祠廟宮寢而外。不得畫壁。其名器愈險。當是時。布政之堂。與祠廟爲一。故以畫圖爲吏之政。以揚於王庭。其朝覲儀式繪諸此。其戰勝奏凱繪諸此。其民志馴服壺窻以迎繪諸此。其頑梗方命終爲俘馘繪諸此。其于圖也。史視之。且六典視之。而民之震動恪恭。乃不專於神。而流馳於圖。見圖。則爽然師保隸其前矣。君人者。藉此以相臨制。使民馴擾。於事益便。頃之以畫圖過繇。稍稍刻省。則馬牛鳧鷖。多以尾足相別而已。於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後愈省。凡數十畫者。殺而成一畫。於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溝陌又爲二。一以寫體貌。一以借形爲象。所謂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國。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窮。乃假同音之字以依託之。於是有諧聲字。則西域字母根株於是矣。人之有語言也。固不能徧包衆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伸緣傳以爲稱。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爲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數字之義。祖禰一名。久而莫蹤迹之也。今英語最數。無慮六萬言。斯氏道當時語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

繇是者。故足以表西海。章炳麟曰。鳥虬。此夫中國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書。凡九千名。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秦篆殺之。凡將諸篇繼作。及鄒氏時。亦九千名。衍乎鄒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韻。不損三萬字。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北宋之亡。而民日弊。其隸書無所增。增者起於俗儒鄙夫。猶無增也。是故唇吻所借。千名而足。檄移所借。二千名而足。細旃之所承。金匱之所藏。箸於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廟之所奏。同律之所被。箸於賦頌者。四千名而足。其他則視以爲腐木敗革也已矣。若其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則蘇乎檄移之二千而止。以神州之廣。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塵是其庸。得不澶漫搃殺。使政令逡巡以日廢也。且夫文因於言。其末則言摯迫。而因於文。何者。文之瑣細。所以爲簡也。詞之苛碎。所以爲樸也。刻玉曰珠。刻竹以爲書曰篆。黑馬之黑。與黑絲之黑。名實眩也。則別以驪緇。青石之青。孚苟之青。名實眩也。則別以蒼。貧琅玕。耦怨。匹也。合耦。匹也。其匹同。其匹之情異。則別以迷仇。馬之重遲。物之重厚。其重同。其重之情異。則別以篤。竺。本木曰楨。本匡氏曰氏。仰視蒼也。謂之天。髮際曰顛。此猶單辭也。辭或冗矣。而進言動辭者。勿使造字無神。祇則終古曰天之引出萬物。地之提出萬物者。爾。斯則劇口且煩。簡書也。故號以神祇。而一言

瞻矣。此猶物名也。歷物之意。志念祈禱之曲折。其變若雲氣。而言或以十數。莫曰輟。則終古曰車。小缺復合也。莫曰母。則終古曰女。欲姦訶止之。勿令姦也。其冗曼勿便也。尤甚。故號以輟母。而一言瞻矣。然則名之箸者。文從其言也。不可知。苟紆於祈禱。而饌具一名以引導之。其必自史官之達書名。使民率從以爲言。無疑也。今自與異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彙。猶暖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其靈便既相萬。及緣傳以譯。而其道大窮。今夫含生之屬。必從其便者也。然則必有弟靡以從彼者。雖吾文字。亦將棄不用矣。孟晉之後。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撫之。故無其名。今匱於用者。則自我作之。其所稱謂。足以厭塞人之所欲。欲廢墜得乎。若是。則布政之言。明清長弟。較然如引繩以切墨。品庶昭蘇。而嵒嶠者競矣。吾聞古之道。君人者曰審諦如帝。

附正名襍義

管子曰。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七法其在七法。以爲一官。覃及異域。言正名者衆矣。夫三段之條。五旌之教。是有專家。不得采摭。今取文字聲音。明其畧例。與夫修辭之術。宜審正者。集爲襍義。非誠正名而附其班。蓋匡謬正俗之次也。

西方以數聲成言。乃爲一字。震且則否。釋故釋言而外。復有釋訓。非聯縣兩字。即以雙聲疊韻成語。此異於單舉者。又若事物名號。合用數言。歲陽歲陰。義則難解。放勳重華。古聖之建名。阿衡祈父。官僚之定命。是皆兩義相合。并爲一稱。苟自西方言之。亦何異一字邪。今通俗所用。雖塵跂二千。其不至甚憂困匱者。固賴此轉移爾。繇是言之。捕於文俗者。亦逾萬字。然於理財正辭。其憂不逮甚矣。若有創作。用續舊文。故字訓字兩端。皆名一字。是則書童竹筥。數必盈億也。

六書之從形聲。十固七八。自叔然弘嗣。則有切音。其後或以婆羅門法貫之。宜若調瑟有準。觀其紐切而知其音讀者。然抽諷廣韻。則二百六者勿能辨也。其能辨者。而九服又各異其歛侈也。音不弔當。彼是不明。人各相非。孰爲雅言。察此其所由生。則嘗正字母之讀。以貫雙聲。未嘗正二百六部建首之讀。以貫疊韻。故呿唵同概。而韻不可知。夔孫韋切音之術。而弗整理。其切則雜舉散字以爲用。未嘗一用字母部首。故樞軸繁亂而讀不可知。世言漢文難識。不若歐洲之易簡。若專以字母韻首爲綱。上去傳於平聲。加之點識。以示區別。所識不過百名。而切字既有定矣。雖咳笑澁音之子。使無歧聲。布於一國。若鄉邑相

通可也。

上世語言簡寡。故文字少而足以達情。及其分析。非孳乳則辭不射。若彼上世者。與未開之國相類。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矣。案柏修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弗別。徵之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婦人俛牀。注。謂妻妾子姓。語無區別。與柏修門種勿殊。蓋處穢儷皮以前之遺語爾。又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各有正文。而昆弟獨段於章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霧字。說文兄雖訓長。毛公故訓。義實爲茲。蓋繇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爲宗服齊衰三月。宗之重於家族政體久矣。其始鑑於立少。懼其動搖。而尊之使隋不可登。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亦不得以其戚戚宗子。故餘子於適長無敢有兄與昆之稱。雖適長亦以臣庶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三王之際也。又加路脫稱達馬拉人。以淡巴菘二本易羊一匹。淡巴菘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祿數知五而止。自五以上無

其語言亦無會計。故見淡巴菘十本者。擴張兩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於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其鬻頑者。識數至三而止。及與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瞭。夫世無衡量籌算人之紀數。固以指爾。以五指爲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徧徵古籍。凡欲甚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爲舉九者在社會開明而後。若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爲數至於三無可增矣。且慮犧已有十言之教。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之中合。其佗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氏以五爲度。蓋當時亦特慮犧知十耳。元元之民。則以爲數。至於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漸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於臆頰。故亦相引而弗替乎。又古之言人。仁夷同旨。案說文古文仁字作𠂔。而古夷字亦爲𠂔。漢書樊噲傳與司馬居釋文𠂔古夷字此段仁爲夷也。海內西經。百神所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弄莫能上岡之巖。仁弄者夷弄。傳云夷弄收之是也。說文言夷俗仁。仁者壽。故夷與仁聲訓本通。脂真之轉。字得互借。表觀中庸皆云仁者人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韓勅碑有四方士仁。皆借仁爲人矣。乃知人與仁夷古祇一字。蓋種類之辨。夷字從大而爲人。自

禹別九土。始以夏爲中國之稱。製字從頁。白夕以肖其形。自禹而上。夷夏並號曰人耳。夷俗仁。故就稱其種爲人。以就人聲。而命德曰仁。仁卽人字。自名家言之。人爲察名。仁爲立名。而簡樸之世未能理也。古彝器人有作夆者。重人則爲夆。以小畫二代重文。則爲仁。明其非兩字矣。自夷夏旣分。不容通言爲人。始就人之轉音而製夷字。然說文儿字下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夫古文與小篆一字耳。何故別訓爲仁人。則知古史官之製儿字。蓋專以稱東夷以別夏人。夷俗仁。故訓曰仁人。此義治小學者多不瞭。非深察古今變故不知。白虎通義謂夷者蹲夷無禮義。故儿字下體詰屈。說文儿字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以象蹲夷。且海內西經。仁羿。說文繫傳儿字下注引作人羿。是儿夷一字異讀之明徵。通其源流正變言之。則人儿夷夆仁巨六字。於古特一字一言。及社會日進而音義分爲四五。夫語言文字之繁簡。從於社會質文。顧不信哉。

六書初造。形事意聲。皆以組成本義。惟言語筆札之用。則段借爲多。小徐繫說文。始有引伸一例。然緇君以令長爲段借。令者發號。長者久遠。而以爲司命令位尊高者之稱。是則段借卽引伸。與夫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其趣殊矣。夫號物之數曰萬。動植金石

械器之屬。已不能盡爲其名。至於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無體象。則不得不段用佗名以表之。若動靜形容之字。諸有形者。已不能物爲其號。而多以一言槩括。諸無形者。則益不得不段借以爲表象。是亦執也。姊崎正治曰。表象主義。亦一病質也。凡有生者。其所以生之機能。即病態所從起。故人世之有精神見象。社會見象也。必與病質偕存。馬科斯亦拉以神話爲言語之屢疣。是則然矣。抑言語者。本不能與外物混合。則表象固不得已。若言雨降。案降下也本謂人自陵阜而下風吹。案吹喘也本謂人口出氣急皆略以人事表象。繇是進而爲抽象思想之言。則其特徵愈著。若言思想之深遠。度量之寬宏。深者所以度水。遠者所以記里。寬宏者所以形狀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見象。以此爲表矣。若言宇宙爲理性。此以人之材性表象宇宙也。若言真理。則主觀客觀。初無二致。此以主觀之承仞。客觀之存在。而表象真理也。要之生人思想。必不能騰躍於表象主義之外。有表象主義。即有病質馮之。其推段借引伸之原精矣。然最爲多病者。莫若神話。以瑞麥來牟爲天所來而訓行來。以乙至得子爲嘉美之而造孔字。斯則真不失爲癩疣哉。惟夫庶事繁興。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爲正文。如能如豪如羣如朋。其始表以猛獸羊雀。此猶埃及古文。以雌蠶表至

尊。以牡牛表有力。以馬爵之羽表性行愷直者。穀利亞英文學史久之能則有態。豪則有勢。羣則

有箝。朋則有儻。皆特製正文矣。而施於文辭者。猶習用舊文而怠更新體。繇是表象主義日益浸淫。然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爲工。質言爲拙。是則以病質爲美。疾也。楊

泉物理論有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樊文類聚此謂本繇一語。甲乙而爲

數文者。然特就簡畢常言以爲條別。已不盡得其本義。緊本義訓纏絲急。引伸施於草木斯義益衰。則治小

學與爲文辭者。所繇忿爭互詬。而文學之事。彌以紛瑣矣。

如右所述。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言而已。文

辭雖以存質爲本。然業曰文矣。其不能一從質言可知也。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

亦益篤。斯非直魏晉以後然也。雖上自周孔。下逮羸劉。其病已淹久矣。湯武革命。而及黃

牛之革。血蟲爲蠱。而云榦父之蠱。易者象也。表象尤箝。故治故訓者。亦始自易。而病質

亦於今爲烈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者。而病必祈其少。穢汗漬染。寧知所屆。荀氏有言。

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樂論焉可長也。近世奏牘關移。語本直覈。純出史胥。其病猶少。而庸妄

賓僚。謬施塗墍。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

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夫言苛則曰吹毛求疵。喻猛則曰鷹擊毛鷲。遷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腊毒。物極必反。遂於文格。最爲備下。是則表象之病。自古爲昭。去昏就明。亦尙訓說求是而已。自昔文士。不錄章句。而劉彥和獨云。注釋爲詞。解散論體。裸文雖異。總會是同。文心雕龍論說篇斯固文辭之極致也。若鄭君之謙毛詩。公彥之釋士禮。武子之訓穀梁。臺卿之讀孟子。師法義例。容有周疏。其文辭則皆斐然信美矣。當文學陵遲。躁人喋喋。欲使漸持名實。非此莫由也。

有通俗之言。有科學之言。此學說與常語不能不分之由。今若擷舉其畧。炭也。鉛也。金剛石也。此三者質素相同。而成形各異。在化學家可均謂之炭。日與列宿。地與行星。在天文亦豈殊物。然施之官府民俗。則較然殊矣。夫盤孟鐘罇。皆冶以金。几案杯箸。皆彫以木。而立名各異。此自然之理。然苟無新造之字。則器用之新增者。其名必彼此相借矣。即如袁煤曰煤。古樹入地所化。亦因其形似而曰煤。不知此正宜作墨。爾曩令古無墨字。則必當特造矣。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天下之士大夫少而農牧多。

故農牧所言。言之粉地也。而世欲更文籍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今言仁人善人。其旨亦有辨也。農牧之言仁人。則曰好人。其言善人。亦曰好人。更文籍而從之。當何以爲別矣。夫里巷恒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適使眞意譌殺。安得理解也。昔釋典言般若者。中國義曰智慧。以般若義廣。而智慧不足以盡之。然又無詞以攝代。爲是不譯其義。而箸其音。何者。超於物質之詞。高文典册。則愈完。遞下而詞遞缺。缺則兩義混矣。故教者不以鄙語易文。言譯者不以文言易學說。非好爲詰誼也。苟取徑便而殺眞意。寧勿徑便也。

志念之曲折。不可字字而造之。然切用者不宜匱乏。此如直行曰徑。易言也。一曲一直曰迂。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冗矣。如物有大小。易言也。自圓心以出輻線。稍前益大曰粟。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冗矣。如形式之分合。易言也。望兩物平行者漸遠而合成交角曰見。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冗矣。古義有精眇翔實者。而今弗用。舉而措之。亦猶修廢官也。如火車中止。少頃即行。此宜用輟字古義。如鐵路中斷。濟水復屬。此宜特爲製字。雷震擊物。昔稱曰震。火山之發。上變陵谷。下遷地臧。今宜何稱。釜氣上蒸。昔號曰融。既烝復變。既烝

復凝。今宜何號。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不見日。昔名之暨。赤道下晝夜平等者。今宜何名。東西半球兩足相抵。昔謂之儂。正當作舛東西背馳。終相會遇者。今宜何謂。以此比例。不翅千萬。擇其要者。爲之製字。則可矣。

故有之字。今彊借以名佗物者。宜削去。更定。若鏞鏞。本火齊珠也。今以鏞爲金類元素之名。汽。本水澗也。今以汽爲蒸氣之名。名實棍殺。易令眩惑。其在六書。誠有段借一科。然爲用字法。非爲造字法。至於同聲通用。益不可與造字並論矣。是故鏞汽等文。必當更定。

官吏立名。疆域大號。其稱謂與事權不同者。自古有之。如秦以御史爲三公。於周特簪筆之吏。唐以侍中爲宰相。於漢則奉壺之役也。然封駁之官。謂之給事。一萃之長。號以千總。則已甚矣。若夫展轉沿襲。至不可通者。則始於元後。如升州爲府。而府仍號以某州。最爲無義。今官書文牘。輒言各直省。此復襲明而誤。彼時有南北直隸。故曰各直。有十三省。故曰各省。今直隸非有二也。且亦一行省耳。然則稱各省已足。省當稱司或當稱部前人已言之此始從俗仍言各直。所指安在。乃觀於日本之官號。何其剴切雅馴也。近法東鄰。庶幾復古哉。

轉譯官號。其事尤難。蓋各國異制。無緣相擬。或謂宜一切譯音。如漢時且渠當戶例。然左

右賢王僮僕都尉。則固譯義矣。要之中國當自定官號。名實既覈。則相切者多。必不能比。傳。然後如賢王僕尉。非漢所有。而特爲作名可也。并不能爲之作名者。然後從且渠當戶例可也。

人名地名。雖舉音而當知其義。從說之。苦越生子。命曰陽州。人以地名也。蒲姑。東土奄君之號。人地互稱也。懷壤。汎汎。繇事得稱。仲中。堯和。義事兼具。此其模畧可知也。橫說之。釋典言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其大齊曰。有因緣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鑰羅道人。生摩鑰羅國。因國立名。故名摩鑰羅。無因緣者。如曼陀婆。一名二寶。一名殿堂。二名歛漿。堂不歛漿。亦復得名。爲曼陀婆。如薩婆車多。名爲蛇蓋。實非蛇蓋。然則渠按以屬彘名。支那以蠶絲名。世謂漢且支那譯皆言秦今人考得實爲蠶義域多利以英吉利王名。非律賓以西班牙王名。是亦地名之有因緣者也。若能蒐集故言。如昔儒之爲春秋名字解詁者。其於古訓當愈明也。

狗有縣蹠曰犬。說文犬未成豪曰狗。釋文通言則同。析言則異。故辨於墨子者曰。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經下烏白曰雌。霜雪白曰皚。玉石白曰皦。說文色舉則類。形舉則殊。故駁於孟

子者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子告中夏言詞。有流馳而無疑止。多支別而乏中央。觀斯二事。則可知矣。釋故以三十餘言。總持一義。諒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非一時能具數詞也。方言列訓大者十二語。列訓至者七語。而云別國之言。初不往來。舊書雅記。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於一言。而文辭亦無儻語也。若史通襍說。載姚最梁後畧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以爲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蘇儻辭盛行。語須耦對故也。此於儻辭。固傷繁鄭。抑觀莊周山木。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讀我爲俄從釋文所舉一本也。然使辭此亦未必非互文。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足下微利於竟外。吾子託身於盟主。許靖與曹公書。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徒曰足下。莫曰吾子執事者。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史聃一經。捶句皆雙。儻辭是昉。察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谿曰谷。此廣隘之異。釋山山續無所通谿。說文水出通川。爲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直取相變。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義有正

負。文實互施。晉語韋解傾危也釋放平易也陸績說此即云易平也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為斯語矣。雖然儷體為用故

誣意有殊條。辭須翕關。子旬無施。執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為工。不以前訓為

尚亦見駢枝同物。義無機要者也。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修禊序絲竹管絃

高明令終宋玉賦云且為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邠郢淳碑云北墓起墳古詩云彼服羅衣裳

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糲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案張氏所舉非必同訓若云

明而未融墓而不墳則明融墓墳自有辨也然析言則殊通言則一用之文辭固取大同而遺小異則雖謂一訓可也

夫琴瑟專一不可為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千不一二。而非同訓者

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於是乎辭例作焉。辭例者。即又不可執也。若言上下無

常。進退無恆。易文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常與恒皆同趣一則儷馳。謂處與

流義相反對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

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之善視者白馬視馬。辭例一也。而白為全體。視為一部。觀念既殊。則詞

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鵲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為舉性。鮮為加

性。墨子經上有移舉加之文謂言詞分移舉加三性經說上釋之曰狗犬舉也叱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意存

性。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是為直指形質如鮮方言訓好淮南傲真訓注訓明好好者察人意好之是為意存高

下如平氣稱狗是為直指形質如激氣叱狗是為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加之別是猶長言短言固不繁

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皆形容詞也而當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語命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 觀

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推是以言。春爲蒼天。秋爲旻天。天釋仁覆愍下而言旻。遠視蒼然而言蒼。函德與表色不同也。天子曰后。庶人曰妻。曲禮君母得言大后。民母不得言大妻。尊號與常名不同也。且元年一年。其實同也。遞數之始。於一曰元。駢列之舉。其一不曰元。故孔子書元年。子夏問曰。曷不起初哉首基。張揖上廣雅表出春秋元命苞若言一人。不得言初人哉人矣。中國內國。其實同也。在外而正亦曰中。在內而倚不曰中。故惠施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莊子天下無外者。尺度絕而亦無中。然未嘗無內。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判無差。至於白視素鮮。亦必爲之穿穴形聲。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近世作者高郵王氏。實惟大師。其後諸儒。漸多皮傅。觀其甚者。雖似渙解。方更詰韜。宜有所殺止矣。

古人文義。與今世習用者或殊。而世必以近語繩之。或舉孟子萬章篇。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謂之其同義。而用之不得不異。野哉其未知蓋闕也。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朕其弟即朕之弟也。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即堯聞其聰明也。左定二年傳。奪之杖以敲之。奪之杖即奪其杖也。夫何不可代用乎。蓋之其是者四文。古實同義互用。特語

有輕重。則相變耳。鴻範曰時五者來備。宋世家作五是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氏是同音通用。苟爽傳作五陸以陸訓是非其義也。以是同者訓矣。且五是亦時五之倒語也。藝文志儒家者流。以今世文義言之。者字甚詰。訓難通。尋說文者別事詞也。喪服注。者者明爲下出也。故者義與是與此相類。至今有者番者回等語。儒家者流。儒家宜讀。者流爲句。者流。猶言此流也。釋訓之子者。是子也。故之亦與是此義同。比類觀之。知古人於普通代名詞。通言互用。不得以孟子之其偶異而謂辭氣異施矣。

高郵王氏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無所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猶有未豁然者。一曰倒植。一曰間語。倒植者。草昧未開之世。語言必先名詞。次及動詞。又次及助動詞。譬小兒欲啖棗者。皆先言棗而後言啖。百姓昭明。壤土割裂。或順是以成語學。或逆是以爲文辭。支那幅土。言皆有序。若其蹤迹。未盡滌除。書禹貢言祇台德先。鄭注其敬悅天子之德。即先祇台德也。無逸言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僞孔作卑服今從釋文引馬本馬云俾使也是謂大王王季。使文王就服康功田功。即俾文王即服康功田功也。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即飲食於野也。此與室於怒市於色一例最易辯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帝式之惡。冀喪厥師。即帝式

惡之也。今本式作伐據非命中非命下更正案非命中云帝式是惡用闕師非命下云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式用也帝用之惡即帝用惡之也詩日月言逝不古處。傳訓逝爲遠。即不逮古處也。逝不相好。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即不逮相好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言昧雉彼視。即視彼昧雉也。此其排列。亦不能盡合榘度。要之此方古語。必有特別者矣。間語者。間介於有義之詞。似若繁冗。例以今世文義。又如詰詘難通。如卷耳言采采卷耳。而傳云采采事采之也。訓上采字爲事。以今觀之。似迂曲不情。又如載馳言。載馳載馳。傳云載辭也。其他載可訓辭者。多訓爲事。如釋故云言間也。助詞又云言我也。若詩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受言臧之之輩。以今觀之。皆可訓間。而傳皆訓我。箋則言訓我者凡十七見。近人率以詰詘不通病之。毛公生於衰周。文學方盛。寧於助詞。尙不能通。鄭君雖專治樸學。不尙文采。觀其謚序。與戒子書。固文章之傑也。然其訓說。必如是云者。正以二公深通古語耳。夫絕代方言。或在異域。日本與我。隔海而近。周秦之際。往者雲屬。故其言有可以證古語者。彼凡涉人事之辭。語末率加事字。或以口卜代之。口卜亦事也。又凡語不煩言我而必舉我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輩。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異東方。而言告言臧之訓我。則正與東方一致。以今觀古。覺其詰詘。猶以漢觀和爾。在彼則調達如簧矣。雖然。訓

事訓我。又不得膠執讀之。事與我即爲助詞。故載之訓事。與訓辭同。言之訓我。與訓問同。同條共貫。皆以助唇吻之發聲轉氣而已。當高郵時。斯二事尙未大箸。故必更易舊訓。然後辭義就部。是亦千慮之一失乎。疏通古文。發爲凡例。故來者之任也。

史通雜說篇云。積字成文。由趨聲對。然則有韻之文。或以數字成句度。不可增損。或取協音律。不能曲隨己意。彊相支配。疣贅實多。故又有訓故常法所不能限者。如古辭雞鳴高

樹顛云。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頰頰煌煌。義無大異。釋故頰光也。說文頰火光也。蒼頡篇而中

間以何字。直以取足五言耳。其有非韻文而文義類此者如書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據多士大淫。洗

命四字與頰頰何煌煌相似。然尤不可理解。此則疑是簡札爛錯。非其本然。不則古語泰無規則矣。亦有當時常語。非訓故所能割解者。魏武帝蒲生

篇。東阿王明月篇。皆云。今日樂相樂。魏文帝朝日篇云。朝日樂相樂。是樂相樂爲當時常

語也。斯二者必求其文義。則窒閼難通。誠以韻語異於佗文耳。詩卷阿言亦集爰止。集止

義一也。鷓鴣傳集止也。爰有于於曰三訓。釋問於集止之間。皆不安耳。斯非頰頰何煌煌之例邪。

式微言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用微用微。語難瞭矣。經傳釋詞以式爲發聲。語其實訓用者亦發聲。斯非樂相樂之例

邪。雖然。類是者亦千百之十一焉爾。不通斯例。則古義不完。逐流忘返。則繆說茲起。世有

妄人。憲云讀書不求甚解。故不得以余說爲杓乘也。

前世作述。其篇題多無義例。和氏盜跖。以人名爲符號。馬蹏駢拇。以章首爲榻鬻。穿鑿者或因緣生義。信無當於本情也。至韵文則復有特別者。蓋其弦誦相授。素繇耳治。久則音節諧孰。觸激唇舌。不假思慮。而天縱其聲。此如心理學有曰聯念者。醒醉之夫。或書一札。洎亂易譌。固其職矣。而譌者或有文義可通。要必其平日所習書者。此手有聯動也。歌繇舊曲。成響在喉。及其抒意倡歌。語多因彼。此口有聯聲也。是故後人新曲。往往襲用古辭。義實去以千里。若呂氏春秋古樂曰。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夫晨露爲義。大氏如小雅所言匪陽不晞者也。而音諧語變。則遂爲振鷺。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是名篇。魯頌有駟。亦云。振振鷺。鷺于下。皆自此流變者也。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朱鷺篇。其辭曰。朱鷺魚以鳥。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及何承天擬作朱路篇。則曰。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音均遞代。以水鳥爲輪輿。是即晨露振鷺轉變之例也。饒歌又有攤離。其辭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憲用蘭。攤離趾中。及承天擬作離離篇。則曰。離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以離爲離州矣。又有上邪。其辭曰。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及承天擬作上邪篇。則曰。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以邪爲邪正矣。是皆聲類相同。辭悖大異。其名實譌變。又不可以訓。故常法限之也。亦有義訓相近。而取舍絕殊者。若呂氏古樂所載有娥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而邶風曰。燕燕于飛。塗山女作歌曰。倅人兮猗。而曹風曰。彼倅人兮。孔甲作破斧之歌。而豳風亦有破斧。尋其事指。絕非一揆。而文句相同。義訓亦近。斯皆所謂音節諧執。天縱其聲者也。必欲彼此互證。豈非陷於兩傷者乎。復有用古調以成新曲。而其篇題與詩悖絕遠者。乃賦曲傳合以就之。如古黃爵釣竿二行。未知何指。及傅玄作鼓吹曲。以頌晉德。則因黃爵而傳合於伯益之知鳥言。因釣竿而傳合於大公之善餌術。然後可以言神雀來游。飛龍戾天。而與晉德相會。夫古之黃爵釣竿。亦未必取於致嘉瑞用陰符也。此賦曲遷就者。又爲一例。三百五篇。蓋未之見。雖然。六代之樂。今盡崩墮。文始五行。唐後亦闕。古樂章之篇題。既不可覩。寧知三百五篇。必無是例乎。世言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華先發。次及櫻華。桃實先成。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筆語。史詩功善。而後有舞詩。蓋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舞

詩。筆語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述複雜大事者也。二。裨詩。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行作話。齟於街談巷語者也。徵之吾黨。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質各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繇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顧命陳教則歸歸不遠江叔遷說重言籍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取是夫以劇氣蹇吃猶無刪削是知商周記言一切遂書本語無史官潤色之辭也帝典陳敘大事不得多錄口說以無史體故刊落益辭矣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漸則忘失。綴以韻文。斯便唸詠。而易記憶。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其體廢於史官。其業存於矇瞽。繇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同波異瀾。斯各爲派別焉。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繇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於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立均出度。管老所同。逮及孔父。優爲儷辭。墨子諄諄。言多不辯。奇耦雖異。筆語未殊。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繇昉乎。從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於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

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於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諱。固非韻文所能檢押矣。然則從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備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於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

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於演說者也。抑名家所箸。爲演說之法程。彼固施諸筆籥。猶與

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集錄文辭者。宜無取焉。戰國

與宋人語錄近世演說爲類本言語非文學也效戰國口說以爲文辭者語必僞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杜牧宋蘇軾使其講墓至今爲梗故宜濇分畛域無使兩傷文辭則務合體要口說則在動聽聞庶

幾各就部伍爾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於文辭。曰。見在語。國民語。著名語。是爲善用法。反

之亦有二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外來語。新造語。施於文辭。是爲不善用法。世人

或取北墓死語。彊令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減失。如外來語。破純粹之國語

而駁之。亦非盡人理解。有時執所逼迫。非佗語可以備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爲虛飾。適示

其言語匱乏耳。美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語其友曰觀君數用法蘭西文果使精練英語無論何種感想自有語

則外來語不新造語者。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爲進步發見之時代。有

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明。然其用此。或爲華言虛飾。或爲執不可已。是有辨矣。古者日本

思想簡單。卽簡易之漢語。已足指明。而作者憲用險怪多畫之文。何其陋也。案武島以外來新造。有時需用。廢棄語則直爲官師所不材。是於日本。容可云爾。至於禹域。進化雖紆。人事萬端。本殊偏島。頃歲或需新造。尋檢蒼雅。則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若奕且輟暨諸文是也。東人鮮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爲一瞑而不復視矣。語有惡其冗長。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於執固取爲徑便。西方新語。多取希臘。或本梵文。腐歿之化神奇。道則不易。寧若樊虛諸子。憲爲險怪。以眩視惑聽邪。夫惟官號地望。箸於榜題。施於傳志。謚錄者。必用今名。而佗語皆不得代。械器輿服。古今異宜。亦又同此。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於子玄矣。見史通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攤旄剖符之率。而亟稱擊節。處髻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蓋文辭之恆例也。若其雅俗稱名。新故襍用。是寧有厲禁邪。至云人所不曉。致滅神味。說尤鄙淺。夫廢棄之語。固有施於文辭。則爲間見。行於繇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若釋故云畧利也。而唐人謂厲刃爲畧刃。釋故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恫痛也。而大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顏云通恫晉令有覆違。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坼。此竝曠絕千年。

或數百稔。不見於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尙人人能言之。至於今日。斯例猶多。方言云佻丁小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慮者

子也。音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慮。聲如今湘粵人謂兒童曰慮。聲如則其遺語也。僞

謂之代。注船動搖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

北人猶自稱替。斯朕之音變矣。晉人言寧馨。唐人言某享。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爲某享享音火剛反今吳越人

竝有是語。斯亦關雒之舊言矣。至於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煥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

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又況思字從凶。思音切俗學不曉其音。

而里巷稱小兒囓蓋。猶曰凶門。禮有追胥。律令僞爲緝捕。而鄙諺謂俛視偵伺。猶存胥語。

地官小司徒以此追胥注胥同捕盜賊也此本釋故胥相也爲訓今律緝捕義亦爲同然緝字本義借義皆與伺訓絕遠此必習用胥字展轉傳訛誤變胥字作豈多謬爲豈官書又增偏旁遂爲緝字今楊越言俛視偵伺則音如疏

故文辭則千年曠絕。繇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夫十棊之變。猶不可窺。而況

天下之言乎。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

散在全部之國民。何爲其悞濫滅味也。繇是以言。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

當審舉而戒濫耳。亞諾路得評判論曰。孰爲見在。在視其施於體格關於目的者而定之。

不在常談之有無也。此則廢語所施。各於其黨。其在學說。稱名有界。先後同條。雖言兩而問以言二不可也。其在常文。趨於達意。無間周魯。雖言光明。而增言緝熙。可也。詩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

緝熙光明也
本釋故文王傳

寧以犗犛無常之辭。恣其狂舉者乎。

顧寧人曰。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是則然矣。余以黽勉密勿。毛恆魯通。而世多有用密勿者。匍匐蒲伏。詩恆傳通。而世多有用蒲伏者。若不推類例。抑彼揚此。則顧義亦無以立也。至乎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段借爲多。舍借用真。茲爲復始。其與好書通用。正負不同。嘗者不覩字例之條。一切訾以難字。非其例矣。陸務觀曰。近時或掇史漢中字入文。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如彼瑠瑒。實可蚘鄙。循研其實。今昔又殊。夫天子曰乘輿。名非今之靈輿。朝士曰薦紳。物非今之章服。乘輿薦紳皆史

漢正

若實異者無郵。而名通者受譙。方之陸義。不其遠乎。乃夫一字所函。周包曲折。晚世

廢絕。辭不慊志。必當采用故言。然後義無遺缺。野者不聞正名之愴。一切訾以藻續。非其例矣。知爾雅之爲近正。明民之以共財。奇恆今古。視若游鱣。取舍不同。惟其弔當。斯則華士諉聞。鄙夫翫習。其皆有所底止乎。

章炳麟曰。後王置文部之官。以同一文字。比合形名。勿使僭差。其道則猶齊度量。一衡槩也。文辭者。亦因制其律令。其巧拙則無問。何者。修辭之術。上者閎雅。其次隱約。知諛辭之不令。則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無忌。則變雅楚辭不興。故世亂則文辭盛。學說衰。世治則學說盛。文辭衰。如六國學說盛於周漢。此爲學說始造之世。不與後代並論。若其訓辭深厚。數典翔博者。獨史官之籍爾。又與文辭異職者也。九變知言。出於莊周。則百世不能易矣。曰。天也。道德也。仁義也。分守也。形名也。因任也。原省也。是非也。賞罰也。以此大平。

述圖第二十六

檄書二十六

畫圖之山川。不足以程遠近。人物。不足以窮形相。塵而被壁。則當官者放不用矣。今之爲畫者。獨續地。自遠西來。規方辨度。自徑易也。而佗圖史皆曖昧。凡畫圖之亟。亡亟於軍旅。版籍軍旅之間。山海窈冥。林麓回閉。未戰固圖也。既戰。亦宜圖其出入。知其方畧。以貽後人。昭於文字。營目而辨。版籍之於地體華離。一事也。近世以地槩丁。而後王之法。治以頭會。季冬則街彈。三歲則大比。皆登其畫象。以知民數。及其少壯老耄。與處險阻。易以匿逃者。姦究之萌。偷穴。攻盜。殺人。亡命無蹤迹者。異國之賓旅。杭江海以款關者。必把握其容法。足以辨識。故

治於簞席。不勞。西方軍有勝負。必鬻而畫之。古者得其方類。漢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羣臣上齎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右見漢書元帝紀。此以知告捷者兼寫其狀也。西方以光學取民物形景。人必有象。以上有司。游觀初至者。入於傳舍。則警吏徵之。古者得其方類。唐開元二十五年戶令曰。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爲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天寶九載。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七通典此以知民不匿形。足以拱柙也。夫古者績事。雖眇麗。比於西方。猶不盡空積忽微。後王所崇法。誠在彼矣。然往世獨漢唐文牘有圖。而宋元至今浸絕者。何也。曰山川不足以程遠近。人物不足以窺形相。廬而被壁。則當官者放不用也。古之尊官器三。簪、中、圖。云散氏盤曰。虢付散氏田器。而賈子說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先醒。虢簪皆志也。易豫朋盍簪京作攢虞作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辨皆可通識即志字也。小史掌邦國之志。則然。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臧之。小司寇登中于天府。中者。計簿也。天府注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小司寇注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皆謂中。即計簿也。余以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謂自陳功德上計於天也。論語堯曰允執其中。中亦簿書猶言握天下之圖也。楚語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亦簿書。韋解謂把其錄籍是也。又訓中爲身。則失之。善用字從中。篆形作用。則知古文中字作用不從口也。用即開字。去其兩簡。簿書當爲中字。

本義史從又持中可互證。中不可汗漫。簪足以昭視意旨。獨畫無分判度齊。使人自爲量。故至今猶用簪中而不用圖。今鄉邑龍巖縣亦有冊圖之然磁物無足言者新聖觀於藝人所爲。樸樸小故。而昭其時物。亂世之徵。文辭反覆而無徵驗。樂府通韻而違今古。既非今韻又非古音吳越毛奇齡以來其流弊矣篆刻譎繆而棄形聲。草書繁繞而難識知。比類萬端。苟爲噲事。以不徵於民用者衆矣。不畫而止也。雖然。云能之長短。雖小足明其所緣矣。古之畫者。侂於工師。今之畫者。侂於名士。

公言第二十七

楹書二十七

求朝夕於大地。而千歲不定。橫赤道之帶是也。藉假吾手所左右以期之。而上下於半球者。異言矣。是以一方之人爲公者也。黃赤碧涅涅修廣以目異。徵角清商叫嘯喁于以耳異。酢甘辛鹹苦醢雋。永百旨以口異。芳蕊腐殍腥腥蠖羶朽以鼻異。溫寒熙溼平棘堅疏枯澤以肌骨異。是以人類爲公者也。生而樂。死而哀。同類則愛。異類則憎。是以生物之類爲公者也。公有大小。而人不營度。公其小者。其去自私。不問以白。羴是故至人謂之曩僂之智。雖然。以黃赤碧涅之異。緣於人之眸子。可也。以目之眚者。視火而有青炎。因是以爲火之色不恆。其悖矣。取歧光之壁流離。蔽遮之於白日。而白者爲七色。非壁流離之成之。日色固有七。不歧光則

不見也。火之有青炎。火者實射之。不眚目則亦不可見也。燭燧鈞冶之上。七色而外。有幻火變火。可以鎔金鐵。而人目不能見。不見其光。而不得謂之無色。見者異其光。而不得謂之無恒之色。雖緣眸子以爲蕪極。有不緣者矣。右論色 大魚始生。非割於海水。久漬而不知其鹹。苟以是論鹹味之無成極。而坐知鹹者以舌臆之妄緣。荀子正名篇已言緣天官又言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釋典未入中國儒書言緣者始此 夫緣非妄也。雖化合亦有其受化者也。且人日茹歛於酸素之內而不知其酢。及其食醯梅。則酢者覺矣。苟日寢處於醯梅而嚙之。雖醯梅亦不知其酢也。乃酢於醯梅者則知之。是故分劑有細大。而淡鹹無亂味。以忘微鹹者而欲沒鹹之達性。固不厭也。右論味 單穆公曰。目之察色。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清濁。不過一人之所勝。故制鐘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過是則聽樂而震。觀美而眩。聲一秒之動。下至於十六。高至於三萬八千。而聽不逮。日赤之餘。焜說文炎火光上也焜炎光也案炎光即今所謂光線光自發點以至人目皆順總行至目則成圓錐形即炎光上銳之義 電赤之餘。焜。光力萬然蒸。而視不逮。余嘗西登黃鶴山。瞻星漢陽。閃屍乍見。屑屑如有聲。以是知河漢以外。有華臧焉。有鈞天廣樂之九奏萬舞焉。體巨而吾耳目勿能以聞見也。以不聞見殺言其滅沒。其厭人乎。右論聲 夫物各緣天官所合以爲言。則又譬稱之以期至於不合。然後爲大共名也。雖然。其已可譬稱者。其

必非無成極。而可恣瀆腹以爲擬議者也。今吾已範人之形。而勿能求其異合於非人之形。其不從大共以爲名者。數也。及夫宗教之士。知其宥。不知其別。以杜塞人智慮。則進化之幾自此阻。吾與之陟靈臺。曰。道型乎域中。而智周九天之上。

平等難第二十八

煇書二十八

天地之道。無平不陂。故曰。水平而不流。無原則遯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然則平非撥亂之要也。昔者。平等之說。起於浮屠。浮屠之言平等也。蓋虧盈流謙以救時弊。非從而縱之。若奔馬之委轡矣。何者。天壽之俗。區人類爲四等。以婆羅門爲貴種。世讀書主祭。其次曰刹利。則爲君相將士。其次曰毗舍。則爲商賈。其次曰首陀羅。則苦身勞形。以事剛敵。監門畜之。而臧獲任之。是四類者。慶弔不通。婚媾不遂。載在卮府。世世無有移易。夫橢圓方趾。一也。而高下之殊至是。此釋迦所以不平。而黨言平等以矯正之也。揉曲木者。不得不過其直。恣言至其極。則以爲穀非毛鱗皆有佛性。其冥極亦與人等。此特其左證之義。覲以齊一四類。而閔侈不經。以至於濫。有牛鼎之意焉。愚者滯其說。因是欲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是其於浮屠也。可謂儀豪而失牆矣。且平等之說。行之南北朝。則足以救

敵。行之唐宋以後。則不切事情。是何也。當門地之說盛時。公卿不足貴。壘囚俘虜不足賤。而一於種胄乎辦之。至唐高儉定氏族志。猶遯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賤。蓋其俗尙之敵。與天毒同風。觀夫王源與富陽滿氏爲婚。班列不當。無損於禮教。豪髮而沈約彈之。以爲生死點辱。於事爲甚。若以茲事爲至僻回者。嘻其變也。於斯時也。而倡平等之說於其間。則菅蔽之棄蕉萃之哀息矣。其有助於政教。必不訾矣。今自包衣而外。民無僮僕。昔之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旌鉞以逮藍縷敝衣者。苟同處里閭。一切無所高下。然則以種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夙矣。復從而平之。則惟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耳。昔者白虎通德論之言。以人皆上天所生。故父殺其子當誅。晉獻公罪棄市。以殺其大子申生故。夫忍戾至於戕賊其所愛。則何人而不戕賊。又上絕其考妣之性。使無遺育。其在辟宜也。今繆推其同出於上天以立義。雖夏楚之教。沒其慈愛。而誣之以酷烈。責之以自擅。若是。雖法吏之囚錮役作。其罷民亦酷烈自擅也。歐美法有囚錮役作無夏楚說者必謂與一時之呼警在受者果孰甚乎父之於子必不忍囚錮役作之成年而後或施以夏楚亦與榆掠異狀寧得倒置其重輕也乃夫男女之辨。非苟爲抑揚而已。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淮南略澤女不駢適。則不夫。山女不適駢。則不養。俄羅斯人威斯特馬科婚姻進化論有此說今本之數也中

國無媒氏以會男女。其數不彰。一歲之爲盜賊罪人勞作餓夫以死者。皆男也。男之彫喪。則怨女自多。而不得不制妾媵以通之。且人類者。欲其蕃衍。與一女仇數男。則不若一男而仇數女。夫以一男而仇數女。此猶三十輻共一轂。即其執固不可以平等。就除妾媵矣。有生與之技。有形與之材。官其劑量。則焉可平也。第馬而殊駿。駑第人而殊傭。下與卓。亦劑量殊爾。然猶以其第厚薄之。雖舜與造父者。亦若是厚薄之。況不易之劑量哉。案普魯士憲法女子不得嗣君。依此大陸主義亦與島固殊。昔樊英有疾。其妻使婢候問。英則下牀答拜。曰。妻齊也。禮無不答。後漢書方術樊英傳。君子齊其禮而不齊其權也。古者謂君曰林丞。其義爲羣。此以知人君與丞民等。其義誠大彰明較箬也。及其驛然獨立於民上。欲引而下之。則不能已。夫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號以民主。其崇卑之度。無大殊絕。而其實固已長人。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彼道家之言曰。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然則以投鉤定賞罰。以三載考績易總統。是特當軸處中者之所以避怨讟。顧賢桀安取乎。夫父子夫婦之間。不可引繩而整齊之。既若是矣。君臣雖可平。抑於事故無取。故曰。平等之說。非撥亂之要也。雖然。吾嘗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權。非平等。而其褒貶。則可以平等也。昔者埃及之王。稱法老。死。大行至窆所。或頌其德。或指其郵。

以得失相庚償。過多則不得入墓。其王亦深自亟敕。懼羅罪辟。莫敢縱欲。是故中國稱天以誅天王。而春秋有罪者不書其葬。

明獨第二十九

煇書二十九

遇靈星舞僮而謂之曰。子材衆庶也。則按劍而嚙。俄而曰。子材固卓犖。天下所獨也。則笑屑然有聲矣。則又曰。子入世不能與人羣。獨行而已。則又按劍嚙。烏虜。是何於名譽則欲其獨。而入世則以獨爲大郵也。彼痼俗也。僮子且然。而況丈夫哉。昧夫。其亂於獨之名實夫。大獨必羣。不羣非獨也。是故卓詭其行。虓然與俗爭。無是非必勝。如有捲勇。如不可敵者。則謂之鷙夫而已矣。厚其泉貝。膏其田園。守之如天府之橐。非已也。莫肯費半菽也。則謂之齋夫而已矣。深谿博林。幽間以自樂。菑華矣。不菑人也。觴鳥矣。不觴賓也。過此而覩。和精端容。務以尊其生。則謂之曠夫而已矣。三者皆似獨。惟不能羣。故斬與之獨也。大獨必羣。羣必以獨成。日紅采而光於暈。天下震動也。日柳色而光於夕。天下震動也。使日與五緯羣。尙不能照寸壤。何暇及六合。海嘗欲與江河羣矣。羣則成一渠。不羣則百谷東流以注壑。其灌及天表。曰與羣而成獨。不如獨而爲羣。王靈鼓之翁博。惟不與吹管羣也。故能進衆也。使嘉木與齋羣。

則莫蔭其下。且安得遠聲香。鳳之馮風也。少雖不能羣。故卒從以萬數。貞蟲之無耦。便其獨也。以是有君臣。其類泡盛。繇是言之。小羣。大羣之賊也。大獨。大羣之母也。不昧於獨。古者謂之聖之合莫。抱獨不言而四海謹。人君之獨也。握其節。莫與分其祿。士卒無敢不用命。大率之獨也。用心不枝。子然與精神往來。其立言。誦千人。和萬人。儒墨之獨也。閉閣而省事。思湊單微。發其政教。百姓悅從。如蒲葦。卿大夫之獨也。總是襍術也。以一身教鄉井。有賢不肖。或儲之。或撻之。或具染請之。皆磬折而願爲之尸。父師之獨也。吾讀范氏書。至獨行傳。迹其行事。或出入黨錮。嗟乎。非獨何以黨哉。古之人歟。其獨而羣者。則衣冠與骨俱朽矣。今之人。則有錢唐汪翁。其性廉制。與流俗不合。自湖北罷知縣歸。人呼曰獨頭。案獨頭語甚古。水經河水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有古冢。陵柏蔚然。欖茂北阜。俗謂之夷齊墓。是則以其狷介赴義。號曰獨頭。因名其山矣。自命曰獨翁。署所居曰獨居。章炳麟入其居。曰。翁之獨。抑其羣也。其爲令。幹權稅。雖一錨不自私。府臧益充。而同官以課不得比。怨之。其羣於州部也。罷歸。遇鄉里有不平。必爭之。窮其氏。豪右銜忿。而寡弱者得其職。姓。其羣於無告者也。諱禮必抨彈。繇禮必擻。其羣於知方之士也。夫至性恫天下。博愛尙同。鞠錄以任之。雖賈怨不悔。其羣至矣。其可謂獨歟。入瞽師之室。則視者獨矣。入偃巫跛擊之室。則行者獨

矣。視與行至羣也。而有時諡之曰獨。故夫獨者羣。則羣者獨矣。人獨翁。翁亦自獨也。案以知羣者之鮮也。烏虜。吾求羣而不可得也久矣。抑豈無對辭以定民者。吾與之耦。天下多敗羣。故西入周南。而東亡命郁鍤之野。儻得一二。當是時。水陸未移。官號未革。權槩未變。節籜未毀。俎猶若俎。鉦猶若鉦。羽猶若羽。箭猶若箭。威猶若威。而文武解弛。舉事喪實。引弓持柄。無政若雨。是爲大羣之將。渙。雖有合者。財比於蟻蝨。於是慄然而流汗曰。於斯時也。是天地閉。賢人隱之世也。雖然。目覩其支體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則惟彊力忍話以圖之。余越之賤氓也。生又羸弱。無驥騫之氣。焦明之志。猶惛悽怛。悲世之不淑。恥不逮重華。而哀非吾徒者。竊閔夫志士之合而莫之爲綴游也。其任俠者又籲羣而失其人也。知不獨行。不足以樹大羣。雖然。吾又求獨而不可得也。於斯時也。是天地閉。賢人隱之世也。吾不能爲狂接輿之行。噲。吾不能爲逢子慶之戴盆。吾流汗於後世必矣。

冥契第三十

虛書三十

章炳麟曰。吾不徵伯夷。不尙觀於斟雉之史。委蛇黃宗羲之言。而效君祿曰。天子之於輔相。猶縣令之於丞尉。非負高無等。若天之不可以階級升也。輒近五洲諸大國。或建聯邦。或以

貴族共和。貴族之弊曰寡人。則大君之尊。日以蹙損。而與列侯庶尹同班。黃氏發之於二百年之前。而徵信於二百年之後。聖夫。且夫雞離桔梗。場圃以爲至賤。而中其疾。則以爲上藥。自古妄人之議。常冒沒以施當時。卒其所言之中。亦與黃氏等者。蓋未嘗絕也。予觀明武宗自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兵部宣敕。雖御名不諱。傳之後世。以爲談笑。又上求之。則漢靈帝嘗內許涼。伍宥之說。謂大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因講武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此事稍不章。要之二君。皆淫酗昏虐之主。佻狎自喪。誓其赤刀。誠無不釀嘲於後世者。然輓近尙武之國。其君皆自稱元率。或受鄰國武臣官號。佩其章鉞。慙然勿以爲怪。而戎事日修。則天子誠與庶官等夷矣。嗟乎。彼漢明二主者。其僭歟。其逆計至是也。事之闖然而得之者。千世以後。輒與之相契合。章炳麟曰。歸乎君子。大哉黃中通理。南人曰。夏姬之蹙頰。其里連衽。戚施效之。蹙其頰。其里無炊竈。章炳麟曰。戚施之蹙頰。其里無炊竈。夏姬效之。蹙其頰。其里連衽。名實未虧。而愛憎相質。於是知妄人之議不竟非。而舉其事以釀嘲者。適咫尺之見也。章炳麟曰。中夏之王者。謂之天子。是故言蒼牙者。以爲出於東皇大一。而創業之主。其母必上帝。馮身以儀之。吾讀浮屠書。稱帝曰帝釋。亦曰釋提桓因。是無佗。彼塞種者。其氏曰

釋迦。以其王爲出於上天。而因以其氏被之。惟牟尼一音稱。小其說。擯排上帝。而猶謂之瞿釋迦氏。一作薩尸迦亦稱薩陳如並一音之轉。彼神靈其國主。翕然以爲出於朱鳥權衡之宿。其於中夏。壹何其築范

之合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凡長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羸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

姓趨令若牛馬。章炳麟曰。大哉黃中通理。章炳麟曰。封禪書有八神將。大公以來作之。而天

主其一也。則邪蘇以爲號。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一馬。行無徹迹。詣營求謁。大

公曰。此天方之神。來受事。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見舊唐書禮儀志引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則穆罕

默德以爲號。是二子者。西隔昆侖。而南隔黃支之海。未嘗一覲尙父之苗裔。誦其圖籍。而稱

號卒同。天主天方皆譯話然不失本意。豈姜姓四岳之掌賓餞者。其怪迂之說固多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章

炳麟曰。歸乎君子。大哉黃中通理。

通法第三十一

禮書三十一

帝王之政。不期於純法。八代。其次筭法。維清緝熙。合符節於後王。足以變制者。則美矣。周之

克商。矢珪矢憲。與九鼎比尊。憲者。前代之圖法。今以因革者也。明昭有劉。施於朱氏。漢之政

可法有二焉。天子曰縣官。亦曰國家。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國家御首蓋人輓升山又云國家臺上北面是稱天子爲國家也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國家中國固用此義。此

其過制淫名。以土之毛。當會斂於己。然其名實自違。卒有私財。足以增修宮館。得無虧大農經費。新論有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臧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案少府所入不應倍於賦斂蓋是積歲羨餘非一年收入如此然不審所據爲何年要指其著書時也此爲少府與主賦斂者分。帝有私產。不異編戶。後王以皇室典範所錄別於賦稅者也。景武集權於中央。其郡縣猶得自治。古之王度。方伯之國則有三監。大國相也。其命曰守。故管仲言有天子之二守。左傳十二年傳欒盈亦以士甸爲王守臣。左襄二十一年傳小國相也。其命曰令。故楚以子男令尹輔之。及秦罷侯而闔置其孤卿。郡則御史監之。其主者言守。其下縣道言令。皆因前世建國之差率以爲比。晉侯問原守史起爲鄆令先秦之世以方部大尊榮亦猶後世藩鎮之帶京銜也集成審法則自秦始是故郡縣之始。大異封建。漢氏因之。大守上與天子剖符而下得刑賞。辟除一郡之吏。無慮千人。皆承流修職。故舉事易而循吏多。成哀之末。綱紀敗於朝。吏理整於府。至於元始。戶口最盛矣。其縣邑猶有議院。稟長蔡湛碑陰曰。賤民議民。與三老故吏處士義民異列。議民者。西方以爲議員。良與通達之士。以公民參知縣政者也。賤民者。西方以爲私人。廝役扈養。不及以政。不得選人。亦不得被選者也。此其名號炳然。國命不出於

議郎而縣顧獨與議民圖事與今俄羅斯相類。凡漢世道路河渠之役。今難其費。彼舉之徑易者。無慮議院之效。後王饒望於斯制。如其初政。則因是也。新與晉魏隋唐之政。可法有一焉。漢承秦敝。尊獎兼并。上家彘鉅億。斥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驅無所跽足。乃父子氏首。奴事富人。貂率妻帑。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蹶。歷代爲虜。猶不贖於衣食。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傷心腐臧。不可勝陳。通典一引崔寔政論語如此新帝復千載絕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過一井。此於古制少奢。苟悅以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竝有怨心。則生紛亂。此其所以敗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訖建武以後。鄉曲之豪。無有兼田數郡。爲盜跖於民間。如隆漢者矣。大功之成。虧亦不於一世也。晉之平吳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然仕者猶差第官品。以得蔭客。及元魏制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

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北齊之授露田。夫婦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給永業二十畝。以爲桑田。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隋居宅從魏。永業露田從齊。而隳鄉每丁財二十畝。唐。男子。丁中者。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老男疾廢。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疾廢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隳鄉所受口分。視寬鄉而半。易田倍給。大氏先後所制。丁男受田。最多百畝。少不損六十畝。畝以二百四十步爲劑。視古百步則贏。民無偏幸。故魏齊兵而不殲。隋世暴而不貧。訖於貞觀開元。治過文景。識均田之爲效。而新室其權首也。夫農耕者。因壤而穫。巧拙同利。一國之壤。其穀果桑榆。有數。雖開草辟土。執不倍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業不形。是故有均田。無均富。有均地。箸無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視佗國爲最殺。又以商工百技方輿。因執調度。其均則易。後王以是正社會主義者也。朱梁之政。可法有一焉。奄寺周而

有之。至漢轉盛。江左晉宋。幾絕而不能殫盡也。案晉宋二志惟太后三卿似爲奄官其餘未見有位者西奄兒然其容者極鮮固繇於重流品不使刑人干位又元帝以相王草創宋武素不好弄故裁減奄官幾於盡絕也唐法魏周。中官復貴。此非獨以分權陵主當去無罪而宮人固無說焉。梁太祖襲行其罰。踐位以後。切齒於薰楸。改樞密院曰崇政院。以敬翔爲院使。不任中人。雖趨走禁掖者亦絕。及李氏破汴。詔天下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師。此無奄寺之徵也。嗟乎。淫昏不道之君。作法於齊。猶高世主。生民載祀四千。而間十七。文德之流。軼於湯武矣。後王欲循理飭俗。觀視四夷。可無鑑是邪。明之政可法有一焉。初罷行省。主疆域者曰布政。使凡理財長民課吏。皆責之。西方之知事是也。按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西方諸裁判所是也。都指揮使秩正二品與當時布政使同秩掌治軍政。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西方之師團是也。三司同位。不相長弟。賢於後嗣。常設督撫。後王式之。按察與布政分。則司法行政。異官之隧也。都指揮與布政分。則治戎佐民。異官之劑也。哀乎。中夏之統。一二千年矣。量其善政。不過於五。然世猶希道之。斯足爲摧心失氣者也。及夫東晉之世。君臣有禮。而唐陳詩不諱。得盡見朝政得失。民間疾苦。此亦其可法者。然當時自以習貫率行。將法典之非成文者。故不陳於大禘也。

官統上第三十二

牘書三十二

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筭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管子宙合篇語蓋先聖劉歆有言。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大極元氣。兩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律曆志說本史記律書而去其餘分自子至亥。數以三積。易曰。亥子之明夷。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亥茲云。萬物方茲。茲也。惠定宇以爲亥子。雖非其本文。而訓讀則極當。律曆志云。該關於亥。肇萌於子。是其義也。筭命所取法。則在於是。彼明夷者。箕子文王所公也。然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言五行。出於雜書。文王言八卦。河圖也。是故言元年者。以王爲文王。而擯箕子於海外營部之域。使無亂統。如彼積數。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是安用邪。章炳麟曰。此謂官制之大數。在察玉衡。筭於方明者也。凡官皆以一統三。昔

者管仲之治齊也。曰：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齊語而臨下相統，亦往往以三三積之。文王之立政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庶慎者何

也。公羊董仲舒官制象天曰：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

二十七大夫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

慎以爲四選，選一慎三臣，皆天數也。然則慎者三之別稱。秦風小戎傳曰：奮驅，慎駕具，所以

止入也。此因止驂馬之入以爲名。慎駕具者，若言三馬之駕具矣。乘馬實有馴壯然驂之命名實因駕三而起蓋一服兩驂非驂服皆

兩也慎駕具亦本此爲名而馴馬之兩驂駕具即因名於是厥以慎名官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厥次侯爰類，以慎將元

年從起留，慎將爲楚漢時官號，猶明之參將也。明職官志總兵官副總兵參將無品級無定員此參將與總兵副總兵爲三慎將之名猶此矣師古言以謹慎爲將

義甚迂曲漢初廢將將刺客將等命名皆從其職無以空言立號者以慎爲三周秦漢之通言故董氏用之夫慎者，三物之稱，自上以下，積乘以三，故曰庶

慎。僚佐輔殷，置自上官，故文王罔兼，此則官以三乘之義明矣。先聖苟卿曰：後王之成名，爵

名從周。正名明三百六十官者，其法爲春秋所因。及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成百二十官，如不契合。然百二十官，未及中下士也。三百六十官者，下逮是矣。因元士八十

一而參之，則二百四十三爲中下士數，以增百二十官，則爲三百六十有三，故董氏爵國篇

曰。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又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而謂之周制。夫何

不合之有乎。案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中下士皆謂其職名非謂其員數也。如言以大夫爲長官者

有二十七職以元士爲長官者有八十二職非謂大夫祇有二十七元士祇有八十一人也。周禮一

官而有數大夫數士者不少。然其官祇三百六十耳。況鄉遂都鄙之正長同此一官而其員以千百計。雖盡中下士之

數猶不足充乎。又案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說。王制及尚書大傳皆同。鄭君注大傳曰。自三公至元士

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

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鄙意明掌位說。似與此不相涉。大傳又

言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又謂堯舜時已有百二十官。亦與明堂位官五十相戾。竊

謂古制平。昧學者多以周制說。虞夏或以虞夏制說。周紛如糾纏。今從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文。定爲周制。至

所謂九卿者。即六卿與三孤。而三孤亦必兼六卿。自午以下。至亥六等。其數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是爲胥史陪屬。遞統而相增。六等者何也。士之所臣曰早。早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也。是在春秋傳。則比十日。今乃比於十二辰者。傳有王公大夫士。而大夫弗別於

卿士。又弗別元與中下。是以爲十。別之是以爲十二。非其相舛蓋也。周官府史胥徒之制。不

皆以三相乘。雖其上亦然。如大夫亦不正。二十七職也。要之道其較略而已。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

不可平以準。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必若引繩切墨。而以三制之者。雖僇商高爲政。固勿

能也。且夫爵名則困於周。若春秋所爲斟酌損益者。億甚衆矣。是故荀子有序官。王制其名或

異周禮。然猶十取其七八。故曰。文王之法云爾。及夫箕子所颺言。則以五行爲臬。攸斯大古

夏殷之成憲。而周時毀棄久矣。荀子道桀紂之世曰。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令行於竟內。謂之君。正論夫其千官者。則鄭語言。合十數以

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楚語言。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是也。是皆以十相乘。然其本則在。以土

與金木水火。以成百物。語所謂五物之官。則傳言物有其官。故有五行之官。列受氏姓。是

已。左昭二十九年傳古者計官。自十而止。不及早與陪屬。故以三乘者。其下雖尚有六等。而曰三百

六十矣。以十乘者。其下雖有萬官億醜。而曰千官矣。千官之法。本於五行。是則晷瑱夏商所

闕置。金氏求古錄謂周以前皆五官。甘誓召六卿。鄭謂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而命之為卿。必非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不可據此謂夏有六官。其說最謬。下曲禮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司

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徒司馬司水司

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

官大司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處焉。司土屬司馬。則皆屬司徒。工則皆屬司空。案此為殷時五官之明證。周

時始立六官。通典二十三云。自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天。后遂以六部為天

春夏秋冬六官。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天官大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豈出夏官之司。杜君此

說精審。絕倫。周代家宰實為三公之副。若漢時以御史大夫副丞相矣。故小宰注謂若今御史中丞。明大宰若御史大

夫也。後漢以御史大夫為司空。則為論道之職。而衆務悉歸尚書。故家宰又若後漢以來之尚書令也。杜君又謂。筭計

之任。本出於天官之司。會案近世。魯魯士有會計檢察院。直隸國王為特立官。古者則以直隸宰臣。漢初張蒼。筭筭以

列侯中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然則司會。屬於天官。猶計相。居於相府。益明大宰是副相矣。又世人多怪

禁掖冗官。隸於大宰。不知大宰實兼統五官。而官於禁掖者。於五官並無所歸。故直隸大宰耳。其與五官同列。為六怪

所任蓋官吏名籍集於司土所謂德功能久者自據其長官所考以詔王非自任筮選也此與漢世選部略似而權尚不逮若殷置司土乃爲五官之一則與晉後之吏部一致進退黜陟專制於一人矣上選卿尹則非敬忌擇人之道下

選翰佐則非庶慎罔知之義此魏晉以來之積弊而殷法已爲其前導故文王立政而箕子以爲王府之葆

大革斯制然則以大宰爲神官以司土執銜柄皆殷法之乖謬者是以齷名從周也而箕子以爲王府之葆

臧者隋書倭國傳其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夫以五官分職實始五行之官日本文教受自百濟王仁隋百濟傳固言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則必出於箕子也當殷之衰昇天不饗者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厥登名民三百六十夫。故

能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度邑篇以是知文王之爲方伯。既嘗改官。即每職舉其一人以上殷室。故

周官非肇制於公旦。父子積思。以成斯業。信其精勤矣。自周而下。設官在乎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而司天屬神之職。有所勿尙。象物以五者。特兵事之斥候旌旃耳。儒有一孔。不法後王。

而眩於神運。故荀子之譏子思孟軻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非十子則箕子之法。必不行於

域中。而文王得持其元。故曰大一統也。春秋傳於昭之五年。簪叔孫氏筮得明夷事。則曰明

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

且日爲三。亦以見明夷之以日定位久矣。而其言亥子者。則周室取之。以爲官成之大齊者

也。

問曰。斥候旌旃象物以五。何事也。應之曰。春秋傳曰。明其五候。賈逵曰。五候。五方之候。敬授

問曰。斥候旌旃象物以五。何事也。應之曰。春秋傳曰。明其五候。賈逵曰。五候。五方之候。敬授

民時。四方中央也。昭二十三年其後軍侯亦如之。故曰軍行。右轅。左追葶。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宣十二年傳物者。旗物也。上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雀今本左

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轅者葶也。葶從雀聲。說文雀讀若和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穀梁昭八年傳置旂以為轅門是轅。

門即和門。轅葶音皆近和故可通借。考工鮑人言欲其茶白。茶者葶者。詩右葶即右白矣。葶者鹿葶草也。釋草所

謂茶。王芻者。某氏注謂鹿葶孫炎注謂葶草郭注亦同。其色綠。小雅終朝采綠。則是矣。追。晝也。詩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廣雅

詁作彫弓說文葶畫弓也是彫。本有畫義。追則與彫雙聲通借。左追葶即左畫青也。茅慮無者。茅慮則釋草所謂茹慮茅蒐也。無

其餘聲。茅蒐可以染絳。其聲合則為鞮。前茅慮而前朱明矣。權者。釋草曰黃華。釋木曰黃英。

郭璞曰。牛芸草也。小雅芸其黃矣。傳亦云芸黃盛也。故中權者。中央用黃色也。勁者。釋草曰

勤鼠尾。孫炎以為可染早。後勁。後玄也。凡七入之。緇六入之。玄皆得以早通稱。曲禮獨以軍行載旗為義。傳即旁

及斥侯。舊解傳者皆支。離今考正如此。軍中以徽識物色。教目。依於五方。非以為神怪。及其末流。而有衛侯官

十二篇。入陰陽家。漢魏文志侯官者。候官也。

官統中第三十三 禮書三十三

七十一 聖之官命。祿盡於今。陳諸東序。不為下國綴游。然其稱號磨滅。或儻見於四裔。與後

嗣王所布法。而幽隱不著者。第而錄之。非苟爲采獲異聞。凡近世鴻臚中允即中盾諸職。因名於古。而十世以後。稱其卓詭。考迹者。稱吾世也。

虞書堯典稱內于大麓。鄭君說大傳曰。麓者錄也。新論亦云。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劉昭百官志注引論衡正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位。大總錄二公事。其說

雖異古文。以爲山足。要之言相位者。必有所從受。及擬以錄尙書事。則誣也。繇漢而上。官號多難知。若長秋光祿勳。其解詁稱近鉤鉞。靈獨上世。余讀漢書烏孫傳。說其國官制曰。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倏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自左右大將以下。皆漢語譯錄。獨大祿。非漢稱。傳又言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大子有子曰岑陁。其下言岑陁者。官號也。此則烏孫自以官稱其人。即大祿爲烏孫語明矣。相大祿者一官。大祿從主人。相從中國。史官所記。音義借箸之也。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明大祿爲股肱貴臣。而與大麓譯音正同。則虞書所說爲相位。烏孫取於古官舊號豁然矣。烏孫故在祁連敦煌間。後乃佗徙。見張騫傳與瓜州尤姓故鄰壤。當舜時則鄗成地也。隋西域傳言高昌王坐室。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其官曰令尹。

曰公。多取周秦以上。高昌於漢則車師前王庭。今爲土魯番關展二城。當中世聲教殊絕。猶上法周官。以爲光寵。況於舜世。東西固未鬲也。故孔子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而楊子雲喜識絕代方言。信其有徵哉。

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世本及石氏春秋勿船文義和分而皆有仲叔。及王莽則合義和爲一官。亦猶秦

之合僕射也。上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卜當爲僕射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故秦置謂者侍中尙書皆有僕射并僕人射人爲號謂者輩皆近臣也其後遂汎及佗官取其領事之號

百官公卿表謂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非其實也綜校其實。既遠起東周矣。文侯之命。言父義和者。鄭以爲晉仇其字

義和。固無徵也。馬從孔安國故。以爲晉重耳。其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亦愈曼衍矣。義和者。

義和也。賜弓矢饗。以爲侯伯。比於唐官。分宅四方者。故取其尊號而曰義和。義和故分尙

儀。亦非一名。大傳曰。儀伯之樂舞。藝故。此其儀也。大傳注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案下又有義伯之樂舞

義仲之後然同言義伯不應如此無辨故知此儀伯爲尙儀之儀非義伯也周世法之。大雅有維師尙父。故訓傳以爲可尙可父。惟別錄

亦言師之尙之父之。此皆近望文生義。師者。大師。尙父者。尙也。大公之賜屨而征五侯。其職

儕於儀伯。故曰尙父。周之齋號。祕逸者多矣。三晉之世。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見呂氏春秋下賢舊作上卿漢

曹樊暗傳如淳注引作上聞若義和尙父者。寧一事邪。

周之六典。亡三老五更。三老。公也。五更者。世疑其出於秦官。秦齋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以主領更卒。部其役使。凡將軍有前後左右。百官公卿表而大將軍居中而主莫府。故主領更卒者五人。章炳麟曰。秦無儒。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齋而酌。尚首虜之國不有也。夫庶長不更之號。夙箸於春秋緯書。文耀鉤曰。成周改號。莫弘分官。續漢書律歷志而虞恭宗詠等引弘其取於秦官而建五更矣。今叔旦所制。既出山巖屋壁。獨莫弘後定者不傳。然其足以撥亂反正。寧不得與於蒼姬之典乎。

屈原稱其君曰靈修。此非詭辭也。古銅器以靈終為令終。而楚辭傳自淮南。楚辭傳本非一然淮南王安為離騷

傳則知定本出於淮南以父諱更長曰修。其本令長也。秦之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此其名本諸

近古。楚相曰令尹。上比國君。尹即古君字故左氏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體其君曰令長。下

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殤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會蒙字猶西旅戲蒙今作葵也此亦君號同臣之一事南國之法律。君臣猶以官位辨高下。故參

用親羈而無世卿。夫萬物尊天而貴風雨者。為其不私暱近。不擊疏遠也。管子版法解語

官統下第三十四

禮書三十四

後王擇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司授。輔股自府辟。如是則教令壹。吏部廢。世胥散矣。章炳

麟曰。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建官之法。中今之卒病。猶有六術焉。捐納則廢。年資則廢。科舉則廢。將論官者必於大學。求材於學。治定之制也。今後王暴興而置學堂。待其畢業。猶十有八歲。將空位不可以待矣。梅福有言。不循伯者之道。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也。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夫遭時阽危。則數澤之才者。必盛於平世。敷心優賢。不在校官矣。明大祖令中外諸臣。下至倉庫襍流。皆得舉士。傳相引擢。是時山林窟居。皆得自達。故草昧一切之政。不舉之學校。而舉於薦引。一術。議院者。別於科道。治定之制也。上書者。別於通政司之守。定與未定之通制也。當其未定。語無取翔博。言無取成文典。苟便於事。跖之黏牡。越人之不龜手。方僂僂以承之。若其勿便。雖不愆於舊章。蜚蓬之間。三王所不賓。雖然。上書則新舊襍糅。而持新者制之。羣議則新舊襍糅。而持舊者制之。故據亂則通封事。亂已定則置議院。二術。糴之善農。大費之善處。答繇之善孝法。雖賢聖勿能以代官。因國之關道出乎總理。按察使出乎刑部。臬猶以爲事守。而久更慢弛。其它之凌亂則舊矣。是故革故之政。相材而授之職。自治官。法吏。軍帥。專對之使。帑臧之守。起自卒史。上至乎上卿。終身不出其曹。雖有大勳。止乎

賜齋矣。三術處戰國者。以軍隊爲國之大郭。其執則不得不右武。兵法既異。因國之文臣。雖握神雀刀。持邊必隆之匕首。不足以統馭士卒。八國比合。以陷宛平。其主跳走。督撫則先與密爲誓盟。夫以疆圉抗詔。叛也。又遂遁多畏。而弗能自立爲小國。虛設節鎮也。孰用。後王廢督撫而建師團。內受命於本兵。外有承宣布政使以長一部。四術。明制。監司長吏以下。皆避本省。宋政和制。則授官無過三十驛。議者善宋。以朱買臣、畢安敬、張漢周、范仲淹之守本郡爲故。之二議者。其失則均也。必不用鄉人。則膏於風土。其舉戾民。必專用鄰比。而勿遠取。僻陋之地。風俗弗革。其民將老死不相往來。夫豪俊雖超軼於里閭之士。其材性則大抵不出其里閭。東方日本。有少連焉。禮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族繁廬賤棍被逮天武天皇十三年詔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以牢籠天下之姓氏然則以官定姓雖自天武始賜實防於神武也仲哀天皇當漢獻帝初平興平建安開始置大連之官亦因於古蓋是等官族皆自神武建德賜姓始神武元年當周惠王十七年少連大連蓋即其時人故孔子得稱之論語少連與柳下惠並稱鄉不知其何時何國今觀雜記東夷之子一語又證以東方氏族而知少連大連之稱猶漢世大小夏侯大小戴等以氏族箸者乃始豁然確斯云其民躡夷不恭。故賢者猶侏張。西方秦有子桑焉。論語子桑伯子正義曰鄒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案鄭蓋以秦俗如此故賢者猶大簡。不足以自拔也。今是秦趙燕代荆楚滇蜀陸行幾萬里。鐵道未布。游者未能以徧至。賴遠宦互革其俗。互增其

見聞必杜絕之。則民死其鄉。吏死其牖。下川谷郡縣。鬲越而不達。風俗臭味窒閔而不流。若是則其害於文明也。取甚。故除吏者無避本省。亦無迺遠。人情有不通。則輔以三老亭長。五術。貴賤之情。視其權不視其位。輕重之情。視其祿不視其階。有位而無權。有階而無祿。則將軍之策命。或厪足以易觴豆。往者有理藩院。則鴻臚寺晉矣。有總理通商之臣。則理藩院輕矣。大學士宰臣也。提督持斧之帥也。自軍機處之設。則內閣無政。自金陵之陷。則提鎮爲僕妾。至於郎曹觀政之士。而不肖與均茵伏。名違其實。權舛其秩。故賞不勸而黜不創。必覈其權實。而升降其階位。其尤冗散無事者。則廢。六術。以是六術。規覈其建置。若夫增損財益之凡目。則以時定也。章炳麟曰。若古官方之亂。莫泰元魏。縣置三令長。郡置三大守。州置三刺史。刺史則皇室一人。異姓二人。守其泯勢。宜勿可以終一繫。然而猶曰升平之世。何也。其端未見也。見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諸大旅。震來虩虩。無喪翼鬲。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商鞅第三十五

廡書三十五

商鞅之中於讒誹也。二千年。而今世爲尤甚。其說以爲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

皆商鞅法家之說爲之倡。烏虜。是惑於淫說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別其守。而陳其典。以擾又天下。是之謂法。故法家者流。則猶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後世之有律。自蕭何作九章始。漢地理志箕子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李裡高祖嘗有作然或行於小國或草創未定之制若漢唐及今變本加厲之法則皆萌芽於何遠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張湯趙禹之徒起。踵武何說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於是乎廢小雅。此其罪。則公孫弘爲之魁。而湯爲之輔。於商鞅乎何與。鞅之作法也。盡九變以籠五官。覈其憲度而爲治本。民有不率。計畫至無俚。則始濟之以擢殺援噬。此以刑維其法。而非以刑爲法之本也。故大史公稱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今夫家給人足而出於度劉之政乎。功堅其心。糾其民於農牧。使彘之游惰無所業者。轉而傳井畝。是故蓋賦有餘。而賦稅亦不至於缺乏。其始也穀。其終也交足。異乎其厲民以鞭箠。而務充君之左臧者也。及夫張湯。則專以見知腹誅之法。震怖臣下。誅鉏諫士。艾殺豪傑。以稱天子專制之意。此其鵠惟在於刑。其刑惟在於簿書筐篋。而五官之大法勿與焉。任天子之重征歛恣調發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則已爲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張湯行法而漢日貧。觀於汲黯之所譏。則可知矣。繇湯之法。終於

盜賊滿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爲治，何其與鞅反也。則鞅知有大法，而湯徒知有狴獄之制耳。法家與刀筆吏，其優絀誠不可較哉。且非特效之優絀而已，其心術亦殊絕矣。迹鞅之進身，與處交游，誠多可議者。獨其當官，則正如檄榜而不可紕，方孝公以國事屬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內，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其賢於湯之闌人主意以爲高下者亦遠矣。辱天子，刑公子虔，知後有新主，能爲禍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闕，烏虜其魁壘而骨體也。庸渠若弘湯之徒，專乞哀於人主，藉其苛細，以行佞媚之術者乎。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過於湯，而苛細則未有也。觀其定令，如列傳所言，略已具矣。吾以爲酷烈與苛細者，則治亂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誅意之律，反唇之刑，非有所受也。湯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悴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則無事比矣。周興來俊臣之酷烈也，又過於鞅。然割剝之憮，亂越無條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則鞅於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蠶傳者，慮其敗羣，牧人去之而無所遘，刑七百人，蓋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給人足，道不拾遺矣。雖不刑措，其執將偃齊斧以攻榱桷，世徒見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後之成效，若鞅之爲人，終日持鼎鑊以宰割其民者，豈不繆哉。余觀漢氏以降，刀筆吏之說，多

傳春秋。其義恣君抑臣。流馳而及於民。湯之用淺事比。其最倣矣。自是可稱道者。特旌旗之以文無害之名。而不能謂之有益於百姓。是其於法家。則猶大巖之與壑也。今縱學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於商鞅。烏虜其遠於事情哉。且亦未論鞅之世矣。夫使民有權者。必其辯慧之士。可與議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後嗣無法。民無所則效。至鞅之世而冥頑固以甚矣。後百餘歲。荀子猶曰秦無儒。此其恣愚無知之效也。以恣愚無知之民。起而議政令。則不足以廣益。而祇以殺亂是非。非禁之將何道哉。後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彊闕之。使不得與議令。故人君尊嚴。若九天之上。萌庶縮朒。若九地之下。此誠昉於弘湯之求媚。而非其取法於鞅也。藉弟令效鞅。鞅固救時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濟一時。其書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著書。欲行其說於後世者也。後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彊以其物色效之。如孫復胡安國者。則謂之愚之尤。如公孫弘張湯者。則謂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於自取。而鞅奚罪焉。吾所爲灑鞅者。則在於毀孝弟敗天性而已。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術。至德要道弗踏焉。賈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遺禮義棄仁恩。乃若夫輓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異財爲憲典。是則法乎鞅之秕稗者也。寶其秕稗。而於其善政則放絕。

之人言之戾也。一至是哉。夫民權者。文祖五府之法。上聖之所以成既濟也。有其法矣。而無其人。有其人矣。而無其時。則三統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無王。則天下蕩蕩無文章綱紀。國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終一舖。當是時。民不患其作亂。而患其駘盪姚易。以大亡其身。於此有法家焉。雖小器也。能綜覈名實。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猶瘡於蕩乎。苟曰。吾寧國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齊而撙紲之。是則救飢之必待於侏飯。而誠食壺煖者以寧爲道。殲也。悲夫。以法家之熱。終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民膏澤。而世之仁人流涕。漢以憂天下者。猥以法家與刀筆吏同類。而醜嫖之。使九流之善。遂喪其一。而莫不府罪於商鞅。嗟乎。鞅旣以刑公子虔故。蒙惡名於秦。而今又蒙惡名於後世。此骨體之臣。所以不可爲。而公孫弘張湯之徒。寧以佞媚持其祿位者也。

正葛第三十六

廋書三十六

臨沮之敗。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苟羅騎斥候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皆闕闡者也。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於從橫之辯言。其上則雄桀難御。不可以文法約束者。爲特甚。故韓非所誅。莫先於務朋黨。取威譽。其在蒿萊明堂。

之間皆謂之俠。葛氏亦法家也。行誅於從橫，而彰義李嚴麗於流辟。夫劉封，雄桀之次耳。奮孟達鼓吹，守山郡不發兵，罪也。而葛氏特以剛猛難任，不可用於易世之後，勸先主除之。是殺之，以其罪，殺之之情，則不以其罪也。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倫也。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媚之也。一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韓非內儲說君之時有符靡逃之魏，乃以左氏易之蔡，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晉，靡可乎？王曰：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諸葛立意，蓋亦同茲。大氏法家之旨，憲令為重，而都邑為輕。古今一也。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法家之竭忠亦瘁矣。亦其所以為小器焉。爾吾讀梁父吟，言二桃殺三士。事見晏子春秋梁父吟云：一朝被讒言，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是嘉晏子之殺三士明矣。葛氏少時，蓋誦習之大史公曰：陳平宰割天下之志，見於狙上。烏虜若葛氏者，其志亦見於誦詩矣。

刑官第三十七

臈書三十七

西方之言治者，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獨與政府抗衡，苟傳於辟，雖

達尊得行其罰。昔者周公以立政爲憲法。其言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率事而告大史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其刑官殊於百工之徵也。歐洲法家之訓曰。王者無惡。神聖而不可侵。王者無惡。以有事則與大臣分署也。神聖而不可侵。以其嚴威深閤也。今是卒暴小忿。奮佩刀而刃人。及其畧奪婦女。以爲髮御。柏爾奔朝多有之。大臣所不署。嚴威所不扶。此謂匹夫之惡。其訓不可用。而法律不著其條。獨以侵人田器。予其請求。西方以田器與訟者。若訟在則曰請求。此雖立憲。猶恣人君使得以一身爲姦盜不軌也。申無

宇陳僕區之法。而楚子謝罪。孟軻陳古義。晉賈殺人。則咎繇得執之。夫以大上之尊。而猶不免於五咤。使舜妄殺人。則治之等是矣。中國以專制名。尙制是術。彼歐洲則闕者。何也。凡法至於辭窮。不欲其避忌區蓋。寧頌言之。而變其治。是故司市之令。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釋曰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以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以下過市足得互見王以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據此是王后過市亦加罰也自夫人以下。皆行其罰。而國君獨費貸乎赦刑人者。非謂其肆大眚也。以國君之故。而使鷓義矯虔者。得以不誅。則君之與於鷓義矯虔甚矣。其行罰又甚也。難者曰。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效也。今子陳是則奈何。曰。夫秦以不能自守其憲度。使二世得恣己意以族大臣。故趙高得報之。報之者。趙高起於熏宦。非刑官之行法也。使刑官得夙行其法。糾帝之小愆。則二世必不得恣睢以陷於弑。何高之足患。且姦刳之臣。加刃於乘輿者。彼庸必有辭乎。自周官之法廢。而謹誦不行於上。吾則與之莎隨以道古。江標曰古有象刑意者專以懲人主歟

定律第三十八

脘書二十八

殺一人不以其罪。聖王有向隅之痛。是故持仁恕之說者。必曰省刑。西人效之。幾於刑措。雖然。殃咎者。人主與執法之吏所宜任也。苟誅殺而當。雖少憯酷。猶足以庇民。何取於省。夫中國所患。非刑重之失也。特其米鹽瑣細。罪不至死。而必致之棄市磔首者。爲可減耳。若夫賊殺畧人之辟。吾伏以質。而美人震之以靈寢之氣。非有殊也。昔之人狙於肉刑者。以笞箠不足懲。狙於笞箠者。慮肉刑之憯毒。其害於民無既。黥首刳足而愈無所恥。夫笞箠與肉刑。特以爲輕重之劑。而民之懲與不懲。非笞箠肉刑之所能與也。病至於髓理。歛以烏喙大黃。使人瞑眩而病已。刺以長鍼。灼以橐艾。使人財有汗而病亦已。故病之賴以治者。非藥石之輕重爲之也。中其害氣也。刑亦有中。昔明之制律也。請爵文臣以公侯者死。今瀟仍之曰。文臣

無大勳。請爵以公侯者死。夫明律之所慕於公侯者。慮其擺柄震人主耳。今因襲其舊而獨弛禁於大勳之文臣。若慮其震主。則大勳者愈益甚也。若其不慮。則令可劓也。畔違本意。使名實相貿。如是者衆。故有司持法則失情。持情則失法。進退無所持。則遷延以緩其事。故法之不足以懲民者。非輕重爲之也。終戾之使必不可行耳。儒者不究其實。而慕泰西輕刑之名。欲并斷斬去之。謂可以仁恩感下民。斯已過矣。雖然。律令則不可以不定。夫減死一等。卽爲軍流。其重者乃入於胥靡。胥靡非義也。且不恆有。以軍流治罪人。不過出鄉。其爲患苦也淺。不足以懲。故稍重者不得入於死。愚以爲古有鬪士。今律與西法皆有監禁。監禁者。絕陰陽之氣。違日月之明。若入幽谷。其懾威過軍流遠矣。軍流可以狃怙爲姦慝。而監禁絕之。且當其禁時。寤無餘思。吟呻以求反本。斯其悔過也亦易。是則不傷肌膚。不折筋骨。而可以使民懲創。故大辟之科條。完濫者宜代以是。此革重而之輕也。今兵律。雖設軍中科罪。皆制於大將。雖上亦許以便宜從事。何者。不如是不足以肅士卒也。愚以爲士卒之騷擾。非合羣不足以成。其在胥役。則藉一人之力。飢更文法。以羅織人罪。其戕賊下民。百倍於士卒。若卒設曹掾也。則已。曹掾未設。則胥役之生死。宜制命於長官。雖一邑之令。皆得以便宜論淺。此

革輕而之重也。通商之岸。戎夏相捍。一有賊殺。則華人必論死。而歐美多生。制律者欲屈法以就之。以爲罪從下服。則吾民可以無死。烏虜以一隅之事變革域中。吾未覩其便也。愚以爲震旦之地。險邇若一家。而瀕江猶有以不瀟戮者。其附塞則有蒙古律焉。令宜與諸隣國約。於通商之地。特定格令。參中西之律以制斷。而不以槩域中。此輕重互相革也。若是。則懲民者卒在輕重之劑乎。曰。否。滅死以去苛。授正長以權。以肅吏。定通商之律。以平怨。若夫懲民。則固在必行也。非輕重之劑所能與也。且今世矯虔之民衆矣。其尤結者。蓋怯於犯吏。而勇於陵人。拙於公盜。而巧於私取。短於鬪力。而長於駕言。其情可誅。顧遁於律令之外。雖欲必行。且有所不得行焉。而況其不行歟。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牘書三十九

珠申之帝。銜不加賦以示恩。而賦固所以糞甲米也。加之則孰不張。楚於大澤者乎。既椎脂髓。以自肥其族。及執格不可加。而噪曰。吾澤厚矣。若偃僕而釣者。果敬其魚乎哉。且耗羨者。令長所私索。而縮取之。以入縣官。其卒又使令長得公取平餘於民。其加賦二矣。大兵起。門關蹊梁。於是乎有釐金。曰。是征之商賈也。使商賈不因是以厚鬻。而返取之農圃。則是誠惠。

政爾。不然。其猶曰殺非羊。羊非殺也。校獵之奪禽也。攘人之免以爲乾豆。而發弦者不厭其
餘載。雖少。非廉矣。今少之不能。而段借其辭。以懼之。信夫民之易愚哉。明愍帝之重斂。非以
營馳道。禦寇衛民。則有焉。而民曰加賦。今之薄斂。少半而陷羣胡。羣胡不能折衝。以鹿黔首。
是黔首無所衛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今其婦人未嘗刺草作文。繡織麤毳。其男子未嘗作
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後漢書烏桓傳述其男女所業如是烏桓即滿洲舊城矣以自澹給。而浮食於民。歷八世無酬酢。是
恣其劫畧。而不憂名捕於有司也。於盜甚矣。而民曰不加賦。嗟乎。歲在烏珠。而降民儀九萬
夫。日夜不黔。其突以圖革政。將求資於大府。而無若八旗之蠹蝕何。使八旗之無餉。乾甲米
則歲節五百萬而贏。據光緒會計錄支八旗兵餉馬銀四百六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支八旗米折銀一百十萬八千四百四十一兩凡五百七十八萬餘兩爲一歲之數今幾十
三萬萬矣。以是通商。惠工而實軍府。何功之不成。而何師之不舉。其又磬折徒跣。以承白人
之頑怒也。夫公府臧以爲百官之經用。則多取而不爲橫。柰林有征。閭架有征。船輶有征。津
渡有征。一內焉。一出焉。猶大酺而斂者也。今反是。侯度而舉歲藉。以餉羣胡。雖不增矣。其膏
澤則不沐浴於小民。且漢氏之三十而取一者。不瘡薄乎。譬蟻蝨之蝨人。縱不時斃。其筋力
固以日弛。及以釐金。掙取以昭信。票氣貸。豈不曰吾以事國家。非少府私之也。亦念夫八旗

之。餘。蠹。於。前。而。今。乃。鯨。其。後。邪。遭。歲。之。大。濂。攻。剽。及。都。會。知。不。可。奈。何。而。振。卹。之。其。於。積。歲。所。獲。千。未。扞。一。焉。又。募。資。於。富。人。以。輔。其。乏。乃。自。歌。舞。其。德。曰。吾。節。大。官。之。饜。珍。裘。之。飾。以。惠。爾。氓。也。曷。非。廩。祿。其。族。而。歲。取。什。二。以。爲。常。平。其。安。取。是。惠。矣。烏。虜。深。宮。之。酋。離。娶。保。之。手。不。自。知。其。僣。德。以。不。加。賦。詭。炫。其。民。者。其。職。耳。百。僚。師。師。落。其。賁。珠。冠。其。孔。雀。服。其。矍。子。瓊。其。盛。鬻。厭。其。淳。曆。縣。其。帛。書。無。以。報。之。而。劇。前。世。之。苛。政。以。美。之。甚。矣。哉。其。背。本。而。不。知。惡。也。

明農第四十

楮書四十

昔吾嘗懼始元文學之與弘羊辯也。不如下式。夫天地有百昌以資人用。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聖王置舫人之官以通川澤。驂服駟牡以達原阪。人不極勞。而足以窮泰遠。劑其所產。以襲服御。弘羊之均輸。非苟作也。今之人亦嘗以理財之善。善劉晏。晏式弘羊矣。勿爲權首而怨勿及也。而文學諸生。類欲遠法治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遏貪鄙之俗。醇至誠之風。其議虛僞。近於無端崖之辯。固不足以服弘羊矣。察弘羊之病。在知商而不知農。卜式農家也。故導之以衣租食稅。以爲本議。租稅出於穀。穀出於力耕。力耕出於重農。是爲知本。夫通

四方之珍異。使五金百卉皮革丹漆。晝夜相轉乎前。而上權稅之。民得其養。上得其用。均輸之術。於是乎兩便。然計本量委。轉輸之久。而出者必窮。是故終南之山。今無檀栢者。會稽之壤。今無竹箭者。取之盡也。然則商非能自通也。孽殖於農。而裁制於工。已則轉之。今居大農之官。而不以飭力長財惠訓其民。斯溺職也哉。古之所謂農。非播稼而已。蔬中之豐。園圃毓之。積餘之富。虞衡作之。鳥獸之蕃。魚蛤之孽。藪牧聚之。麻枲之堅。蠶桑之賦。婦工成之。數者。非三農之職也。而隸於農。故諸農之所隸籍者。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則百貨逢涌。不知其所盡。而商旅通矣。烏虜。今中國金幣之泄於異域者。不可畫筭計也。議者病夫商旅之不遠出。而欲致行之。顧未嘗以器之良。耜物之盈。絀爲計。彼苦茶與絲者。非園夫紅女。將曷成者也。逾淮漢。甫草之地。犂獄大數十。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車陟乎桃林。甫草之地。犂獄大數十。蒲陶不成。牛羊不下括。商雖通矣。其何取以運。且吾所病於無農者。有漑是者也。今果籍於耕穫。米一石則至萬錢矣。自喘粟之蟲。蝮息之物。莫必其命。而明者始思興農以厭塞之。吾以爲農官不設。農事不能以大舉。昔者。北方之沙磧。薊北之左。自虞集始營度之。至於今二十世。天山之水泉。若古勿導。導之自林則徐。至於今再世。而其效特局促於是也。非設農

官無以爲也。

禁煙草第四十一

慮書四十一

閩土非甚礪确。民亦不縣力薄材。而食穀必轉於近省。甚哉煙草之爲害烈也。田萊一頃。三穀而七煙。市煙之利。逾穀且十倍。樹煙之勞。殺穀且十倍。民以砮罃。絀與而贏取。煙葉之苦澤。下毒其壤。數年不能成菜茹。雖欲反而樹稔。其道無繇。殖者滋庶。食者滋衆。民利而翫之。監司恬而狎之。迺禁不設。若天之無凶年也。嗟乎。天下方穰穰以思罌粟之禁。於此瑣且尾者。則何暇議去。夫不審利害之原。而苟以大小權之。固也。罌粟大而煙草細也。樹罌粟者使民食而死。樹煙草者使民不食穀而死。死一也。何大與細之分。古者萍氏有酒幾。今亦焚燒耐。夫酒以成賓嘉之禮。賓主百拜而後敢酬酢。以道天命。其下竊民。冬非酒不煖。然而有迺禁者。害穀甚也。今煙草無酒之利。而有酒之害。酒害穀有涖。煙草害穀無涖。無禁得乎。或曰。閩民賴是久矣。迺而禁之。不能而適爲恐獨受昧者地。是擅吏資而奪民利也。禁不如權。權當如洋藥。十而稅其三。無厚利則止矣。噫。蕙慎怯栗之臣。聞益帑則孰敢動。瞭者以爲害穀而重困之也。賤者以爲利國而不可去也。則禁不得行。適助之增重耳。且昔之禁罌粟。其病

亦足以奪民而擅吏。然忍志禁之者。愛民以政不以小惠也。夫藉君相之執。誅鉏草茅。且不能。則何以爲政。愚以爲煙草之禁。政在守令。而司以耆老鄉先生。吏無得與。與者格無禁。何資之擅。下令之歲。已栽者不發。明年無蒔。蒔以番薯。足以代穀。三年而腊毒盡。則壤可稼矣。何利之奪。詔之無穀之害。而動其戒心。犯禁。三畝者伏通衢。五畝捶。十畝罰白金五兩。二十畝官笞之。沒其地。入里校室。導同隴除煙草者。三畝一升醴。五畝一簞羹。十畝一丈布。二十畝白金二兩。三年。以覘閩田。五年。以覘閩倉之穀。

定版籍第四十二

煇書四十二

章炳麟謂孫文曰。後王視生民之版。與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衰賦稅。大臧則充。古之爲差品者。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迭爲九衰。至於衍沃而止矣。今之大法。自池井海墘有鹽而外。露田稻。畝長。黍稷梁麥各有品也。居宅與樹藝之地次之。山及池沼次之。江干沙田次之。以是徵稅。觀於民間。而辨其物。桑田者其利倍稻。梨棗蒲陶橘柚桃李竹。漆梧桐及雜樹。松櫟足以給薪者。其利自三。山有植苦茶者。與桑田比。種竹者亦如之。雜蒔糧藥者爲下。黏與文杏。不高岡而有。足以僭宮室械器。其利倍苦茶。柑黦丹木者。自四。池沼大者容

魚或數萬頭。不作勞而其利加於露田十倍。江干沙田。宜木絲。其衰如桑。然則定賦者以露田爲質。上之而桑茶之地。果黍藜薪之地。楨榦之地。至於魚池。法當數倍稼矣。獨居宅爲無營。窳巷之宅。不當蹊隧者。視露田而弱。當孔道者。魚池勿如別爲差品。以是率之。賦稅所獲。視今日孰若。孫文曰。兼井不塞而言定賦。則治其末已。夫業主與傭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給全賦。不任也。故取於傭耕者。率參而二。古者有言。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貧富斗絕者。革命之媒。雖然。工商貧富之不可均。材也。朽人爲人黜陟。善畫者圖其幅帛。其爲龍蛇象馬草樹雲氣山林海潮燿火星辰人物舟車。變眩異態。于以緣飾牆壁。一也。然或一日所成而直百錢。或一日所成而直贏於萬金。輓步輦者。與主海船者。其爲人將行一也。一以爲牛馬。一以爲宗主。是豈可同哉。彼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餘壤。而富斗絕於類醜。故法以均人。後王之法。不躬耕者。無得有露田場圃池沼。得與廝養比而從事。人十畝而止。露田者。人二十畝而止矣。以一人擅者。剛壘溝洫。非有其壤地也。場圃之所有。杗落樹也。池之所有。隄與其所浚水容也。宮室之所有。垣墉棟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無。故買鬻者。庚償其

勞力而已。非能買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貢徹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章炳麟曰：善哉。田不均，雖衰定賦稅，民不樂其生，終之發難，有帑廩而不足以養民也。昔者余在蘇州，過馮桂芬祠堂，人言同治時，桂芬爲郡人減賦，功德甚盛。余嘗聞蘇州圍田，吳越多稱圩田，本由圍田音誤作圩圍田，多皆過沼澤爲之，今則備以稱水田。皆在世族，大者連阡陌，農夫占田寡，而爲傭耕，其收租稅，畝錢三千以上，有闕乏，即束縛詣吏，榜笞與逋賦等。中夏兼并最少，惟蘇州世族尙有之。桂芬特爲世族減賦，願勿爲農人減租，其澤格矣。苟悅言漢世田制，官收百一之稅，而民輸豪彊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民，今不正其本，務言復除，適足以資富彊也。桂芬於蘇州，仕宦爲達，諸世族皆姻婭，通門籍，編戶百萬，號呼之聲，未徹於耳。將厚薄殊邪？其闔立祠堂，宦學者爲請之，農夫入其庭廡，而後知報功也。

均田法

凡士民有者無得曠，其非歲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歲輸其稅什二，視其物色而衰征之。凡露田，不親耕者使鬻之，不隸者鬻諸有司，諸園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雖不親，鬻得有其園圃薪木，無得鬻買。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當戶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無

得傭人。

凡草萊。初闢而爲露田園池者。多連阡陌。雖不躬耕。得特專利五十年。期盡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諸坑冶。非躬能開浚砮采者。其多寡闕陜。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園池爲比。

制幣第四十三

尙書四十三

陟皇之赫戲。誼素王之眇論。方時困窮。而害金播飛如燧火。白選弗臧。空名之劑。其艱阻如行冰上。所以厚生安在。制幣之本。自有蹶無。自無蹶有。從革而下。皆可以爲幣。從革而上。皆不可以爲幣。昔王鑿言紙幣之利。而魏源持玉幣以相詰難。夫玉不從革者也。因璞爲大小。勿能以意壹其形范。其不便一矣。抵觸而碎。直千者不當一。其不便二矣。追琢之功。勞於鑄金十倍。必有定形。則曠日持久。成幣勿能多。若苟取佩環而鑄其等直。則貴賤無所準。鑄金既鑄未鑄其直不相遠。斷玉難故。磋琢以檢其直。遠過於璞。又其貴賤不能以方率。重率之大小爲比例。故最無以得準。其不便三矣。古者或用螭珠與五品之具。雖不從革。猶無待雕鏤。故可資亟耳。若玉。則惟以六瑞爲葆臧。或以氣糴。不施於市閭。不齎於化居之賈。故曰上幣。彼源之迂。其猶黃初之用帛邪。夫穀帛者。於民生爲至急。而不可以爲

幣。然則爲幣者。必至無用者也。故其始以金銀赤銅相轉。而其極至於用紙幣。紙幣則數寸之滿矣耳。而足以奔走食貨。何者。綿薄易舉。自從革而下。其裁制莫易此。行旅之齎。又便其輕也。且夫唐宋之飛錢交會。必有帑廩以爲本。今東西雖異度。其儲藏固足以相任。以中國之匱乏。官無見錢。卒然以紙幣下行。其無裨株也。汎汎如海圍屈龍乎。誰其信之。是故今之制幣者。將先取夫有用無用之間。夫精鏤白鏤之見鏗刃也。不若鐵。其於以爲鐘鏞華藻。鱗之可觀。而其發聲也。不若銅。然則金銀者愈於無用。必其爲有用。則猶未也。故銅鐵之攻鑿利用者。皆俛而聽命。而聲王以莊山之金。朱提之銀。爲珍幣。今龍圖徧鑄矣。然惟湖北廣東者獨盛。其佗猶滯。則雜質之殺者多。而民又時灌藥汁以鎔其周郭也。必刑無赦。及夫鑄金之議。則中國方以爲大命。非獨便於關稅國貢而已。不鑄則生金日泄。而鍊餅者日貴。西方之金一兩。當銀十五兩。其於吾易。則當三十兩。所得倍稱。故泰西隱益。而中國隱損。其種無莠極。既鑄金。則以金相易。而欲爲抗墜者。無所藉其饒多矣。且夫兩幣既足。則民信官府如刻漏。不待表撥之建。肥胡之立。而所發沛然足以流衍。吾乃陟高北而宣言曰。紙幣行矣。其行之久。雖卒暫無見錢。顧可以相攝代。若宋之湖會。民給其欲。其旋如磨石。至於九野九

千九百九十九隅。輕齎以賈神州之商。潼滌蔚蒼。相集相錯。以成大羣。而後可與西商格拒。然則所鑄於九府者一。而給民之求者二。故曰。自有贖無。自無贖有。必先取於有用無用之。從革而至無用者。從之如形景。則厚生之大衢已然而非革命者。猶若不能行也。今之政府。俯張爲幻於上。鑄龍圖者。自言十六銖。即三分兩之二及以地丁內稅而不當十二銖。不及二分兩之一以此婪民。故符章刀布之足以明徵定保。必俟諸後起者。

弭兵難第四十四

戊戌春作是難時俄羅斯弭兵會未起

廬書四十四

禍亂燧燹之既極。有一人焉。扶義而起曰。我必弭兵哉。雖含哺之童。必頌之以爲上仁。無疑也。是故向戌激而爲是口。血未乾。陳蔡之社爲京觀。宋鉞尹文激而爲是。當是時。七國之權力。雖猶有軒輊頹仰。其執足以相禦。然而荷卿覲其無成。然則大勇不鬪。然後爲天下右。苟無生人殺人之柄。而欲禁人以不己殺。此實難矣。今以中國之兵甲。與泰西諸疆國相權衡。十不當一。一與之搏擊。鮮不潰靡。是故泰西諸國之兵可弭。而必不肯弭兵於中國。譬之盜有所劫略。其於羣盜之所懷挾嬰纒。則勿取焉。至於弱人。則不在是列。雖豚角諸首。與之指九天以爲誓。其何益哉。美利加。亦寡兵之國也。人見弭兵之議。出於美利加。而以爲不在疆

弱之形。嗟乎。美之在西半球。隣無虎狼。顧蠶食所不及耳。坎峯大一日自立而爲帝。巴西一日發憤爲天下雄。則美方戒嚴之不暇。其能與之晏安於酖毒歟。今闕中國者萬巴西坎峯大。公法恆義。且有所不行。而況弭兵乎。必若是。是猶遣將臨河以講孝經。而欲以卻黃巾也。說者曰。吾豈徒氣盟。將假貸於彼。而要之相率以衛我。則是以彼之金幣爲質子也。弭兵之盟。若則無渝矣。夫中國地賦之金幣。百倍於異域。即有兵革。彼棄其已貸者。而收其未發者。如是。則以什伯償一二。其賢於出之內府而寄之外府者。亦遠矣。夫何所損焉。苟無損。則不足。以是爲弭兵之券也。吾以爲火器之窮。人人殫精竭思。而無所進。萬國之疆弱。對若畫一。當是時。有釁而鬪。如兩金相斂。先斂者勝。於是人有懼心。而弭兵之策行矣。今日雖弭兵於小弱。猶無益也。何者。避用兵之名。則尺檄可以得地。古者刀鋸不戢。流而爲甲兵。今甲兵既窮。則且靡而爲鞭箠。故中外有釁。則持哀的邁敦書以索地。而踵之以警察千人。以分布其邑落。則是鞭箠而天下定也。猶有不率者。則火器固可以用也。曰。是征吾屬地。非犯隣國矣。然則今日之弭兵。特假疆國以攘奪之柄。而弱國海隅之蒼生。終勿能完其首領焉。懿何瘳乎。昔者岡本監輔嘗欲置天討府矣。以爲據險阻之地。以直隸於上帝。列國有罪。則遣將征

之。是近於弭兵矣。吾以爲主天討者。其氏族不能出於五洲之表也。雖命曰帝臣。其始亦一國之氓而已矣。使故國無事。則止。苟有事也。不慟哭以念其里閭之榆柳。其人情乎哉。庇其所嚮。而誅其所憎。中人之志也。不然。伉厲守高矯節操以飾名譽。則故國雖直。必務與之以枉橈之名。苟滅親而已。又非義也。夫等之食息於行星者。其用意必不能至公。則六師所臨。其以無罪死者衆矣。又況於賄賂市鬻之師乎。今言弭兵者。其弊蓋猶是也。抑吾又有訂焉。自北宋之中葉。至於明季。士大夫多喜言兵事。其說不務訓練。而好崇詭道。紛拏錯出。流宕而無所薄。至於揭暄之兵法百言。而鄙癡甚矣。學者知談兵之爲腐儒。則思以弭兵之說廓之。蓋一質一文。丁世運之變。而以是爲琦辭焉。今夫被彗日用於人。而不得臧於篋者。其道固不足貴也。物之貴者。必大璋青龜。然於世無所用。用之則以崇飾視聽。言之貴者。必深微立眇。如弭兵之說。且近於仁術矣。不罇其本而鑿其末。其說亦未可行也。

經武第四十五

噓書四十五

正今之世。釋棊爲本。而受成獻馘爲末。雖然。末不固。則治本者且不及其年。而天殤是故。其未又騰蹶以先於本。吾觀於易之象。至密雲不雨。其血將出穴。於是知本末之無定程也。夫

家有楛。極而國有甲兵。非大同之世。則莫是先矣。苟釋其利而倚箠席。以謀天下。以交鄰國。則徐偃王已。以臨蔡掖。則李訓鄭注已。烏虜哀哉。內政之有萌。志士之始基。鮮不見蒸於外。內者爪牙不具。而使人制之。是以知需之爲賊。烏虜哀哉。商鞅鬻戟而出。齊桓以犀甲犢盾而立國也。

議學第四十六

卮書四十六

陳胡公以陶器事周室。齋之於宛北。而十亂勿與焉。繇此觀之。利器用者。形之下者也。上乎形者。必十亂之道。曩者學校以筭術化力爲臬極。三十年以設精橫。而共工氏不出。雖出。能議政乎。政治之學不修。使僇功審曲者議之。其執將妄鑿垣牆而殖葭葦。故東游者代之以明法。法明矣。京師首惡於上。終爲蝮蛇。治官之守。寧亡國不以畀夏人。而諸明法者。方不悉中朝。隱曲冀一昔用事。少得扶持。阽危或期。借權又主調和。焉知大命之不假人。與執志堅。縵者之不可轉也。且物不用而朽蠹生於其膚理。爲工藝者不用。猶以廢箸自給。明法不用。轉徙於溝壑。中人以下。不自激叩。而從諛權貴人。以伺斗升之祿。不乃婆娑海墘都市間。相誑耀。以文采藝能致錢刀者眾矣。談者猥謂興學教育。以俟後來。而題植可得。理平可致。濶

矣夫。如古之言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邊致珍具於國老。以命諸侯。諸侯返而帥之。則大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也。此禮記文王世子及孝經援神契語

原教上第四十七

卮書四十七

一方部成而有政教。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靄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本管子修靡語學術申。宗教誦。至於今世。或言中國無教。教者。人目能視。火而具。掃徧庶虞。無教。非詬。有教。非寵也。余聞媿崎生言教。齊物論而貴賤泯。信善哉。

觀諸宣教師所疏錄。多言某種族無宗教者。若非洲內地黑人。脫拉突非古野人。新基尼亞

野人。亦名穆託箸於拉備科所上文牘。輒言建國時未有宗教。而後稍事幽靈崇拜。然人類學諸

大師。往往與是說。抗拒。咸知以宗教者人類特性之一端也。梯落路曰。言民有無教者。繇其

說解宗教過隘小矣。原始人文第一卷而載路亦言。格以人種學說。必無無教之民。民教學序論西尼突

爾亦云。然則雖在獷頑至愚之倫。而其征倂於神也。如璋圭壘篋取携矣。諸言無宗教者。其

譌謬有兩因。因於視察之疏。一矣。凡宗教。其外聲形色采。深結於內容。藉令旅人觀以感忽

之間。而斲其宗教然不。此固不足任也。且未聞人種。甚畏異族特甚。其見也。必不達其內情。

重以宗教神聖。在義宜有墨匿。故南洋之佗步。與其脫披斷米科乃西亞之泡馬利。希臘之哀斯配克。皆以神聖嚴憚。謹儼之。口不可語。筆不可畫。若支那之諱。日本之齋矣。吾嘗問亞伊奴人。以輪回之事。傷其感情。墨不應也。大氏欲謀知宗教者。宜入其鄉井。觀其翁媪。則浸知其神聖。所以謹儼。夫宣教師則不然。涂見負販。而遽問以信造物之有工宰。不以是定宗教有無。彼野人未受教者。故不識造物何義。則多以消極之辭讎對。即其爲無宗教一成矣。故有初至言無教。後又言其有教。且複雜者。若火國野人亞夫甘種。始見者以爲語言不具。絕無宗教。及達爾文視之。得其語言發達狀。其宗教亦信有神靈在天。事之威儀複雜。品式嚴重。或呼死者之名。而信其魂魄必來。毛髮墮地。必舉火薰燒之。不即謂召癘疫。其崇信神靈至矣。之非洲西鄙者。初識其人。以爲裁知猥劣彌法也。後乃知其趨鄉惟一神教。有近於上國者。瓦伊知天然民族之人類學第二卷是故校計中失。而近取二者觀之。則前至者疏於視察。瞭然也。因於專已黜人二矣。宣教師者。皆以造物爲人格之神。以是表旗。故凡信彌物彌法者。必排擯以爲無教。雖祖禱崇拜。猶黜之。諸言日本無教者。語蹶庶不勝條。何者。彼以崇祀人鬼信諸儀式爲最賤。其擯之也。則宜於新基尼亞之穆託人也。則謂之絕無宗教。或言守形式。信游魂。

熒惑於祭儀。於利海諾夫與非洲之加邁倫人也。亦不箸其有教與不。而言其民常事門基
 斷夫倫古二神。夜行。攜其偶像。婦人臧獲。即不得攜。於品託斷皮海諾人也。即云無絲髮宗
 教觀念。獨信彌法及不死術。又記其神號有加倫伽者。若是而止。斯土來記瓦夫馬人曰。是
 土教迹冥冥。其民謂形體有神力。神力宅於蘆葦池沼間。投牢體則獲之。故獵者得獸必祭。
 若豕獵狗然。入其里門。則頌祝之聲外徹。其戶外常置鳥卵巴那羔皮以爲常。此斯土
來所記其佻
 言野人信識記。畏彌師。纏彌物於項下者。不可勝原。要之惑於祕怪神力。與信彌法有效。雖
 羣予之爲宗教。猶將奪而廢之。守其一師。形謀成光。猗歟那歟。拉備科爲渠帥。而是爲其鉦
 鐸鼓角也。天下凡從生而不毛者。其所趨鄉。無間爲真信熒惑。其事無間爲彌法鬼神不也。
 人心不能無嗜欲祈冀。思之至於熱中。飲冰不寒。頰然征佞。若有物焉。靈運而能直接於形
 軀者。則愛之任之。憚之敬之。猶其在人格。則有社會交際也。有求而遇人。則悽愴也。悲泣也。
 欣凱也。鞠脮也。踞拜也。此亦情之至也。凡有血氣心知者。孰不具斯機能矣。人乍遇者謂之
 選。鬼彪被髮乍遇者謂之鬚。談詒而始。倪視而中。感接而終。客之有無情僞亡足論。而主必
 受其湍觸也。苟以熒惑者爲最賤邪。泡利步之在動物亦最賤矣。然學者求賤物與香樞所

以系聯。方賴泡利步之異形於鳥獸。以徵其特性相屬。發達相從爾。今於人文史間求宗教。孰發達者。貞信熒惑。辨其氏印哉。亦求發達相從之徵而已矣。且熒惑者劣。民所特具。及其文明而自磨滅。今宗教文明者。其根本皆自外來。章章也。如堪德云道德所因或因美術或因政治家之奇策或如正統家云有一定之聖人然其始幽靈之崇拜。與一神之崇拜。則不可辨章已。況其內容。與民間宗教附麗者。往往而有。若景教以使徒爲守護神。或爲驅除癘疫者。中夏之所謂禱也。馬利亞者。乃以守護小兒爲神。浮屠之末。襍祀諸妄鬼神亦衆。以是知宗教雖有高下。亦時有竝出同流者。夫組織宗教。與民間宗教。非宣教師所謂貞信熒惑者邪。觀其氣類濡染。亦可見其相因互通也。且文明者。多重宗義神之智力。必擇索窺伺之心。知其意。以是爲宗教要領。及夫巴斯託人。自言素不省神。而見於夢寐之間。是雖熒惑。復與組織宗教相類。若浮屠之禪定。與近世之神智學。美人與爾節德倡神智會以說佛教要在神祕不可思議與新坡佗告拉斯派之神祕觀及歐洲諸接神術相通實瑜伽之變形也其形想皆如是矣。嗟乎。宗教之有棚除。高高下下。其自爲也。終於犬牙相錯。無柰之何。吾故曰。爾法鬼神之容式。芴漠不思之觀念。一切皆爲宗教。無宗教意識者非人也。高下之殊。蓋足量乎哉。

原教下第四十八

樞書四十八

生民之初。必方士爲政。是故黃帝相容區。而禹益以廢縣治山。日本之天孫。印度之仙人。西方猶奏之體金牛。此五洲上世之所同也。自夏殷以往。其民則椎魯無臆。而聖人亦下漸之以爲吾用。何者。眇論之旨。非更千百年。固不能以闇擇。時爲之也。當是時。見夫蕪蕪之萎於燕。鯨魚彗星之迭相爲生死。與其他之眩不可解者。而以爲必有鬼神以司之。則上天之祭。神怪魑頭之禡祓。自此始矣。今社會學家有言上古信鬼繇日中視影始蓋以爲行止坐臥是物皆善之則形體之外必有一神我矣是說合當時情事微之釋典涅槃經言善男子譬如因樹則有樹影迎葉者臨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樹無影迎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善男子如來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易無智慧眼不能得見如彼闇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此雖設喻然可知彼意直謂影本自有不關明闇闇中人不能見影猶不能見微生物也噫以彼深識玄鑑而猶不免於上古野人之說何哉馮螭者。大龜也。以爲河伯。海若者。右倪之龜也。以爲瀛之神。河海之物。安知無螭若若者。其力勝民。其居成郡縣。七行星之間。其所生人。安知無螭若若者。其材勝民。其居成洲國。苟有智者曰。彼不吾覲。而吾亦勿之覲也。民之朱愚。望祀之。又取蛇蟹之相似者而事之。而聖人亦下漸之以行吾教。是故伏曼容曰。萬事之始生。必由於蠱。周易集解引人死而爲枯骸。其血之轉燐。或爲茅菟。其炭其鹽。或流於卉木。其鐵在卅。其肌肉或爲蟲蛾蟄豸。曰精氣爲物。其智慮非氣也。所從受者。胎卵之成。成於牝牡之感。而子姓受之。感有交錯。以成智慮。及死則若波之復。乃夫氣則濺淖於水土也。

曰游魂爲變。御覽八百八十三引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人案精氣歸天呼吸歸人一也謂精氣歸於天空而仍爲人所呼吸非謂輪回也精氣即指氣易之精氣則統數者言名詞實異然易義盡此矣藝文志有易韓氏二篇名嬰此雖其說詩義亦即其所以說易也夫一朝

而喪其親戚。匍匐泉復。卒不得其處。之死而不忍致死之。薦祭之設。情也。謂其馨香之氣。屑

然映然。足以感魂魄。誣矣。雖然。此又五洲之所同也。夫黃流之裸。鬱金百葉。酌之以達黃泉。

舍菜者。或曰采芬香也。焚膏者。或曰以達臭也。梁武帝始令祭天用沈香祭地用上和香事見通典意亦同此而南美利加之鄙

人。亦自醉以當葛。而夢其祖。其效若筵鼓。然則馨香之果。足以感魂魄乎。夫可以感之。使至

者。必其芬香之氣也。今精氣被於水土。卉木以成物矣。其游魂則散乎無形埒之宇。歸乎野

馬。其智識則未嘗有氣也。成物者不能至。無氣者不可感而致。兩不得致。則當葛之效也。何

繇哉。章炳麟曰。生人之志念。必振盪於鉅菜郁烈。而後壯彼致齋者。其志凝矣。從而鼓之。以

鉅菜郁烈。則足以發揚光景。而見其所爲齋者。非魂魄之果至也。吾之智慮。嘗蛻於先人。精

於自見。而先人在矣。故曰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禮記大學注物不必來。而吾

形備之。謂之致知以格物。必若責以祖禰之享嘗。商旅之嚮其君者。張權火於萬里之外。綴

而成文字。旌旃旛風。鳴檐吹角。便旋百卉。規之以爲容闔。此皆去王庭遠矣。其君寧能視聽

之哉。於彼不責。於此則責之。亦見其頗也。頗與濫者。君子皆不爲。故董無心王充之於祭宗廟。重之矣。其於上天及神怪祇鬼者。則皆擯之。以爲椎愚之言。繇董氏而上。顓頊之聖。絕地天使不通。顧猶立重黎以司神事。大智如周孔。於巫方相故未盡去也。時爲之也。祝禱不通。讎禱不舉。必始於董氏。董氏者。其聖足以韜百王之蠱。於喪躬亡嗣。謂之不孝之流。其表曰絕祀。其中堅曰喪先人之智。於臚大山祀爰居。謂之瀆亂。其名曰僭越。其實曰蠢愚。而莫繇董氏之道。行董氏之制。篤於親者。必無廢廟享。無弛禘禘。察於物者。戴天而履地。必無建大圖與翠神祇之祭。

爭教第四十九

扈書四十九

王者致教而憲政。政不乂則教尊。此以有爭。自沙蘭生之劍。神彼得之十字軍。始伏屍漂颺乎。尚矣夫。禹之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也。見呂氏春秋召類不然。夫五行者。裁制於人而已。何威侮之有。章炳麟曰。黃帝起消息。則設五官。利器用財。隸於考工。自禹之衍。九雒始以聲味容色。暨於人事。皆籠以五行。以是燿民。而擅其威。故五行者。禹之亂教也。有距塞吾教者。一世征之。不能下。則奕世征之。奕世征之。必烹滅大戡之。至於蒼陽五柞之間。而其民不擾。屈

原有言。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天夫該職葶牧。以世其官。五行之貴神也。有扈誓。孽收以爲牧圉。威侮其官。而五行之教殆。文命之族。父子殉之。竭力致死而不悔者。其教不立。則不足以鎮撫黔首。羽吠夏翟。將遷於鄰國。是以爭之。至於擊牀也。古今亦孰不爭其教。涿鹿之戰。用師以相濟。惟異德也。爭教也。少正卯仕於魯。仲尼弟子從之者大半。於是執而殺之。東觀之下。爭教也。軒轅仲尼之所爭。或避而夏氏之所爭者。獨非。是何也。明夷之彖。抗衡而言文王箕子。八卦五行之相競也。案八卦之術亦未是然。易與五行悟。是以陰陽氣無箕子。彼禹之教。橫行於東夏。而不西被於關中。文王之在豐。鎬鄠杜。有扈之虛也。故守易千歲。而不言五行。比其厲。周南度黎北。汜移東漸。而箕子不得不竄於極東。玄菟之域矣。周史錄鴻範。以箸東西之異教。非尙之也。昔者希臘以地水火風爲元素。今所知則流別且贏於六十五行焉。取乎大。故爲宮小。故爲羽。五也。文王增和穆二變以爲七。音不耦行矣。萌芽爲青。海波爲黑。五也。襍昇天之玄。以爲六。色不耦行矣。自周時。五行已不足以自立。然子思孟軻猶道之。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至賈董不能絕。巫醫則之。足以殺人。祝史則之。足以蠱人主。禹一唱其術。而其禍民也若足。吾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焉。乘兩龍。蓋三層。佩玉璜。

左手操翳。右手操環。海外西經自以賓帝所獲。足以貞觀顯若也。以此誣民。其教何如哉。處羣愚之世。齊聖仁彊。而訐巫恒之匿垢者。殃必及身。是故有扈氏爲義而亡。淮南齊俗訓仲尼序甘誓。大爭教也。訂其枉直。在彼不在此。

憂教第五十

扈書五十

志古之大旅之金版。或盜而帝。或氣食無行而帝。或屠城掘冢。慕而帝。帝於異教者。則無有。非民志之一。不一。不足以行其政也。自泰西之設禮拜寺也。天津民羣聚擊聖相。論誅十五人。而民畏泰西也如靈公。其後有蕪湖之難。有古田之難。皆輸幣弔卹。罷黜大臣。及曹州難作。不及約言。攘膠即墨以去。而民畏泰西也如天帝。章炳麟曰。吾懼夫彼之不以威讐我。而我亦不以彼爲畏也。猶有畏也。曰。幸矣。何者。景教者。諸科學之所輕。其政府亦未重也。縱之以入支那。使趨於相殺毀傷。而已得挾其名。以割吾地。其計畫黠矣。吾林麓無鑑之氓。觀其恣橫。而以爲泰西故重神之也。積忿結氣。怨之銜骨。以及其政府。故地爲西守。而念不西鄉。審是則景教者。乃祇以梗泰西東競之道者也。昔者元魏嘗入鄴矣。遼金元據燕矣。滿洲入榆關矣。皆不革其三統。而中夏渠法之尙。然後本鞬固。故曰國姓可易。而中夏不可易。道中

夏而憲泰西者。謂之齊斧。與我芟舜之齊斧。可薦食我矣。今傳景教。未也。不然。其瓜分也。如印度之從佛回。英吉利亦頌置之。而無與己教相棍成。若是。則能植以爲外藩部。終不布化焉。是於印度可也。以中國之廣沛。不舉一官。不議一政。而窮谷於伏處。雖懷夫忍乎。然則賢桀之士。必蹕起致死。以大攫搏於原。若是則以二萬萬人一其志也。儒雖弱。必療馬地矣。未可刈矣。嗟乎。元聖武夫。泰西若林焉。盡其睿哲。將必有慮於是。而思以易之。則可阡危也。且夫遼氏以降。其在邊皆習穀騎。以武怒擊殺爲故。而不事文教。其卒猶北面於瞽宗之序。匈奴烝後母。虐老。獸心潰禰至矣。及元魏而卒少變也。況多謀如泰西者乎。侗愚之民。以爭教爲故。佩帶之士。以愀憂爭教爲故。繇君子觀之。操是二說者。皆訾讟之人也。一昔之閔也。謹於一昔。其終將勿能久。庸渠知夫泰西之黠者。其於中國。且善厚結之。如桑螵蛸而簪之。勿易其士。勿變其帖。經其舉者。置以爲冗官。或處郡縣。則比於領事。又令西士之習於華者。籀讀吾經。緯以號於衆曰。吾有仲尼之遺計。籀焉。若是。則西教癒殺也。而中國自是終於左衽矣。

訂禮俗第五十一

虐書五十一

十祀不同風。百里異教。蹈諸大方。作訂禮俗。

一事。古者。踞拜之禮。施於席地。而今有登倚坐榻。斯古之牀几也。余讀天官掌次。大旅上帝

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師田。則設重帟重案。鄭君曰。張氊案。以氊爲牀於幄中。重案。

牀重席也。以上鄭說此非臥所。皆坐以休息者。固周初坐有牀矣。非獨天子。孤卿有邦事。即亦

張幕設案。意者王官尊寵。偃息用之。不正施於法禮。故燕則跳升。亦席地不牀也。大史公言

張湯爲御史大夫。坐牀上。見朱買臣。是亦施於貴者。及向栩之坐板牀。後漢書文苑傳上下通矣。胡

亦自漢時有之風俗。通義曰靈帝好胡牀凡坐。大者爲牀。小者爲几。春官司几筵之五几。以馮者也。禮記乘車必以

几。以登者也。公羊傳言以鞶爲几。以坐者也。而氊案庫者。漢世命曰髡毼。通俗文曰。髡毼小

者謂之髡毼。上音榻下音登施大牀前小榻上。所以登而坐牀也。御覽七東觀記曰。景丹至廣阿。光

武下馬。坐鞶氊。髡毼上設酒肉。引同髡音如榻。毼音如登。近世之言登者。昉於此矣。甲古者

設坐曰案。上食之器曰案。設坐如榻上。食器如拮禁。皆非以馮倚者也。東觀記曰。更始韓夫

人見常侍奏事。輒起抵破書案。案之異狀自此始。然鄴中記言石虎以玉案行文書。皆御覽七

明書案爲可持轉者。篋積之倫。與今言卓者猶異。王符有言負板案以類楯。潛夫論實邊篇是亦非

甚小也。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柏書臺。太子妃有漆書臺。御覽七百三引則始似今之卓矣。乙禮經。士昏之夕。有衽席而不見牀。臥無牀乎。士喪記。既夕卽士喪下篇言牀第當牖。以此知昏禮畧也。世本稱紂爲玉牀。御覽七百六引而易簪剝牀以足。豳風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則臥牀先紂爲之哉。丙以是三者。東校日本。箸鄰以尻。庫几以馮。薦土以寢。故空首褒拜。悉如舊禮。諸踞榻之國。則絕之。古之九拜。今可率者。其惟肅擡與持節持戟之倚拜乎。

二事。黃帝作旃冕。世本延長而前俛。玉注藻延冕上覆也。漢禮器制度曰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夏官弁師釋曰齊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僂也。

案此爲弁與今秦西曰制形。範絕異。其趨則同也。先民初載。則其顛骨猶長。故旃冕爲適形。

積二千歲。顛廣。而秦始除。旃冕之飾。惟爲玄衣絳裳一具。及漢興亦如之。學虞淺疑言如此引見御覽六百九十

然平冕通天高山側注。其實一也。御覽六百八十五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服又引董巴漢輿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案司馬彪後漢輿服志曰高山冠如通天。不邪卻直豎無山。述展筭。胡廣說高山本齊王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

近臣謁者。後漢輿服志當黼生初見。亦儒衣而冠側注。史記鄒生列傳此則秦時非無冕服。顧等威廢絕。以

王冠夷於摯御云爾。然是時。帝者已斥冕不用。固以形骸不適。冀得漸廢。而漢明方更造之。

亦其蔽也。今戰國多故。章服誠宜有所張弛。至乃一於毛褐而繪紈。徒以被牆寒必熏鑪。出

必復陶空爲蠶績。違輕煖之本矣。是故後王之制。輕覆利屣以從事。大禡高冠以燕居。燕居之崇者。至乎兩梁冠而止矣。其次白帟。其次岸幘。獨旃冕無用。如彼大學所冠。上平如弁。而正方。足以擬冕。亦猶魏武帝裁白帟以代皮弁者邪。

三事。昔諸葛亮造笄袖鎧。宋明帝以賜王玄謨。

宋書王玄謨傳

滿洲之服。其笄袖鎧之緒也。軍容入

國。以便趨走。亡咎。若其右方重衽。溫煖不均。於左削袂。上起而合手者。如拚矣。嬰絡以效桑門。絳繩以被氈笠。比是觀之。將相驚以精彪。物極而移。異服者衆。猶曰西服者。苟以隨時。諸解辯有常刑。幸其若是。胡漢猶彌以相惡。蒙古朝祭以冠幘。私燕以質孫。質孫漢言一色服內衛士皆有其服胡服隱也。滿洲游學以短衣。常居以嬰絳。胡服簪也。人貌榮名。繇是相構。則可矣。殊微號。易服色。以俟後王。

四事。服物樸者益文。華者益野。莊周曰。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自餘皆剪也。流俗蓄爪以爲華。異國視之。擬於鷙獸。亦有圍玉不給。落以瓊珠。垂珥不給。黃金紐鼻。諸蠻之焜耀文明者。悼笑矣。西方之衣履。至牢堅。近質也。若其將校。以雀羽。毳首。婦人以沙叢。羅面。琦譎不衷。亦何擇哉。法其樸。不法其華。斯之謂雅。

五事。毛褐之衣。自周世禮服而有之。春官司服曰。王之吉服。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禕衣也。毳。屬衣也。屬衣之說。後儒所叢疑。康成以爲毳畫虎雖。指謂宗彝。若確實不磨者。寧知司農則綜貫於五冕之名義乎。夫鷩者。質言則曰鷩。文言則曰華蟲。蓋古無鷩名也。用有鷩衣。其畫鷩。字從聲變而爲鷩耳。鷩者何也。說文曰。鷩。幅也。幅。一幅巾也。一幅巾者。一幅帛也。布帛皆從巾。所謂幣曰量幣矣。說文訓幣曰帛。而幣故鷩之。或字。鷩從尗。尗從巾。今幣又從巾。是二巾矣。故知其非古文。蓋五冕服皆以衣名。不以物名也。衮爲卷龍。不曰龍而曰衮。其字從衣。可類例也。鷩衣者。與毳衣相耦對。鷩者帛也。毳者屬也。希衣者與玄衣相耦對。希者鍼縷所紩衣也。說文訓希字如此。而無希字。希即衛也。玄者純玄不紩以爲文也。是故五冕皆玄衣。以希衣受名於紩。而繼其下者。獨稱玄衣。四冕亦皆帛衣也。以毳衣之削裁。自屬成之。則直其前者以非屬而專鷩衣之名。方言曰。幅縷。毳也。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幅縷。注。以爲物之扞蔽也。幅也。縷也。毳也。名物故訓絕遠。得并爲一語者。以幅者鷩衣也。縷者鍼縷所紩衣。希衣也。毳者。毳衣也。衣服以扞蔽形體。故引而伸之。以成是

言。兼言曰帔纓。單言曰纓。此猶周世習識冕服者之遺言哉。夫其四冕皆帛衣。獨襍以麕。非好爲駁弊也。古者天子冕服十有二章而已。其服裘而下。兼驚毳希玄。命以裨冕者。自周始。玄衮以下。本五侯與孤卿大夫之正服。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雖有侯伯之地。本齋亦無過子也。又曰。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謂戎狄子男君也。且殷齋初有公侯伯三等。異畿內而謂之子。周立五等。增以子男。制注本王此以知殷世子男。在內則采邑。在外則蠻夷。非諸侯也。夫蠻夷之子男。其數什伯於采邑。則從其多者言之。織皮緝帶。本出於四裔。以其君皆服屬衣。故子男纓衣。殷制也。其在虞夏。習幽不可以質言。其在成周。周公斥大九州。凡殷世爲子男於蠻夷者。一切改隸采衛。惟屬衣亦得爲中夏命服。天子御之。以爲裨冕。故非被髮雕題涅齒貫鼻之飾。雖樸質猶可以禮節文。今其當御毛褐。猶是矣。雖然。廢絺帛者。必熏鑪。熏鑪成而室中宜有竈突。不即以煖致疾。人有安寢。改作重煩。其執則不可行。故曰。行者居者宜異服。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形若端衣。而稍隘小。其裁制居者有裕焉。六事。言宮室者。異商屋夏屋。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崔凱曰。禮。人君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商夏者其義不可知。獨四齋

兩雷殊耳。四雷而其上正方。故楚有章華，亦商屋也。

案臺則無屋而史記謂相如傳言秦王坐章臺見相如下言相如因持壁卻立倚柱有柱則有屋是

章臺之異於常臺者也蓋名之曰臺其實榭爾釋宮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注臺上起屋

章者商也。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

釋山曰上正章。西山經曰。大華之

山削成而四方。故章華以上正四方取義。

章華本非地名史記言秦有章臺登徒子好色賦言秦章華大

齊皆有章華明爲臺之形式而非楚地明矣杜預皮傳華容而陸賈誼邊讓皆謂章華臺在乾

巖則華容之說難信然據水經沔水注則華容尚有舊臺形迹蓋本以臺名地非以地名臺也。今神州爲室皆

夏屋。歐美爲室皆商屋。商屋之爲麗婁閭明至矣。其室不庭。閉牖而晝然膏鐙。比於夏屋。其

中失亦相戾也。初據亂者處以兩雷。以四雷游觀視瞭。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如是

則止。

七事。王者以警蹕扶衛威神。師尹迭滅。及縣令。猶有先馬。雖衛之衆。無救於堪旬。而空沮躓

史事。又喪游觀顧眄之樂。今處事繇者。多已委地不用。然亦不遭掩擊。自令而上。遞以相師。

可也。且人之張蓋。避暑潦也。故乘車無蓋。潦車有蓋。或張衰笠。足以澹用給求矣。今秋冬精

明之晝。不暴露人。然尙虛張華蓋。

華蓋漢世已用之。忘其自來久矣。

以覆步輦。語有所謂無魚而作罾者邪。古

之牆翬。獨傳棺椁。傳記言屏攝者。云以茅絕蔽神位。亦非要扇矣。

楚語屏攝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

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左昭十八年傳巡羣屏攝鄉司農云東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夫要扇別位何以異於牆翬漢世有之不足以說古也。

今之鄣扇。長柄而上。儻旬。自

漢世豪俠爲之。亦謂雉尾。貴者乃稱五明。而猥謂虞舜所作。本御覽七百二所引崔豹古今注語武夫僇俠。不足以識禮度。其漸上流。遂忘牆羹之象。古者忌諱弘多。亦胡爲而遺是乎。遂令鄙笑。訖於來茲也。

八事。祭以三牲魚腊者。侯王以備物也。下逮庶民。而極奢微矣。古之爲祭。不足以爲法程。周制十分經用。而取其仿以奉禘嘗。索綝言漢世貢賦三分之一。一芻宗廟。一芻賓客。一充山陵。案與種子新論相校此說有誤貢賦皆充祭葬賓客則經費何出姑存其事又奢濶於古。此至反戾也。其後國祭亦弛。賤民之祠祀者乃稍益備膳。今縱不盡廢諸祀。宜豫設條例。凡祀神祇。以盛而不薦爲比。凡享人鬼。以舍采薦芬爲比。薄祭始平北澤先師。其下則祔壹無等差。典祀倡之。尊富者先之。門外之血食則少減哉。

九事。飾終之制。傳外者易斷。周身者難理。神道石闕。其誣肇於後漢。裴松之陳議禁斷。而南朝無碑。秦西以冶銅寫形。崇爲偶像。落成祝灌。比於生人。此既異於景教。其鄙倍亦瘡甚焉。然非哀思所寄。苟以崇修外觀。故易斷也。及其周身厚者。蓋子姓之慕也。中世以厚葬發扣輓近。乃有室家乏無。困於營葬。茨棺露處。中人信形法。曠歲求壤。遷殯庫宇。叢樞爲屯。故令

積尸之氣。傳爲殍。民之潰疫。此其一矣。然則桐棺三寸。衣衾三領。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墨子之教也。足以抑情流滯。於今篤終者。必引孟荀以爲難。是以難理也。夫禮以文質異時而制。制衡律者。必本於石師。昔者趙岐略識章句。令死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馬融虛植。皆禮家有方之士也。融雖奢侈。其遺令尙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御覽六百九十一引不得下銅虎銅睡壺。況佗銅物。御覽七百三十二引而植之將死。顧敕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夫以馬虛博達經禮。趙岐饜饜。亦宗法孟氏。然皆不用經儒之說。而取墨家。五時衣少厚於三領。沙牀無棺。於桐棺三寸爲甚焉。然則明者作故。以更周公之法。抑何牽於孟荀而率情爲時病乎。

辨樂第五十二

臚書五十二

民氣滯箸。筋骨瑟縮。舞以宣導之。作辨樂。

皇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古樂大司樂存其六代。而遷者或見於爾

雅。古之作樂。各用其宮。如大司樂舞雲門則圓鍾爲宮。舞咸池則函鍾爲宮。歌九德舞九磬則黃鍾爲宮。是也。因以樂名。題識五音。宮謂之重。

重。章也。堯之大章也。古章重聲通漢書廣川惠王越傳背章章注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聲轉也。商謂之敏。敏。謀也。神農之下謀也。中庸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注徵或為謀敏諒皆在古音之部故得通借角謂之經。經莖也。顛頊之六莖也。顛頊樂名六莖見禮樂志白虎通義

神農樂名下謀見鉤命浸及御覽載樂書引禮記文。六莖古或作經莊子養生主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即六莖首者猶言章矣漢世古詩十九首其名本此徵謂之迭迭列也。舜之六列也。古音失音通甘泉賦

疊韻為證書多士大淫泆馬本作大淫屑亦其驗故迭得借為俗列聲義皆通廣雅釋詁曰俗列也舜樂有九招六列六英見呂氏春秋古樂蓋上世三人投足奇零不耦者至是始成六俗矣。羽謂之桺桺流也。大曝之休流也。柳流聲通若璧珮離西域傳作璧流離也廣雅釋樂

樂名首列。休流未詳何代從彼文逆推知是大曝。其行綴俗列。百王不同。傳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初獻六羽。始用六俗也。左隱五年傳

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白虎通義曰。天子八俗。八八六十四人。諸公六俗。六六三十六人。諸侯四俗。四四十六人。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琴瑟而已。禁篋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俗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御覽五百七十四引禮記曰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俗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俗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俗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俗是謂大夫士

無俗者公羊一家之私言鍾文丞謂少牢特牲皆無樂舞明大夫士無俗黃以周曰少牢特牲兩篇名曰饋食食禮無樂雖天子猶然不足為難。二義者。牴牾久不淺。杜預從白虎通義說宋書樂志傳陸

之駁杜曰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左傳正義申杜曰舞執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質以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曰。主天法商而王。用錫舞。舞溢員。溢即

主地法夏而王。用織施舞。舞溢方。主天法質而王。用羽籥舞。舞溢楹。主地法文而王。用萬舞。舞溢衡。夫俗與人偕降者。其執方。俗降而人自若者。其執衡。重以員楹。其鄼依各異形。漢郊祀歌曰。千童羅舞成八溢。千童者侈言其衆。然亦以

是知入佾之不隕劑於六十四人。儻員楷者則然。春秋說曰。天子舞雩。冠者七八人。童子八

九人。公羊桓五年疏引。執不得方。故知百王之異制。而牴牾者可無相伐也。所謂織施者。咸池之故名

也。織得聲於咸。說文咸古文。讀若咸。樂記咸池備矣。注池之言施也。是識施咸池同聲。故得通借其實。當爲織施離騷言。歛余馬於咸池。淮南天文訓言咸池者。水魚之圃也。是古神話習言咸池。故譌誤不可。是正爾。咸池爲黃帝所作。

樂堯增修而用之。見樂記注。其在樂師。爲旄舞。鄭司農曰。旄舞者。蓬牛之尾。周書王會所謂樓煩以尾施矣。

孔晁曰。施所。以爲旄。羽珥。舞者莫隆於葛天之牛尾。故入周室而其用不衰。此雖樸鄙。其翕張俛仰。因陽氣

以達物。使民不眩。慮札瘥。足也。及其華者。或浸淫於巫道。故古樂在今則不用。蓋桑林狸首

崇禹生開爲尤害。呂氏稱湯禱旱於桑林。翦髮磨手。以身爲犧牲。中古雖鬼鬻。未若是甚也。

然宋以桑林享音侯。舞師題以旌夏。懼而發疾。左襄十年傳。令旌爲析羽之旗者。鹵簿恆物。亡足

以驚怖。其獨爲倣怪明矣。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早嘆之事。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

爲翬。或爲義。春官樂師有皇舞。故書皇作翬。鄭司農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

羽。四方以皇。說文曰。翬。樂舞。以羽翬自翬其首。以祀星辰也。翬翬也。所以舞也。然則翬舞者。

祀四方星辰與禱旱嘆兼舉之矣。桑林所以禱旱。故知旌夏爲翬舞。後鄭樂師注曰。皇。禪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而先鄭許

說爲覆頭翬首者。皆本陳風宛丘。值其弊。羽值其贊。爲說故訓。傳云。值持也。此後鄭所本。值亦可借爲戴。喪大記皆戴綏注。戴之言。值也。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注。戴值也。是繇戴值同在之部一聲之轉。互得通借。故先鄭許以覆頭翬

首爲說督讀值爲戴也。證諸左。題以旌夏。題頌也。說文引申爲頭。淮南本經訓櫨櫨櫨題注題頌也。鄭風清傳題以旌夏當從先鄭許義。

引申爲頭所戴。莊子馬蹏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崔云馬頌上當頤如月形者也。此其謂舞師以旌夏戴頭也。翬之稱旌夏。夏者樂

舞之大名。若言九夏矣。旌說徵於鄉射禮記曰。以翬旌獲白羽與朱羽糝。以此知析羽皆得

稱旌。無必著繆。故翬旌徒有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翬之爲羽翬。復無其杠。以析羽。故

大共名之曰旌。注人首者。與注旌首。亦不異也。頭蒙鳥羽。屏隱其面。形象則不恆。類方相氏

之態。皮金目者。故驟覩而懼。至於諛詒爲疾矣。舞師故書。皇或爲義。古文義犧同用。穆天子傳白犧是也。

而賈侍中說犧非古字。說文明古字自作義也。先鄭以皇舞爲衣飾翡翠。與其謂犧尊

飾以翡翠者相推校。司尊彝注明其讀故書義舞與犧尊同字也。呂覽所述。固商書舊文。然竹書

本當爲身犧旌。謂躬翬翬題旌以禱。爲卹民之極爾。周秦間古義漸亡。不識犧旌。而從臆增

衍其文曰。以身爲犧牲。非理實也。伏生大傳亦沿其謬。要之譌謬所始。自以其樂俶怪怵人。其緣起亦借

有文實者。甲豨首之爲節。亦在樂師。其作樂繇丁侯不朝。大公畫丁侯射之。丁侯病困。御覽七百

引六韜何以明之。莫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莫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豨首。豨首者。諸侯之

不來者。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史記封禪書自後推觀引。可以知物始此益爲妖妄也。乙周書世俘

曰。克殷謁祀。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此夏樂矣。崇禹。崇伯禹也。周語稱鯀爲崇伯禹嗣其位故曰崇禹。崇即崇高。今字作嵩。世本言禹都陽城。趙岐孟子注云。陽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國。世謂嵩高之名起於漢武。古者祇曰外方。不知漢武命名亦案圖籍。非古書。先有是號。寧當以應劭造周語云。夏之興也。颶降于崇。山。韋解崇高山也。孰謂漢武焉。應以易名邪。

生開。生啓也。漢諱啓。白虎通義三軍。此言開自出伐扈也。諱啓爲開。周書亦漢人諱字寫定。至今遂莫能革。舉子恆事。方播爲樂歌者。隋巢子曰。禹產

於碣石。啓生於石。御覽五十一引。淮南謂禹化爲熊。塗山氏慙而化石。於是生啟。漢書武帝紀。岳用事。華

母石師古引淮南此文。今淮南無之。佚也。其詩蓋生民之倫。而譚罔過於履敏。方土以之。丙觀漢世魚龍舍利諸

戲。惟以觀視四夷。古乃以三事爲容舞。今六代之樂不章。舉三足以比類。頌以盡美。而動以

不軌物。其妍醜不相容。故曰。舞之華者不可用於今矣。且歌者所以說耳。舞者所以練形。舞

不具其骨體。無以廉勁。雖歌則猶無樂。今今人疲癯矣。古之搯舞。既以神怪不宜於民事。其

槃辟折旋。節度亦失。獨操牛尾及人舞。以手袖爲威儀。樂師稍倏。靖可則效余在西京見之。然

秦緩不足以揚精。鄙人之舞。悉形象成事爲之。既不比律。其惟醜又相若。容舞者宜何法

式。章炳麟曰。苟大意得。以是宣導。滯箸不因於古。惟其道引而止。仰咽以申肺。張臂以廣匈。

踈躍以利蹠足。躡夷以堅體。髀佗使形體柔和者。猶不一術。過是乃有尋撞擊劍角觝旋馬。

皆往往有其法式。止不離局。行不獵部。於是具弦匏鐘石而已。及其動容以象功德。若古之

爲韶濩象箏者。待事而作。於生民不爲亟。其成性易俗。各視其方而亦異齊。中世阮籍有言。江淮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漳謂衛汝近鄭其民好奔。故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瑟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有駭也。御覽五百六十引阮籍樂論今其血氣互變。而各未有裁制。後王作者。因其繇俗嗜好。以爲度齊。褻矣。吾不得而見之矣。

相宅第五十三

臆書五十三

奉駟駒黃牛以郊天於土中。鄂杜竹林。商山甘木。汧瀕牧馬。不隴於關中。不可以居。河無鱣鮪。睢渙無文章。雒與大梁。不可以居。周宋。古之沃衍。而今乎沙磧。非江南之武昌。則無居也。孫文曰。異撰。夫定鼎者。相地而宅。發難者。乘利而處。後王所起。今縱不豫知所在。大氏不越。駱粵。湘蜀。不駱粵。湘蜀者。近互市之區。異國之賓旅。好之中道而亡。故發憤爲戎首。於今與區在西南。異於洪氏。所克則以爲行。在不爲中都。中都者。守其阻深。雖陜小可也。何者。地大而人庶。則其心離。其心離。則其志賊。其志賊。則其言牾。掠其行前。卻故以一千四百州縣之廣。袤各異其政。教雅頌者。百蹶之媒也。雖保衡治之。必亂其節族矣。夫景亳以七十里。岐以百里。古者伯王之主。必起小國。雖席之蘿圖而不受者。非惡大也。士氣之齊一。足以策使。周

行之著敦。足以徧照。非小焉能。處小者。於愉殷赤心之所。擢厲其政。棄奠其水土。撫循其士大夫。其輕若振羽。從之十年。義聲況乎諸侯。則天下自動。願爲兄弟。大將焉往。使湯文之故。有大傀。阪土。其舉之亦絕臚。吾未知其廢易。竄殛之不伉於癸辛也。漢氏初以廣西一部成義旅。所至斬馘。勤於遠略。克都邑而不守。跨越江湖以宅金陵。內無郡縣。而擲落以爲大。以此求一統。昆侖岱宗之玉檢。未有錄焉。故困於邊幅者爲小醜。陋小邊幅不以尺寸繫屬者爲寄君。寄君者戒矣。雖其案節得地而揚光明。金陵則猶不可宅。當漢氏時。有上書請疾趨宛平者。漢氏勿從。非其方略不及此也。王者必視士心。進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繪。玉。石。稻。粱。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夫。滿。洲。在。者。其。執。分。異。國。視。執。便。以。爲。賓。仇。此。之。謂。亡。徵。及其閉門仰藥。始以宅南自悔也。豈不絀於廟筭。而詒後嗣之鑑邪。發難之道。既如此矣。定鼎者南方誠莫武昌若。尙賓海之建都者。必遠遠武昌。夫武昌揚靈於大江。東趨寶山。四面而極。足以轉輸矣。外鑑諸鄰國。柏林無海。江戶則曰海墘爾。內海雖鹹。亦猶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閒天草。而日本橋特以爲津濟。江河之在上游。其通達等是矣。何必傅海。夫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雒。鐵道既布。而行理及於長城。其斥倏至窮朔者。金陵之繼。武昌之贏也。雖

然經略止乎禹迹之九州。則給矣。蒙古新疆者。地大險而執不相臨制。夫離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地連羌胡。足以莒箠而制其命。其水泉田畦。膏腴不逮南方。猶過大行左右諸國。農事者。制於人不制於天。且富厚固不專恃倉廩。自終南吳嶽。土厚而京陵高。羣牛所韜。足以利用。下通武昌。繕治鐵道。雖轉輸者猶便。雖然。經略止乎蒙古新疆。則給矣。王者欲爲共主於亞洲關中者。猶不出赤縣。不足以馳驟。彼東制鮮卑。西繫烏拉嶺者。必伊犁也。古者有空匈奴縣突厥者矣。耽樂於關中。而終不遷都其壤。王靈不遠。是以赤帝之大。九州分裂。而爲數畛。夫爲中夏者。豈其局於一隅。固將兼包并容。以配皇天。伊犁雖荒。斬之胡桐檉柳。驅之龜狸。羈之羸橐佗。草萊大辟。而處其氓。出名裘駿馬。以致商賈。鐵道南屬。轉輸不困。未及十年。都邑衢巷。斐然成文章矣。故以此三都者。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視其規摹遠近而已。章炳麟曰。非常之原。黎民懼之。而新聖作者。遂焉。余識黨言。量其步武先後。至伊犁止。自武昌始。

地治第五十四

廋書五十四

後王興。專制立憲之不知。其畿外必以地治。鐵道未搆。放於晉之府縣。鐵道已搆。放於美之

聯州。聯州者，類古封建。古者謂人君酋。漢書宣帝紀楊玉酋非首注光胡名大帥爲酋案張

酒官則曰大酋。月人君以名。何也。生民之嗜欲，始於飽煖。卒於駘盪其形性，以式法授酒材。

而得火齊者，其始不過數人。民歸之若嬰兒之求乳於母，則始以材甄登爲侯王。印度之言

阿修羅者，譯言無酒。一曰非天，謂其釀酒不成而不爲天帝也。蘇摩者，亦祀以爲天王。中外

之民，嗜欲同而皆相崇以君長。高位曰尊，醮盡其材曰爵。法典曰彝，皆酒器也。長子嗣位，以

爲不喪匕鬯。士大夫推其長者而曰祭酒，故知酒儲於府。君親度齊之，作其民，則以禮饗醕，

以是流恩。君之養民，不過一國。及周公明大命於妹邦，而設酒幾，則康叔始得以一人統治

三都。故邶鄘衛者，以三政府而戴一主。詩諷言康叔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案若子孫兼并則三國不

近世所謂雙立君主者也。方伯連率，則聯邦已。大者謂之兼霸之壤，小者謂之僭諸侯。管子

乙 漢因其義。大者謂之倫侯，小者謂之限諸侯。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國侯以肺腑觀公主子孫奉璜臺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限諸侯唐仁憲曰黃子謂不定篇特賴其尙

幼倫猥之數也倫即倫侯猥即限諸侯今案詩正月傳僭僭小也是亦猥瑣之意故僭諸侯猥諸侯同義方伯以賜

弓矢專征。僭諸侯皆不得擅發。今德意志聯邦，內政自治於國，而兵符秉於中央。其類例也。

聯州者，校以二事。則比於聯邦。中國宜設布政司以專方面，如明制。其餘諸曹，各以僉事貳

司。按察司以法官特立於左。下有推官。徧於諸縣。廢道府。以縣令承布政司。或并諸小縣爲一區。尊令秩。至正五品。縣有鄉官。各任其文學法律之士。縣附司者稱府。主府者稱守。其秩祿權藉如令。凡守令皆自諸吏次轉任。用於司而見於君。名在開府一司之事。有法者如律令。無法者咨於議會而廢興之。一縣如司。故經事者上比。事卒起者自專。自政府及司以至府縣。守其分職。無相奸也。司所部者。革故以從山水形執。夫內政者欲其地無華離。軍事者欲其母以山水爲甌脫而相誣諉。乃者以督撫主兵。不并包江河不可得。今軍民之事異守。故海陸諸鎮。其區域與司異形。司以牧民而地得就其條列。有舍地治。不以版籍正民。而欲庶政無姦欺隱匿者。王史之所未聞。

消極第五十五

噓書五十五

章炳麟曰。吾言變革布新法。皆爲後王立制。而慮或闌入於清年。清年與進而從新。不如還而守舊。凡政日益謂之積極。凡政日損謂之消極。消極不足。以立事而事立矣。非審去就。識王化權原者。都不信也。夫清作僞政。以媚大邦。亦有新軍陵轢。主人近歲。培克之盡。賂鬻之彰。診館之侈。蚩賤所發憤也。而頗修飾。緣續妄作名譽。既蕙臧吏。又使漢權益衰。夫慕漢人。

知不可以鎮撫。恐富彊則權去。故言變政而無實行。然鄰國者以詐相構。因其用詐而施保。扞此以民亡而政府存。故假權於胡種。使積慮以布法者。百亡僞布亦亡。言談者寧無佗語。而頌說變革。不去於輔頰。如何其自忘邪。且古之行李。所以宣情解譴。及蜀主與魏文帝治戎不絕。猶有雙鉤之好。桑紙之命。御覽三百五十四引魏文帝答劉備書曰。獲桑紙之命。兼美之。既備其充。廣晉墳府。滅者固已無數矣。案文帝與王朗書不愛江。善雙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貞。則執事之詒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則良鉤出蜀。此爲得蜀後所贈可知。其臣許靖與王朗。諸葛亮與陳羣。鹽齋糧藥之事。皆通問訊。交於竟外。不以其貳心也。今威刑放失。雖適同盟。且與爲市。有以鑼牛之味。

但歌之聲。握手之愛。同車之寵。投命者矣。又其甚者。金錢交錯。關節伏匿。而無狀。權利銷鑠。而不章。唯政府亦陰從之。然拙者猶不免蹶墮暴死。及夫府中。外司。怙其權藉。與爲姦以持祿。則終甘寢而使國鬻矣。故不如絕交通。商者本以兩利。廢箸利鈍。則視其材巧也。今令連山之冶。千里之渠。制於佗人。得恣其燠封。而已顧爲從者。又令駟僮得轉漕於海外。歲一二百萬石。穰歲秬稻。石則八千。中江以北。民有凝土以食者矣。有土曰觀音泥者。凶年可以救飢。今安慶雖積亦食之。空中藏以傳商。期紕無盈。九域所不有也。故不如閉關。處四戰之地。兵以禦外。不欲重孰。何其民滿州。既與漢人殊種。曾國藩者。渴於富貴。以造鴟梟破鏡之逆謀。既狙大戾。始效秦西船械。

以自封。輒世講武。往往就德軍符號。督撫才者率有四五千人。今警察又建矣。然不務堅利。調良者不以禦外。以禦其民。給也。民勝者位號亡。外勝者位號存。執也。故不如偃兵。夫舍此三事。而蠹者猶衆矣。其詔旨情僞。無間炳炳。必期於遏絕漢民。違今十年。百執事之守舊者。與其士民。多能仰屋梁而道之。夫三事既不可鋪刻廢弛。而國家復與比姦。此如頭瘍不可破矣。佗新政之可破者。會在未行。即有情僞。端緒建言者。當議而罷之。而今通達長者。方欲匡違致新。坤壇前事。又益後端。立憲地治。何其齟齬也。今有造酢母者。投以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猶酢母矣。利政入之。從化而害。害抵之不除。空舉利者。以妄投。豈不晦於彼已。而昧得失之數邪。夫將率鄙夫。襍以辯人。與與奏事。以長其淫僻。塞其變。更朝士之責也。求識豪士。爲之購利器。視道徑。示以法度。使不儕於盜竊。游學之責也。今西邊羣盜。已衝從矣。雖自處於汗下。不識條法。觀古之戎首。皆起自攻剽。而亟更易渠。率以得聖王。誠人智以更事。生故羣盜。覆而望其繼者。可也。且發難莫窘於作始。攻略城保。恣取金穀。雖異國亦有爲滿弱漢者矣。稍持續之。及於得師。有法地跨數道。而清名實偕惡。即與新者爲盟會之國耳。積極之政。於是倣載。以輔後王。法家通人。良工異材。既定而尊用也。

朱棣曰。以清室醜聲彰聞。猶能羈執誼士。芟夷傑俠。而四鄰不以爲咎者。誠新法翼之爲其刻節也。案各國政府遇清誠有機括張弛。未以是非爲衡也。然賓旅之操正論。襍報之平枉。直本不與政府同流。鄉令諭言日出。政府亦恥於持護亂君也。今賓旅所論。襍報所陳。徒曰中國不自振厲而已。其於羈執誼士。芟夷傑俠。則未有一言彈射者。或且嘉其果斷。非僞作新法以飾耳目。庸足致是。莊周云。田氏盜齊。與其聖智之法盜之。故有盜賊之名。而處堯舜之安。及夫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皆聖法假人之效也。然校計新法得失。而選舉處其中流。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唯學者亦自重其能干。祿。故不冝爲害。不冝爲利。

尊史第五十六

尙書五十六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謂之陳人。莊子寓言篇語自唐而降。諸爲史者。大氏陳人邪。紀傳汜濫。書志則不能言物始。苟務編綴。而無所於期赴。何者。中夏之典。貴其記事。而文明史不詳。故其實難理。韓非曰。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外儲說左非通於物化。知萬物之皆出於幾。小大無章。則弗能爲文明史。蓋左北明成春秋內外傳。又有世本以爲胙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畫以春秋。其言竟黃頊。將上攀尙書。下俯周典。廣春秋於八代者也。襍而不越。轉一機以持縷。爲之於此。成文於彼。此其爲有經緯本末而徵者艾者哉。

生民之紀。必貞於一統。然後妖妄塞。地天絕。故世本帝繫氏姓之錄。賢於中候苗興。無訾程
計數矣。夫整齊世繫。分北宗望。成而觀之。無瑰特。察諸子所說。與箸於楚辭。山海經者。後先
凌雜。派別撓亂。然後知此其爲繩架也。山海經記盼桑等十一姓。或出神聖之後。而入夷狄。
宜足爲世本增益舊聞。其他胄繫名號。禁繆難理矣。及以世本爲權度。而亦灼然昭徹。帝俊
一名也。帝俊生中容。則高陽也。帝俊生帝鴻。則少典也。帝俊生黑齒姜姓。則神農也。帝俊妻
娥皇。則虞舜也。帝俊生季釐后稷。則高辛也。及言帝俊竹林與妃羲和常羲者。其名實尙不
可知。老童之子。寔曰吳回。斯祝融矣。今言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詠生炎居。炎居三世而至
祝融。驩兜放於崇山。與伯鯨比肩。今言鯨妻士敬。士敬二世而至驩頭。微世本之爲繩架。眩
者亦衆矣。今繩架已具。與之博觀於疑事。而新知又可得也。古者王伯顯人之號。或仍世循
用。不乃撫取先民。與今歐羅巴人亡異。是故商帝稱湯。其後亳王亦曰湯也。史記秦本紀嬴氏
祖曰秦仲。則二世亦號秦中。郊祀志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余謂秦中即秦仲秦世稱仲猶仍世稱叔趙世稱孟也傳說帝鴻氏有不才
子。謂之渾敦。西山經言渾敦實爲帝江。江者鴻之省借。此則孫仍祖號。山海經既自箸其律。
凡仍世循甲者視此矣。世本稱巫或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御覽七百二十一引而書序言伊陟贊

於巫咸。其後鄭有神巫曰季咸。與列禦寇同時。莊子應帝王又巫咸。詔者。莊子天運不知何世人也。夏后啓者。禹之子。承父之道者也。禹濟江。黃龍負舟。禹仰視曰。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其後鄒有公子。亦曰夏后啓。與白圭言。生不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並見呂氏春秋知分羿殺鑿齒。在嚳堯之代。其後有竊則有夷羿。隋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壤。天賜玉琖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百五引即周時復有羿也。秦之孫陽字伯樂。察晉語。言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則郵無正。韋解伯樂無正字即晉末復有伯樂也。是數名也。一曰明天道。一曰達性命。一曰善射。一曰工御。而同術者復茵席重薦之。固知其樂相慕用。故采以自號矣。若則漢祖之治法服。使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與向栩弟子有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古今一量。曷足怪乎。凡摭取先民者視此矣。用是數者。知山海經所記名不一主。號不一臣。傳說者或傳合之。即大紜盤。不緣於繩墨。自世本取中以齊量。則譴張變眩。皆輻湊於一極。視其書不踰旁行袞上。及夫貫穿中外。騁驟古近。其微言寧不在札牒之表者乎。又曰。左氏以內傳爲紀年。外傳爲國別。此與紀傳異流而同用。世本非表。故其志也。後之史獨窺收能志官氏。顧轉述錄索虜而已。其佗族史未有能爲中夏考迹者也。歐陽修宰相世系表甄緯華胄於單門寒庶則闕焉斯門地之簿錄非氏族之典章也

故劉子玄討論書志。嘗發憤於斯。其言曰自劉曹受命。雖像爲宅世。曹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復。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攙截。華壤邊民。虜漢相襁。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盛。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鑿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案甄別華夷之說。自金元至今。尤爲切要。氏族志。非以品定清濁。乃以區分種類。斯固非流俗所能知也。後來作者。有述斯篇。其以補遷固之闕遺焉。述帝繫氏姓二篇。

仲尼作春秋。而取於周室者百二十國寶書。公羊卷一疏案。因彼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辭具有其文。是也。寶書劑以百二十國也。何故。侯國之祝宗卜史。皆自天子賜之。四年傳。雖楚則

有周大史。左哀六年傳。惟晉董氏。亦以辛有之二子出於成周。五年傳。春官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

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其史百二十人。蓋乘軺而出。分趨於邦國。以書善敗。歸而臧諸牘府。所謂周大史也。此猶三監本非侯國陪。臣然其國類以作史。御史所不至者。其書不登。故寶書之數。視其員矣。然皆記

述國政。下不通於地。齊萌俗。下通者。此謂之行管子曰。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

利害也。山權數。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名從其官。然則世本居篇自此作。夫古者有分

土。無分民。曩令民皆州處。至於老死不相往來。按版而識姓。稽籍而辨族。百姓與能。則大司

徒與行人不勞也。北壤世同。賓萌世異。而民始不約壹。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自。騶。衍。言。禕。海。獨。能。道。其。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遷。徙。變。革。蓋。闕。如。也。及。夫。同。在。九。土。時。有。動。靜。函。其。舊。風。因。其。新。俗。襍。以。成。種。性。則。延。陵。季。子。之。觀。樂。見。微。而。知。清。濁。朱。贛。因。之。以。爲。條。別。其。說。秦。地。上。道。車。麟。四。載。小。戎。之。篇。而。下。道。漢。世。新。徙。田。昭。屈。景。諸。家。五。方。襍。曆。風。俗。不。純。其。說。韓。地。先。舉。潁。川。南。陽。本。夏。舊。國。其。俗。朴。鄙。後。述。秦。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則。始。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臧。匿。而。難。制。御。可。謂。昭。識。本。末。者。矣。夫。國。風。者。見。異。風。居。篇。者。見。異。居。自。居。篇。而。後。惟。貨。殖。列。傳。與。地。理。志。夫。斯。學。既。喪。故。殖。民。之。地。以。逋。逃。罪。人。棄。之。以。戎。狄。斥。遠。之。述。居。篇。

洋洋乎九功之歌。以利用厚生者。豈不大哉。故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毛詩商頌 訓方以正歲觀新物。而考工記三代異上。進化有形。其後史官乃不爲工執作志。故訓傳

君子以爲鍾律量衡之設官。律歷志述劉子駿說述銅律則云職在大樂述樂量則云職在大倉述權衡則云職在大行是也。陶匠梓輿之相變。史通敘禮記程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勑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梓子長所書魯始爲藝。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此雖非專指工藝而萌俗尙器必有取先亦考工之意。

也。一切可以比類成籍。此作志者所宜更始乎。今是世繫之書。則以奠昭穆麗派別。勿錄其

彙物章典。獨世本有作篇。所道者不封於姬氏。奔軼秦古。上窮無始矣。此其義何也。以爲古

者。烝民始生。未有形政。人人異義。父子兄弟離散。不能相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
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墨子尙同上篇語 作力劇而
器用匱。民所歌唵。不怨王者。然盡大東北山之輩也。今文武既王。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
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上觀作者。皆弗知其權輿。故作篇者。
所以統紀是也。其言曰。牟夷作矢。揮作弓。一器相倚。依以行。而作之者。二人。故郭璞。眩之。海見
內經少暎生般般 余讀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
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藝文志墨家有胡非子三篇 御覽三百四十七引此條 以此知。古
之初。作弓者。以土丸注發。古之初。作矢者。以徒手縱送。兩者不合。器終不利。此所謂隱匿良
道。不以相教。繇民不知羣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彜合之。而械用成矣。
惠施有言。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撥以善晞望。呂氏春秋不履三者亡一
城不可就。作篇明大上之弗能善羣。故其說若躡蹠不情。萌俗則亡。所遁於其表。自弓矢而
外。猶有數事。古者椎輪。作篇曰。奚仲作車。海內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
木爲車。此則作車者。且非一人也。周人上輿。而其工聚。輪人爲轂。輻牙。輿人爲軫。輻人爲轅。

各致其藝。然後成。大路。始即爲輿者。或以人昇爲輪者。或以臂輓爾。相土作乘馬。韓哀作御。韓哀亦作寒哀。蓋古有其人。非七國之韓哀侯也。數物咸具而後駕被備也。胡曹作衣。黃帝作旃冕。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宋均注通帛爲旃案旃當爲端

之借猶端蒙不則作屨扉。始即衣者。或魁頭冕者。或徒跣三物咸具而後采章備也。堯使禹作

宮。高元作室。高元作室乃呂氏春秋勿始即爲宮而直有垣墉及高元乃備其棟宇。鯀作城郭。祝

融作市。伯夷作井。五物咸具而後居處邑里備也。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羲和

占日。常儀占月。輿區占星氣。冷綸造律呂。大荒西經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海內

荒西經常羲生月十有二昏占日占月者則此生噎十二即占歲始即占日者弗能定朔望。占月者弗能

者呂氏春秋勿船云后益作占歲益即噎一聲之轉非伯益也步分至。占星者弗能測景。作算者弗能偃架。四物咸具而後天官調歷備也。故輓近視以爲

一器。一事者皆數者相待以成。古者或不能給其相待而置乏已甚。雖一人之巧。什伯於僮

無益。繇是揖其民力。相更爲師。苟史官之無作篇而孰以知合羣所自始乎。抑吾聞之。耕稼

始於神農。犁鏽用矣。今日咎繇作耒耜。鸞車造於有虞。和鈴具矣。世本已言黃帝臣駘作服牛是則

氏今日奚仲始作車。皮弁通於三王。棊會陳矣。今日魯昭公作弁。墳簾掌於笙師。陶竹鳴矣。

今日蘇成公作簾。暴新公作墳。鼓延者始爲鐘者也。海內今日垂作鐘。帝俊生晏龍。晏龍者

爲琴瑟者也。上引同今日伏羲作琴。神農作瑟。淫梁生番禺。奚仲之父番禺者始爲舟者也。上引同今日

共鼓貨狄作舟。初學記二十五引此云。共鼓貨狄黃帝二臣。御覽一百八十九引周書今日伯夷作井。且左氏爲

襄公傳。自箸季武子之有璽書。而今日魯昭公作璽。小雅之言髮曲局而歸沐沐者。生有顛

頂則知之。晉豎有言。沐則心覆。亦其自記也。而今日秦穆公作沐。繫豈激而秦遠宕而失後

者邪。夫古器純樸。後制麗則。故有名物大同。形范改良者。一矣。若古自有笛漢世仲亦作笛京房乃備五音也禮極而禡

樂極而崩。遺器墜失。光復舊物者。二也。若前漢袞冕已亡明帝始作此既冠帶。彼猶毛薪。則其閉門創造。眇

與侘會者。三矣。秦古關梁不通故合宮衛室黃唐猶備及古公遷岐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見質文變革遠及千年禹域一隅自爲胡越今時牀几由來久矣而席地之儀猶在日本古之九州亦若神州東國

進化異時諒無多怪者也二者非始作。然皆可以作者稱之。左氏於開物成務之世。特爲錯互。成舉其始。或

揚其中。或述其季。所以見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呂氏春秋察今語倍堯之時。混吾之美

在下。輿時化者莫善於侈靡也。管子修靡篇語然則天子爲國。圖具樹物。以視天材異同。民用因革。

赤刀夷玉。兌戈和弓。胤之舞衣。垂之竹矢。襍陳於路寢者。非直以是觀美。其用則與今世博

物院等。故亦素臣作書之志也。世儒或憲言三世。以明進化。察公羊所說。則據亂升平大平

於一代而已矣。禮俗革變。械器遷譌。誠弗能於一代盡之。公羊三統指三代三世指一代三統文質迭變如連環也三世自亂進平如發鐵也二者

本異安人。淮南書曰。周政至。注至於道也。殷政善。注善施教未至於道也。夏政行。注行尚也。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繆稱訓其奪文從讀書稟志說補。道器自形以上下。道之行至。器亦從之。繇夏而往。愈行可知也。繇周而降。愈至可知也。獨其殊方絕域。或後或先。以有行至。則不可知。如左氏作篇之學。乃足以遠監宙合。存雄獨照。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進遷已明昭矣。斯亦所謂貫穿中外。騁驟古近。而微言見於札牒之表者也。述作篇。

徵七略第五十七

煇書五十七

藝文志稱成帝時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此則別錄先成七略後述之明文也。然歆傳言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其後卒業。則山海經之錄。亦署臣秀。向時雖未箸七略。其與任宏尹咸李柱國分職校書。業有萌芽。故隋志已稱七略別錄。隋經籍志史部簿錄篇有七略別錄二十卷署劉向撰又有七略七卷署劉歆撰此非二書蓋除去錄奏上之文即專稱七略耳固知世業聯事。儕於公羊五世之傳。談遷彪固二世之史。舉一事以徵作者。孰因孰革。無以質言矣。略者。封畛之正名。傳曰。天子經略。所以標別羣書之際。其名實粲然。御覽引劉氏書。

或云劉向別傳。或云七略別傳。今觀諸子敘錄。皆撮舉爵里事狀。其體與老韓孟荀儒林諸

傳相類。蓋淮南王安爲離騷傳。大史公嘗直舉其文。以傳屈原。在古有徵。班孟堅離騷序引淮南

正同知斯傳非大史自發也。而輒近爲學案者。往往效之。兼得傳稱。有以也。其書領錄羣籍。鴻細畢備。推迹

兪齋。上傳六典。異種以明班次。重見以箸官聯。天府之守。生之具。出入以度。百世而不惑

矣。獨蕭何之九章。見刑法志叔孫通之禮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區。及秦氏圖籍。高祖以知地

形隄塞戶口多少疆弱者。皆闕不箸。律歷志所述。和聲審度嘉量權衡。職之大樂。內官大倉

大行者。今在歷謫十八家以否。無文可知。及夫大尊桂酒。徵於元帝時。大宰丞李元之記。見禮

樂志晉灼注引此則官宿其業。業舉其簿。今於劉略。亦俄空焉。蓋其大者。國之典章。刊剗一字。罪至

殊死。固不待校。其細者。籩豆之事。佐史之職。官別爲書。與周時贊大行相似。蔡而甄也。亦不

暇校讎繕寫。是以不箸於錄也。然自班氏爲十志。多本子駿。其法式具在。及隋遂有舊事儀

注刑法地理諸目。皆自子駿啓之。鄭君有言。教者開發頭角而弗洞達。則受之者其思深。非

子駿孰與知此乎。始班氏爲藝文志。刪要備篇。南宋至今。奏錄旣不可觀。而佚者往往見於

佗書。歷城馬國翰綜輯其文。蘇省不辭。時有奪漏。余舊樂史官秘文之學。竊省春秋。孫卿以

爲亂術。解蔽篇注法言亦云。佐氏品藻。重黎衆庶曰品。說文。襍采曰藻。玉藻注。劉氏比輯百家。方物斯

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亦以餘暇。慮綴佚文。用父子同業不可割異。故仍題七畧別錄

花書或引向或引欽或引七略別錄或引劉向七略或引劉歆別錄既採種不可分析亦不更施標識

其辭皆劉氏舊文。與管晏列荀山海經說苑諸書敘錄具在者。雖佗書徵引。皆不疏錄。獨取

韋昭顏籀所引。與佚文。當舉書目以起本者。始一二遂書之。自省鬼瑣。多有闕畧。過而存之。

竊比於我五原大守。所輯如別

哀焚書第五十八

煇書五十八

章炳麟讀達礙書籍目錄。書凡二册首列上論條款後載書目曰。烏虜。昔五胡金元。宰割中夏。其毒滔天。至於逆

順之分。然否之辨。未敢去故籍以騰姦言也。自滿州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

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佗省擢

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蠶起。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論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辨

盡行銷燬杜遏邪言。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繆尤甚者。一切擬

毀。及明隆慶以後。諸將相獻臣所箸奏議文錄。若高拱。邊張居正。大岳申時行。繪扉葉向高。

四夷考鑑編查霞草若餘草蒼霞讀草若霞奏草若霞尺牘高攀龍、高子鄒元標、鄒忠介、楊漣、楊忠烈、左光斗、毅集繆昌期、從野草熊

廷、熊芝國詩案孫承宗、孫高倪元璐、倪文正遺盧象昇、宣雲孫傳庭、省罪姚希孟、清國全集沈澗集

授官始末一篇馬世奇、齋寧諸家、絲裘寸札、靡不難蕪、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於火、武備志今存者

故馳、槐集中有建夷居集、六柳袁繼咸、史集黃道周、廣百將金聲、金大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

肅樂、吟張有堂、馮農國維、撫吳焯言、北征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

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北、彭所纂述、皆以詆觸見素、其後紀的

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

臣所箸、靡有子遺矣、其佗遺聞軼事、皆前代逋臣所錄、非得於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

勝數也、繇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未滅者邪、大史公曰、秦既得意、燒諸

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乾隆焚書、無慮二千種、畸重記事、而奏議文獻次之、其陰鷲

不後於秦矣、今夫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列所繫、曰

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俄羅斯滅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

俗、滿州滅支那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州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

俗、滿州滅支那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州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

發憤自立。且刻絕其由。梟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其虛美。專以駕言。誑耀。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兩面之術。固驚於秦哉。且乾隆之世。僞復明。孝安等三帝年號於前代。諱士方贈謚。樹表揚厲。而不厭及一夕。焚其書。不曰狂吠。則曰悖逆。何一人之言。而前後駁異如是也。夫愚臣僚之搆貳。則褒遺忠。以炫之懼漢族之懷。舊則毀故書。以窒之。二者相違。而皆以愚民。惟民也。卒受其愚。哀哉。昔者秦始皇帝功德瑕釁。粲然在中夏。其法式詒於後嗣。焚史隱惡。至今而彌甚。攘除胡貉。數世而不行。及授胡貉以柄。使烝報殺略者。得善自隱諱。以爲臧身之固。雖秦亦不意是也。烏虜。長國家者不務子孫萬世之計。而肆忿愾於一胸。方是時。則誠滿志矣。數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則不遠。中西紀事海國圖志之屬。嘗指斥歐人。歐人亦欲以嚴令督毀之。至於庚子撻伐之詔。且躬自燔除。以奄其咎。悲夫。昔人箸書。皆異代見焚。今斧屨圖籍之未喪。而先不能保其詔令乎。

哀清史第五十九

楹書五十九

烏虜。自黃帝以逮明氏。爲史二十有二矣。除去複重舊唐書。舊五代史二種。自是以後。史其將斬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撻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

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監謫爲務。當康熙時。戴名世以記載前事誅夷矣。雖正輿詩獄。乾隆毀故籍。刪謗之禁。外寬其名。而內實文深。士益媮窳。莫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所徵信。悲夫。天子之將崩。便房題湊璠璣玉匣之屬。宿成於考工。無所吝諱。雖諱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遠矣。史於亡國。亦大行之具。不於存時宿儲時之人。死而有隨之齎送。以贈襁者。國死而齎送亦絕。可不哀邪。大凡紀傳。財成於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所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氏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殺矣。清室始滑夏。崇拜浮屠。以獎其姦。烝報尊親。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忽之事。吳偉業詩彰之。而張煌言爲滿洲宮詞。箸文皇后之婚睿王。張蒼水奇零草有滿洲宮詞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當時事諱然皆家人事。米鹽瑣細。不箸於恃史。無損史之枉撓。曰聖祖至仁也。溘都淪喪。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誅夷殘破。不記於史官。仁和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懼撻戮。改氏曰宋。鳳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鎮篁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見其戕虐三窟。憐毒無道。視蒙古之遇宋裔絕矣。且延恩之封。不建於六十一年。而待世宗。明明裔彫零破覆盡也。高宗者。威謀若神。善御將帥。

每用兵。諸將必稟承廟筭。違者輒敗。以成事診之。福康安、柴大紀之獄。功罪易知。猶亂於名實。若萬里之外。何薛瑩、漢紀有言。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御覽九十引瑩異人與韋昭同時田文鏡之陷覈。天下稱其酷吏。趙申、喬者。以清方被主知。善爲句稽。布政有績。及其發南山集。以誅名世。餘螫被於方苞、諸良。錯語醜正。傷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獄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惡超躍於文鏡矣。比迹彭鵬。聲爲惠吏。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乃者。宋之徐爰。諳識朝章。大禮儀注。非爰不定。其學業精博。終身亦未有太過也。徒以豫參顧問。能得人主徵旨。既善傳會。又飾以典文。遂與阮佃夫等同列於恩幸傳。今之徐乾學、高士奇。非爰之亞佐邪。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錢謙益與馮銓。其貳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則惡名歸於思明者。肅順與奕訢。其輔主一也。一骨體。一夸齷。則美名歸於夸齷者。且李紱、孫嘉淦。若遑受大辟。則百歲不雪矣。訥親、張廣泗。誠得滅死。賈貸前事而復用之。其褻頌載塗。又可知也。夫國史誦於人主。首施俛仰。無奈之何。而私箸者復逐游鑿。以爲褒導。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遼左舊臣。起自草昧。而傳者輒加文飾。推其學術。多仿佛雒閩。斯與魏收牛弘之記案

虜何異。史通浮詞篇云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隳述道武結婚藩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奢言無隗何其厚顏又魏說篇云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弘載周言文雅若此動違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案世儒載滿洲事蹟多有類此不獨學似維閩而已至於淫穢之迹。墨賊之狀。故老相傳。十口不殊。而不箸於竹素者。尙將千萬。易世以後。其事湮淪矣。欲求信傳。蓋其難哉。書志者。受成於官書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鬲越。所施法令。惟禮樂等秩。縣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他每下一令。雖有邕滯。大氏見諸施行矣。故苟有練習制度者。上觀法式。下覽計簿。無必清問下民。而優於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後有空文不行者。私錄具在。猶可句校。自清室布政。不綜名實。筐篋猥積。而細民弗知。期會迫亟。而吏有餘裕。奏記文牘。是非貞僞。成於賂賂。兵制刑法。不勝其弊。至食貨。益羨羨無可稽法。令之所需。官司之所內。農商之所輸。數各乖異。曩者獨有鹽漕河三政。詭譎泰甚。俊民黨言。以陳其弊。大吏下問。始播揚之。更制新法。今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少事。鹽漕之政。隱疵伏癥。又參半於昔者。下無良書。則不得彰聞也。又官書稱民數四萬萬。此伍而闕。必無四萬萬矣。稱犖金歲二千萬。賈人所賦。必再倍二十萬矣。昔康熙中祀。名爲家給人足。諛者直者。雷同。無異辭。獨唐甄生其時。則曰。清興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困窮。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

農民凍餒。豐年如凶。良賈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垂臙。入其家室。朝則窗無煙。寒則蜩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徧滿海內。潛書存繇此言之。寬假之令。免賦之詔。皆未施行也。衆諛之言。仰戴仁帝。以爲聖明。雖直者猶傾之。惟甄發其覆蒙。然尙不能詳其時粟布泉幣械用盈絀之大齊。後史無所依據。以爲實錄。食貨之條。又有萬此者。當何所取酌。以爲國典邪。若乃清之禮樂。胡漢雜用。其發端多鄙倍。深自諱匿。至於今。堂子之神怪。達賴之尊禮。名實緣起。不可得而詳也。兼是數者。雖欲爲志。而風俗蕃變之故。政事禁理之迹。文之與實。一切相繆。寧得不識短乎。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當清氏御世也。豈不欲褒揚其祖考。滂沛令聞。藜香無窮。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嫻謗者。終然清議寢息。而浮虛之頌。牒於宇甸。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爲華。語繇聽厭。雖有實美。誠僞不辨。一切無以自別。孰與縱民之譁。顯恣其載筆。令美惡偕著。異時紀傳書志。得所因襲。其惡誠蒙譙讓於後。其美者人亦樂談而不厭。以校今茲。孰修孰短也。夫癡吏者惡燧鏡。佞曲者惡纒繩。將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卒使一家之史。抹焉以斬。遺美往惡。黯黹而同盡。亦無筭也哉。或曰。西方哲人之史。種別爲書。若漢之十志。與儒林貨殖諸傳。述其委悉。皆可令各爲一通。與往者二十

二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焉無憂也。抑吾未聞事蹟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勅，故騁而上襄，以造中國通史。

附中國通史略例

中國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志，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杜馬綴列典章，闕置方類，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評議簡短，貴與持論鄙倍。二子優絀，誠巧歷所不能計。然於演繹法，皆未盡也。衡陽之聖，讀通鑑宋史，而造論最爲雅馴，其法亦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覆，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闇焉不昭矣。王錢諸彥，昧其本榦，攻其條末，豈無識大，猶媿賢者。今修中國通史，約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胥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幾異夫策縫計簿相斫書之爲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國則惟書志爲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爲經緯也。彪豪之用，斯在揚摧。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而已。故分時者適於學校教科，至乃研精條列，各爲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此分類者，爲成學討論作

也。亦猶志方輿者。或主郡國。則山水因以附見。其所起訖。無必致詳。或主山川。記一山必盡其巔帶。述一水必窮其出入。是寧能以郡國封隄矣。昔漁仲蠡牖。用意猶在諸略。今亦循其義法。改命曰典。蓋華嶠之故名也。

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紛駁。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繫於社會興廢。國力彊弱。非眇末也。會稽章氏謂後人作史。當兼采尙書體例。金滕顧命。就一事以詳始卒。機仲之紀事本末。可謂冥合自然。亦大執所趨。不得不爾也。故復略舉人事。論纂十篇。命之曰記。

西方言社會學者。有靜社會學。動社會學二種。靜以臧。往。動以知。來。通史亦然。有典則人文略備。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厲士氣。令人觀感。不能無待紀傳。今爲考紀別錄數篇。非有關於政法學術種族風教四端者。雖明若文景。賢若房魏。暴若胡亥。姦若林甫。一切不得入錄。獨列帝王師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臚舉蜀才。不遺小大。及爲蜀志。則列傳亡幾。蓋史職所重。不在褒譏。苟以知來爲職志。則如是足也。案大史公引禹蜀王本紀皆帝者之上儀也。然漢藝文志。儒家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而劉縉聖賢本紀亦列子產。見於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所引是知紀傳本無定稱。今亦聊法舊名。取孟堅考紀子政別錄以爲識別云爾。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紀。復表師相。以省別錄。儒林文苑。悉數難盡。其纂述大端。已

見於文言學術二典。斯亦無待作傳。故復列文儒表。畧爲第次。從其統系而已。方輿古今沿革。必爲作典。則繇文難理。職官亦爾。孟堅百官公卿。止於列表。一代尙然。況古今變革。可勝書邪。故於帝王表後。即次方輿職官二表。合後師相文儒。爲表凡五云。

史職範圍。今昔各異。以是史體變遷。亦各殊狀。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靈臺。亦官聯也。故作史必詳神話。降及遷固。斯道無改。魏晉以來。神話絕少。律歷五行。特沿襲舊名。不欲變革。其義則既與遷固絕異。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黜。其高下相距。則遠。是繇一爲文儒。一爲專職爾。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霧清蠶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將能立。後世經說。古義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絕神話。而無新理以敷徹之。宜矣。其膚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經術者。則作史爲猶愈。尤南古史。昔傳過於子長。今不可見。顏孔隋書。亦遷固以後之惇史。君卿通典。事覈辭練。絕異於貴與之儻陋者。故以數子皆知經訓也。近世

如趙翼輩之治史。淺鄙言弗能鉤深致遠。繇其所得素淺爾。

惜夫。身通六藝之士。滯於禮卑而乏智崇之用。方之古人。亦猶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經說爲客體。新思想爲主觀。庶幾無媿於作者。

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蹟。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

者。外人言支那事。時一二稱道之。雖謂之古史。無過也。亦有草昧初啓。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輿域中矣。若夫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烝人所同。於作史尤爲要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莊周韓非。其非古之良史邪。

設局修史。始自唐代。繇宋逮明。監修分纂。汗漫無紀。明史雖秉成季野。較宋元爲少愈。亦集合數傳以成一史云爾。發言盈廷。所見各異。雖有殊識。無繇獨箸。孟德斯鳩所謂古事談話者。實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畧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昔春秋作而百國寶書崩。尙書刪而三墳穆傳軼。固緣古無雕版。傳書不易。亦繇儒者黨同就簡。致其流亡。然子駿七畧。尙書家猶錄周書。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俯見儒家。固非謂素王刪定以後。自餘古籍。悉比於吐果棄藥也。通史之作。所以審端徑陔。淺導神思。其佗人事浩穰。樂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舊史具體。自不厭其劉覽。苟謂新錄既成。舊文可廢。斯則拘虛篤時之見也已。

中國通史目錄

表 帝王表 方輿表 職官表 師相表 文儒表
典 種族典 民宅典 浚築典 工藝典 食貨典 文言典 宗教典 學術典
禮俗典 章服典 法令典 武備典
記 周服記 秦帝記 南胄記 唐藩記 黨錮記 革命記 陸交記 海交記
胡寇記 光復記
考紀 秦始皇考紀 漢武帝考紀 王莽考紀 宋武帝考紀 唐太宗考紀 元大
祖考紀 明太祖考紀 清三帝考紀 洪秀全考紀
別錄 管商蕭葛別錄 李斯別錄 董公孫張別錄 崔蘇王別錄 孔老墨韓別錄
許二魏湯李別錄 顧黃王顏別錄 蓋傅曾別錄 王猛別錄 辛張金別錄 鄭張
別錄 多爾袞別錄 張鄂別錄 曾李別錄 楊顏錢別錄 孔李別錄 康有爲別
錄 游俠別錄 貨殖別錄 刺客別錄 會黨別錄 逸民別錄 方技別錄 嚙人
別錄 敍錄

管仲鑊鬻朱紘。而有二歸之家。仲尼曰。微斯人。吾其被髮左衽矣。盜嫂如叔術。猶有爲之煩澆者。吾觀近世李光地之事。何其反也。成功之奉明朝。自擬以芑和。謂敵索虜。而人亦島夷之降隸。如施琅。光地因其遁逃。以爲大用。卒踏鄭氏。明之衣冠正朔。自是斬也。其伐高矣。全紹衣顧責之以奪情。背交與寄猥之戮。功名在壺鑑。而以三疵成罪。豈不瑣哉。嗟乎。使後世之稱光地者。果無以異於管仲叔術也。則紹衣之責之誠過矣。

宋紹興三十二年。辛棄疾以耿京之命。率中原義兵歸宋。是時。棄疾年二十三。其生在金。世曰。踐其土。食其毛。倒雕戈之矜。以反創之。其諸寄食無所。以從於叛者歟。抑與旃裘居。其義固異於恆也。世或傳棄疾與黨懷英筮。得卦異象。以是定南北之仕。噫。枯骨朽著。其神靈不逾人矣。必有神靈。天弗助逆也。其受命也如響。

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瀾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蓋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有羣牽。張其羽翮。非深梃寧極。舉而措之爲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旣振旅。未嘗建言持國家安危。誠篤於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

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癰疥如蛇蝮。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於死母。見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孫廣鈞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後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豈足以臨天下。烏虜載其玄德。賢於堯。其違務光不遠。惜乎未聞五始之義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族姓皆絕。則里尹主之。易稱羣龍無首。其血玄黃。自素王之興。吾以知諸夏之無是患也。王者代替而孔不代喪。當其無君。則喪成之冑爲里尹。雖有戎狄。以盜我九鼎。誠無若笑主何。明宗弗知。而黠鄭於天。其未聞道者歟。雖然。苟志於仁。無惡也。尙得推賢。不失其序夫。

聞女主羣盜十國八貝勒。未聞曠年無君也。元定宗沒。而委裘三年。未有壓紐之主。元史定宗紀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於杭錫雅爾之地。下書己酉年庚戌年系之曰定宗崩。是時中原之黎庶。則誰隸乎。苟曰元後議所立未遑。常是時已三歲無君。其行事之詳簡策失書無從考也。百年有君。三年暫無之。民猶隸元也。烏虜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暫無君。民猶隸諸夏矣。

儒隄於驪山。而伏生叔孫生獨脫。及秦之廢。通屢漢朝焉。其違於守節歟。當其前。則有夏大

史終古與受之臣摯矣。踵是則有陸元朗孔冲遠矣。夫以身衛禮樂儒術。不卹其汗。此誠非溝瀆之小諒所能跂也。及身弗能衛。幸猶有虞敏逸民以守善道。而世又蹙之。則弗卹其汗。以衛是人。如馮道錢謙益者。亦盡瘁矣哉。不然。革命之際。收良以填溝壑。而天地之紀絕矣。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也。盈耳哉。

孰使以焚如之子受摯帶者。魏大子問曰。君父皆篤疾。適有一丸。將誰救。邴原勃然曰。父也。參是子之於父。視其君孰重。非特上視也。下視且然。是故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聞之。歎曰。三綱絕矣。彼因心之痛。發於死亡。而齎咨涕洟以道之。其哀厲如是。知其絕者。乃不絕也。自孫復胡安國以至今。重所主。抑所生。使申胥隱軫。而稽紹之徒重得志。其絕乎。則誠絕矣。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顏

臈書六十一

章炳麟曰。逃空虛者。聞足音而悲。故箕子過殷虛。則流雅聲。魏武帝觀關東荒梗。而賦千里無雞鳴。易代小變。猶憊悽不忍視。況挈圻甸而傳之異族者乎。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箸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間雖俛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於文辭者。故所在而有。至如重器授受。適在同胤。無益損於中夏豪髮。然卒不能持其怨慕。此亦情之至也。楊雄

字子雲。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作反離騷。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諸篇。仕漢成哀間。直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雄方草大立。位不過黃門郎。郎官散秩千人。無印綬。非命吏也。侍郎比四百石。秩不逮大縣丞尉。漢穀至賤。此卽與今之舉貢入館從事者何異。百官公卿表郎與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期門掌執兵送從比郎無員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是郎位之賤下等騎士也故去就新故。不爲攜貳。及王莽代漢爲新帝。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爲劇秦美新以獻。外示符命。內實以亡秦相風切。是時莽置羲和。雄爲法言。以羲和擬重黎。卒藉巫步以明其讎僞。究觀莽變法反古。當世百姓不堪命。然卒爲光武明章導師。所以盪亡秦之毒螫者。至後漢始效。雄識短。時有非議。然其本徒在漢新革命。故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明其命胙方半。將中興復舊物。且亟稱兩龔之絜。而自比於蜀莊沈冥。愀夫。其辭之志微樵賴也。雄以天鳳五年卒。有相人桓譚者。字君山。與雄友善。仕新。爲掌樂大夫。光武時。爲議郎。至六安郡丞。是時新室舊臣。爭詆譏故主。務極醜惡。而譚爲新論上之世祖。猶稱莽曰王翁。初高祖令故楚臣

名項籍。時有鄭君者。獨不奉詔。繇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如譚可以亞矣。其行事若反楊雄。要之同在禹域。則各爲其主無傷也。若元時閔本黃昇鄭玉趙弘毅之倫。以文學貪祿。或絕意仕進。不受徵幣。及明師舉徽州。至入京。誅胡元。天下昭蘇。而方牽帥婦稚繫組自殞。此則所謂悖德遁天。以訓則逆者邪。

顏之推。字介。臨沂人也。博覽書史。善爲文辭。好飲酒。不修邊幅。事梁元帝。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周師破江陵。入弘農。爲李遠掌書記。之推志不欲事仇國。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淺。仕齊。案官黃門侍郎。周師侵齊。陷晉陽。後主輕騎走到鄴。計困甚。之推以陳氏因國於梁。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自元帝殞命。江左益衰。今因執便。得北齊爲附庸。外有淮岱梁宋之蔽。庶幾得自存立。乃因宦者鄧長颺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道青徐。赴陳。後主內之。丞相高阿那肱弗欲。遂罷其議。齊亡。再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大子召爲文學。以疾卒。之推在齊。有二子。命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示不忘本。其家訓有言。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

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顧炎武聞之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奄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尙書。初。明中世。自李夢陽。王世貞。務爲詰詘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取擷。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已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憲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旣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已當席臺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倪間。方偃臥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弑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吳儂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辭特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是時。蕭山毛奇齡。當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陵軍事。軍敗。走山寺爲浮屠。永曆六年。人或構之清。率亡命爲王士方。展側山谷間。卒得脫。乃徧游齊楚梁宋鄭衛。作續哀江南

賦萬餘言。過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樓歌。事侵尋聞於順天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時。蔡綱解。奇齡竟以制科得檢討。吳世璠死。爲平滇頌以獻。君子惜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旃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訶之。其言特有爲發也。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於私家記錄。然猶有戴名世、呂葆中、查嗣庭、汪景祺、胡中藻等。雖仕滿洲爲侍從。筆語及詩。時時有所彈射。名世推明末帝爲某王。意至貶款。其佗或爲失職怨望而作。然觀其所詆。猶明於種類之大齊者。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媵。變風絕矣。

章炳麟曰。楊雄寧靖懷舊。謙益雖荏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親陳。知中國昵於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尙矣哉。墨子曰。買鬻。易也。霄消。盡也。蕩也。經說上同族。迭。主謂之。易。異族。入。主謂之。蕩。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然。今。學。者。言。攘。斥。滿。洲。或。徒。以。日。莫。蛻。化。清。道。光。時。有。仁。和。龔。橙。人。傳。館。試。正。大。光。明。殿。賦。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長。林。豐。草。禽。獸。居。之。此。其。狂。而。時。中。者。邪。後。以。漢。文。授。巴。夏。禮。爲。謀。主。圓。明。院。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及。清。率。氣。西。師。陷。蘇。松。斷。洪。氏。下。游。橙。與。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氣。觀。其。出。入。歐。滿。一。彼。一。此。坎。廩。以。求。逞。者。

於中夏。何有。近世歸安錢恂。十應卿試。不中式。怨懟。以隨使得知府。常言均之異族。寧事歐洲。不事清。以其政法猶調整故。此其言近正。而卒偏鑿。將藉名於憤激。以趣執利者哉。且所爲攘除異族者。爲同種自主也。政法固次之。均之異族。則政法昏明何擇。重政而襲種。故自昔有右沙陀左後梁者。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龜
湯李

臈書六十二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少遭金元之亂。嘗避地過河陽。當暑。渴甚。衆爭啖道旁梨。衡蔭樹自若。曰。世亂梨無主。吾心其無主邪。亂少定。游河雒間。從柳城姚樞。得宋二程朱熹書。遂居蘇門。徧求禮樂星歷兵刑食貨水利諸典。而敢爲大言。以道自何。凡喪祭昏嫁。必以禮倡。鄉人學者浸盛。元世祖忽必烈王秦。召爲京兆提學。既踐位。授太子大師。改國子祭酒。至元二年。上疏言。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佗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書奏。忽必烈嘉內之。六年。與大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與大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七年。授中書左丞。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三年。以故官領

大史院事。十八年卒。謚文政。衡在朝二十餘歲。進退不恆。一代度制。畧出其議。奏事亦數以古義責難。然退輒毀其草。故其言多秘不聞。元將伐宋。衡請修德以懷遠。無輕覲武。弗聽。及死。遺令以浮屠服斂。世以漢荀彧弗能阻九錫而仰藥也。

魏象樞。字環極。蔚州人。清順治三年進士。以刑科給事中轉處諸科。八年。廉劾。敢言事。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象樞降補詹事主簿。稍遷光祿丞。十六年。氣養歸。家居。討論性命天道之說。遭母憂。喪葬號爲遵迹古禮。康熙初。徵授御史。象遷順天府尹。會吳三桂以湘蜀滇黔拒命。欲割地。稱帝號。仁帝玄暉問象樞。象樞曰。堯禹之師。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本謀徹藩者。明殊米思翰。今虜廢爛。當誅二臣以讖諸藩。不省。後以刑部尚書終於家。康熙二十五年也。謚敏果。譚獻曰。三桂雖亂。臣然本漢種。漢種有分地。則王土。幸無全制於滿洲。故象樞假爲闕語。以譎上。蓋漢董卓議大發。卒討山東義兵。鄭泰曰。政在德不在衆也。劉表僭竊郊祀天地。孔融以爲宜且隱忍。以崇國防。和光同垢。與象樞而三。不然者。滇府之師。非甚椎愚。不求其擾而狎也。

魏裔介。字石生。柏鄉人。自清順治三年。成進士。十一歲。至左都御史。又二歲。加大子大保。當

是時。明師數入討。裔介上言。今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於貴竹。李定國伺隙於粵西。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通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滇黔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執蹙。故蜀不可不先取。粵西稍弱。桂林之役。未大創。必圖再犯。以牽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瑕先粵西。粵西潰。則滇黔亦瓦解。若海上當嚴斥侯。修戰艦。諸路合剿。弗使事久變生。其後諸道進兵。卒如裔介所規。竟以亡明。雲南定裔介言。滇黔川楚間。不以滿兵鎮守。恐戎寇生心。荆襄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以銷奸萌。有事應援。據水陸之勝。議雖不行。其爲滿洲謀宰割漢人。可謂社稷臣矣。康熙元年。轉吏部尙書。三年。授保和殿大學士。二十五年卒。諡文毅。裔介先後所建白。於滿漢間。時有訕申控縱。其歸。皆以便滿洲政府。爲子孫帝王萬世計。性槃辟。善應事。先魏象樞得志。其骨骸弗如。然猶箸聖學。知統緒。論性書希賢錄數種。自以爲得性命之情云。湯斌。字孔伯。睢州人。母趙。明季罵流賊死。斌少避亂衢州。清順治九年。成進士。出爲潼關道。徙嶺北道。方鄭成功經畧長江。而雩都山有明舊將李玉庭。戲下萬人。陽詣斌約降。成功已圍南京。遣諜抵贛州。斌獲諜。斬之。策玉庭且中變。卽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分兵要

其歸路。卒斬玉庭。尋氣病歸。斌既有吏才。而知取與之術。欲託方聞大儒以自華。聞孫奇逢講學夏峰。往從受業。十年。又嘗與黃宗羲間對。則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水。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然本意欲以此養高出而緣飾吏事故。終身無自得。特丁爲剽取。調和朱陸間。以自文。而流俗遂相扇爲大儒。稍稍忘其拒義師戰功矣。康熙時。以制科授侍講。竊遣江南巡撫。斌故善節儉。及在官。惟桌帳一。采野薺和豆羹而食之。聞子市雞。怒箠其僕。雖公孫弘御布被脫粟飯。不能及也。亦以此爲佞臣明珠王鴻緒所中。卒皆無恙。頃之。以禮部尙書輔皇太子。嘗奏對仁帝玄擘前。面謾。出曰。平生未嘗欺罔人至此。玄擘聞之而不罪也。但曰。理學誠爲貴。今貴謾邪。然斌最善吏事。撫江南。請蠲明萬曆時所加餉。及免蘇松賦數十萬兩。又言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反急徵以待復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免租先一歲頒諭。自此始。其在潼關。聽訟無留獄。環治五十里。待質者不齎宿糧。嘗出遇雨。止宿大樹下。民藩其樹識之。故所在有聲。此其所長也。康熙二十六年。改工部尙書。以度材卒於通州。謚文正。道光時。遂從祀孔子廟庭矣。湯斌循吏也。豢養忘舊。惟所任使。章炳麟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孫卿是言有味哉。烏虜。孔子已失諸宰予。世傳

與田常作亂。孫黃於湯斌。亦少弛矣。

李光地。字晉卿。安谿人。治漳浦黃道周之術。善占卦。會康熙朝。尊朱學。故以朱學名。其習業。因時轉移。聞時貴律歷。即爲章筭幾何。貴訓話。即稍稍理。故書貴文。言幽眇也。即皮傅。周易與中庸篇。爲無端崖之辭。然惟筭術爲通明。卒以是傳會得人。主意稱爲名相。康熙九年。成進士。三歲。以編修乞假歸。耿精忠據福建。與鄭經竝遣人招之。皆不至。會編修陳夢靄爲精忠迫脅。常託病支吾。以其形虺匿。塞密示光地。光地遣使間道入京。以蠟丸上封事。仁帝玄擘下其疏。會康親王傑書已自衢州陷仙霞關。進陷建寧延平。精忠降。授光地待讀學士。鄭經將劉國軒擊拔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進逼泉州。斲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光地使其叔父日燧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支木橋以濟。而別令其弟光埕。光埕以鄉兵千度白鷺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師至泉州。大破國軒軍。遷翰林學士。是時。閩率有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莫府。所將皆禁旅。傳食於民。時係壘丁壯役作之。劫畧婦女無筭。閩民驅而北者數萬。皆光地贊師力也。頃之。鄭經卒。子克塽幼弱。諸將內爭。胡漢皆以臺灣風波險惡。無主用兵者。而光地適至京師。力言亟取。毋貽患。且薦降臣施琅。可用狀。玄

擘內其言。二十二年。卒下臺灣。自是明氏子孫與奉中國年歷冠帶者無遺育矣。光地既以智謀絕中國由楫。功高蒙殊遇。而陳夢雷方以降賊坐斬。光地微白之。得不死。夢雷以光地欲攘己功。故不素白傑書。令己下獄。發憤作書絕交。天下稱光地賣友。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顧。驩甚。橐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玄擘通八線諸術。又好閩學。而光地能料量讎對。故玄擘命錄札記進御。又時時令參訂朱熹書。常曰。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光地雖厚顏。以大儒自襮。然文深弗能如魏湯。吐言或絕鄙倍。其爲榕邨語錄曰。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慮不若是烜赫。至今學者。傳以爲笑。以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蔡世遠。惠士奇。何焯。皆用名德爾雅。爲光地誡拔。故死後稱譽得無衰。然惟何焯醉心於光地。其他皆能識之。光地少無行。後嘗督順天學政。遭母憂。有旨奪情。光地請給假九月治喪。給事中彭鵬者。亦福建人。劾光地忘親貪位。且自陳雅素。知其姦僞狀。又好色。嘗盜良家子。全祖望志之。五十六年卒。諡文貞。

章炳麟曰。莊周有言。儒以詩禮發冢。自宋人言道學。宋人本稱道學。其後分言理學。最後復分心學。道學。通言理。明儒述之。宋明諸儒多迂介者。然祇心學一部。而清儒多權譎。元清惟衡象樞。尙慘

恒思反本自裔介而下思不義以覆宗國其公山不擾所恥也唯行己亦仍世益庫裔介恃齊給而斌詐設節儉至於光地外淫何宋明諸儒行誼之修而今若是沽薄也夫孫卿死而儒術絕自明季五君之喪謂孫奇逢王夫之黃宗羲顏元李顛也道學亦亡矣

解辮髮第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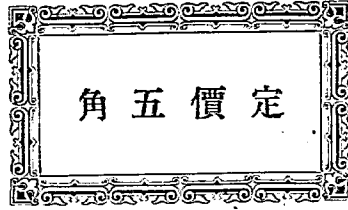
廬書六十三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箬尾尾者其今滿洲之辮髮乎漢書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師古曰編讀曰辮斯其來遠矣支那總髮之俗四千年亡變更滿洲入始髻其四周交髮於項下及體髀一二故老以爲大辱或視髮箬桑門衣以終通典樂六天絲布幘頭巾白縷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袿裳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據此是天竺亦有辮髮其言若今僧衣者襪指朝霞袿髮耳又今印度人皆幘頭而不辮髮然則舞時偶一用之平日則否故樂工仍不辮髮也蓋冠簪高髻之飾既不可復則寧盡毀之以章吾志其情隱矣其後習夷俗久耐鬢垂鬣以爲當然亡所怪等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歐羅巴諸國來互市者復蚩鄙百端擬以猥豚舊恥復振然士人多要幸儋石之祿猶前卻持兩可未盡芟夷也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疆鄰戮使畧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潄潄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

也。將薦紳束髮。以復近古。日旣不給。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祁班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斷髮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髮。漢書嚴助傳曰。越斷髮。晉灼曰。劉張揖以爲古翦字也。余故吳越閩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會執友以歐羅巴衣笠至。乃急斷髮易服。歐羅巴者。在漢則近大秦。與天毒同概。其衣雖迮小。方袷直下。猶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輔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蓋與簪桑門衣無異趣云。傳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繇是萌芽。令佗日得端委以治周禮。固余之志也。昔者。小雅詩人。閔宗周危亂。發憤而作。始之以流水之朝宗於海。而終之以邦人諸友誰無父母。烏虜。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旅是恥者。億不盈一。欽念哉。

英和二千七百四十六年秋八月再版

『日郵洋費壹角』



著者 章炳麟

印刷者 野口安治

大日本東京市小石川區指ヶ谷町百三十三番地

印刷所 翔鸞社

大日本東京市牛込區神樂町一丁目二番地

